

年

卷

期

1

3

第

第

MAR 22 1978

# 新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  
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三 月 號



請  
不  
交  
換



# 新學文藝月刊社

## 緊要啓事

本社社址原設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六十八號，近以銷數激增，營業發展，該處房屋，不敷應用，現已改租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二號爲本社社址，以後凡關於接洽編輯事務及推廣，發行，廣告等，務請移玉此處。至蒙投稿交換及寄贈書報等，請仍寄上海郵局信箱第一七四六號即妥。

## 新學文藝月刊社啓事

凡本埠預定本刊者請至下列代定處接洽即妥：

- (一) 四馬路羣衆圖書公司
  - (二) 河南路漢口路口蔚藍書局
  - (三) 靶子路華僑圖書印刷公司
- (外埠訂閱請直函本社)

### 目要號刊創刊本

新的壁壘…… 榮植生  
 文學派別之產生及其對壘…… 小榮植生  
 自由詩與十四行…… 彭子鶴  
 政治之路與文藝之路…… 白馬兒  
 灰色牛(長篇創作)…… 白馬兒  
 十三…… 白馬兒  
 申訴…… 白馬兒  
 葬禮…… 虹  
 非禮…… 虹  
 出路…… 虹  
 藝術家之妻(戲劇)…… 榮植生  
 詩兩首…… 子鶴  
 詩史與梅村…… 子鶴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之回顧…… 天狼

### 目要號月二刊本

左聯命運的估算…… 一  
 賡餘…… 餘  
 保護者…… 餘  
 山海關…… 笑  
 機槍聲裏…… 彭榮植  
 理想主義與藝術…… 金子馬治著  
 萬全嫂…… 胡雪譯  
 我而對着Hollan底雕像(詩)…… 榮植  
 『自由人』論戰的總結…… 天狼  
 小陸…… 琴軒  
 小品七篇…… 餘生等  
 灰色牛(九—十二)…… 彭子鶴

# 惟一印刷公司

上海路三  
海門第一號  
電話九一七  
一話一三號

- 本社承印
- 中西書籍
- 報章雜誌
- 五彩石印
- 禮券單據
- 美術圖畫
- 招貼傳單
- 名片禮帖
- 出品精良
- 定價低廉
- 承蒙惠顧
- 無任歡迎

## 新壘月刊

三月號

文

關於蕭伯訥來華..... 餒 生 (四八八)

論蕭伯訥的戲劇..... 天 狼 (四九四)

詩之藝術..... 春 蠶 (五八〇)

理想主義與藝術 (續)..... 金子馬治著 胡雪譯 (六七五)

小

女神..... 餒 生 (五二四)

古城的月色..... 笑 驚 (五九二)

貢獻..... 一 空 (六一三)

郵件保管處 (埃及Mahmoud Bey Teymur)..... 子蘊譯 (六六七)

灰色牛 (三十一十六)..... 彭子蘊 (六八七)

詩 兩 首

獻給自己..... 榮 楨 (六五六)

迎春曲 (連鎖十四行)..... 笑 驚 (六五九)

小 品

△爆炸了..... 一 空 (六八一)

△護花..... 笑 驚 (六八三)

鄭重而重複的聲明..... 李 餒 生 (七一〇)

文 壇 消 息

(六五六)

- 今年之諾貝爾獎金與庇達爾 (冰)
- 幾顆殞落的文星 (冰)
- 世界著名戲劇集 (鑑平)
- 「蘇俄工廠裏的生活」 (鑑平)
- 英國近代兩位小說家之新著 (鑑平)
- 意大利的青年文學家 (鑑平)
- 十三歲的女作家 (鑑平)
- 上海文藝茶話會將作蘇杭之遊 (波)
- 所謂「詩人」也者的厚臉語 (波)
- 「社會新聞」作狂犬之吠 (波)
- 南京文壇近訊 (伯)

編後的話.....

編 者 (七一五)

THE

第一卷  
第三期

THE  
FORUM

# 新 聖

VOLUME I

NUMBER III

三月  
號

M  
A  
R  
C  
H

1933

# 關於蕭伯納來華

饒生

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氏，老與未闢，東遊而至我國。由香港而上海，由上海而北平。此文與社會相見時，蕭氏當離開我國而至日本了。

蕭氏之來華，是哄動了一時。除了新聞記者爲了職務的關係，要在蕭氏身上獲取新聞材料交卷而外。而上海的藝術界，則鶴立江頭以迎候。政治與教育中人如羅家倫等，則打電奉請，認蕭氏之來爲上天之賜予。而軍人如張學良，則借自乘的華貴飛機，與蕭氏飛遊他認爲於中國無用而日本認爲中國與非中國領土界線的長城。此英國的高貴來賓，事實上，備受了熱烈的歡迎。

但歡迎的表示雖同樣，而歡迎的見解是有不同的。(一)是以崇拜外國偶像及附庸世界名流的心理來歡迎，(二)是對成功的藝術家表示敬意而歡迎，(三)是對社會主義者深深頂禮而歡迎。還有(四)希望他對在危難中的我國予以若干的指導和幫忙而歡迎。於是，蕭

氏來華的惹人注意，實不亞於日帝國主義者侵犯熱河震撼華北的消息。

對於成功的藝術家致其敬意，是很應該的。而站在此意義歡迎蕭氏，是很正常的。蕭氏在藝術上有如許的收穫，是值得我們的欽佩。但徒然是欽佩，不過是捧角的心理，於蕭氏的榮譽增加不多，於我國的藝術前途，也沒有裨益的。所以，我們以此意義歡迎蕭氏，應該認清楚他在藝術上成功的途徑，以之做我們藝術生活的法則。是的，一個藝術家的成功，自有他的天才做先決條件，然而天才有如璞玉，必須經過雕琢的手續，才成爲連城之璧。蕭氏的生命史告訴我們，他的天才的啓發，是在他的刻苦堅毅的經驗中雕琢出來的。堯舜人也，我亦人也，我們歡迎蕭氏，當以亦猶人耳的堯舜而歡迎之。不必以蕭氏爲祇是天上有人間無的神人，以香花奉敬而不敢昂視而歡迎之。

崇拜外國偶像，是買辦階級的根性，是殖民地社會的意識形態，絕無意義之可言。而附庸世界名流，是我國現代新式士大夫的卑劣心理，不圖在世界文化有所建樹而換取其榮譽，而欲附於有世界榮譽者之後不勞而獲其地位，以驕傲其國人。這和仰帝國主義者的鼻息而統治自己國家的軍閥意識，是沒有兩樣的。胡適之之所以捧杜威，祇有以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在中國出風頭，實未能青出於藍，在世界的哲學上有何貢獻。至徐志摩因跟太戈兒而成名



詩哲，不哲之詩，還是以女人的××部位爲歌詠對象而自爲詩人，更不足論了。因人成事，是很可恥的。在社會低首而在家庭作威的小丈夫的氣概，雖然自命不凡，事實是很卑劣的。但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蕭氏，擺起他那英國紳士的架子，是令存心攀附者之難堪的。於是在西方資本主義與東方封建主義合璧的思想構成的學者胡適之談話之下，蕭氏到了北平，祇有張學良歡迎了。胡適之能打破此種現代新式士大夫的卑劣心理，是很可寶貴的。但許多未來的胡適之徐志摩輩，不免有失此機會之嘆。這是蕭氏來華當中一件很幽默的故事。

費邊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蕭氏，雖然列寧馬克司主義者的信徒罵他爲安樂椅中的社會主義者，及小丑角。但就廣義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實在不能否認蕭氏是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主義者的名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的歷史地位一樣，是不能否認的。（費邊主義的社會主義，與馬克司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雖不同，但在社會主義史上，是有地位的。）蕭氏對社會主義，有很明顯的傾向，他參加費邊社後的言論與行動，他對現實的暴露與抨擊，是他的生命的史實。是不必如張資平那麼肯定：說他是以社會主義爲假面的個人主義者。但他祇有社會主義的憧憬，沒有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行動，不是一個嚴格的社會主義者，也是事實。惟在外患內憂交迫之我國現在，以社會主義的口號，歡迎如此的社會主義者，不但意義失之空泛，見解

亦流於淺薄，並且暴露了自己不懂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弱點。不過，蕭氏是世界反帝同盟的有力份子，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上，確是我們的好友，是很值得歡迎的。所以，與其謂為歡迎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到不如說歡迎反帝國同志來得適切。

蕭氏曾遊蘇俄，將蘇俄的情形，介紹於世界，在世界人士的心目中，造成了一個很好的印象。我國有人希望蕭氏幫助的觀點，就是緣此而來。但是蘇俄有革命建設的事蹟——五年計劃的成功，給他一個美滿的觀感，給他許多介紹的材料。而我國則又如何呢？自己不爭氣，希望人說你是大丈夫，那是很無聊的事。蕭氏是一個藝術家，不是有力的政治家，是不能有所幫忙的。假令他是政治家的話，也不以輕易以交際的情感，撇開其國家政治利害觀念，有什麼實際的幫忙。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幽默的人，對於人生與社會，祇有情趣的刺激，缺乏真挚的感情的。那末，欲向幽默著名的蕭氏求幫助，不啻乞兒向摩登小姐討飯吃，是一個得不到的願望。至所希望於蕭氏的指導，蕭氏在北平對記者說，中國是要和日本拚命的。但要和日本拚命，豈待蕭氏為之指導？是站在希望蕭氏幫忙與指導的觀點來歡迎蕭氏，是天下之最蠢而最可憐的事。

所以，對蕭氏的歡迎，除了對成功藝術家的敬意，對反帝同盟者之友誼外，其他的意義

，是沒有價值之可言的。

在我國文壇上有人提倡幽默的時候，此幽默老翁，偏偏不遠千里而來，我國的幽默文人，可以說是生色不少。在外患內憂襲擊中的我國人，有的是感到生之可怖死了可悲，但也有的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又唱後庭花。在前者，無幽默的心情。但在後者，也不知幽默的滋味。幽默幽默，在清閒的新式士大夫心中，視為風雅甚至諷世罵俗的有閒工作，是在言論不自由的社會上一種諷諫的行爲。然而，在國人沒有抽巴菰的情致的現在，在國人沒有抽巴菰的生活的現在，需要的文學，似乎不是幽默文學，而是刺激的，悲壯的，而含有生存的鬥爭情緒的文學。我國人現在所需要的精神養料，不是微微一笑的幽默情緒，而是含淚抗戰的悲壯情緒，所以，幽默的蕭氏來華，在各種的歡迎意義上，幽默是佔不了若干部份。蕭氏的幽默，在言論上，在劇本中，不是小丑的幽默，也不是新式士大夫的幽默，而是對罪惡的現實之嘲罵與諷刺，暴露與抨擊。雖然不泊於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兩岸，但放乎中流，自有其恬靜之趣。不過，我們的國家，沒有如英國的強盛，我國的社會，沒有如英國的穩定。在人物的人才，在社會的環境，也是不相類的。此張資平氏所以有『我國文人欲再作效顰，那裏只有反類狗耳』之譏，不是沒有來由的。蕭氏在波爾之時，曾力主英國對波爾人開戰的，在

歐戰爆發時，也主張英國加入戰團的。蕭氏假如生在我國的話，早已執戈去東北做義勇軍與日本拚命去了，還有如此閒情逸致來說幽默話兒嗎？

蕭氏來華對我國的批評，說「中國除田鄉間尚可尋求其少許文化外，此外殊無文化可言，中國今日乃向西歐搬取許多已經失去效用遺害大眾的文化。」這真是一個一針見血的批評。崇拜外國的買辦階級心理，是我國殖民地化的特徵。在文化有地位或為文化努力的人，都是搬外國人及其學說做標榜提倡的根據，做駭俗騷人的法寶，不管是否與時間空間相適應，不管其效用是否失掉及對大眾有無遺害。中國文化年來之所以衰落，其原因已為蕭氏道出。譬如所謂左聯作家，他們除了一抄抄重譯的馬克司，蒲列汗諾夫，列甯著遺著「做他們的武器而外，不知我國還有文化之存在，不，並他們自己的存在也不知道了。此種可悲的現象，若能以蕭氏之批評而改變，則蕭氏對於我國人歡迎的報酬，已經是很豐富了。

## 論蕭伯訥底戲劇

天 狼

蕭伯訥 (George Bernard Shaw) 是英國戲劇界的光榮，也可以說是英國文壇的權威。他的辯才獨厚，兼爲評論家。同時他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缺乏澈底的實行力及研究，至多祇能說是個熱心社會主義的份子，而不能擔任的稱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雖然在一八八三年曾用全力研究過 George 的進步與貧乏以及馬克斯的資本論，並且後來還將他在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所演講的話印成集子，然而，因爲他的態度矛盾，往往是不着邊際，有時理想，有時懷疑，有時提出建議，有時稜稜兩可。老實說，他實在是套着社會主義的假面具的個人主義者。雖然也有人說他是提倡穩健的社會主義，宣傳平和的社會主義思想，仍然免不了改良主義的諷刺。所以，他在政治方面實在沒有什麼貢獻，祇做了六年間的塞特巴庫拉斯的評議員，倫敦市會議員的候補者終於是失敗了。我這里所以先提出這一點來，是留作本

文以後的參證。

一八五六年他生於愛爾蘭的京城達普杜，自幼雖未受過怎樣嚴格的家庭教育，然而爲了他母親是音樂家，很影響他的個性的發展以及品格的修養。幼年時代，就愛到 Irish National Gallery 看畫以及音樂會聽曲，學校生活在他反是乏味異常。這說明他不愛機械的讀書。十六歲時，便大胆爲文反對傳教師，引起守舊者的驚訝。服務在當地一家地產公司四年，二十歲便到倫敦。在一家電話公司勉強過了三年。從一八七九年始，他便從事筆墨生涯，最初是寫小說，而沒有人要；祇有 Cardinal Brown 的職業在報上發表過，後來印了單行本。以後，他便寫劇本；然而，也是碰壁的時候多。一八八三年，在倫敦聽了 Henry George 的演說，他認識經濟問題的重要，一變而爲社會主義者。翌年即加入以提倡穩健社會主義爲宗旨的費邊協會，擔任理論指導的任務，直到現在，改革社會的熱情還沒有消失。一八八五年，爲 Pellsnall Gazette 雜誌的文藝欄主編，常發表作品，文名漸著。一八八八年，應倫敦諸刊物如 *Stars*, *World* 之請發表戲劇批評，攻擊現社會，發揚他的社會主義。一八八九年，易卜生的名劇娜拉，又名木偶之家 *A Doll's House* 首次來英國獨立戲

院排演，給他很深的印象，於是他寫了易卜生主義的精髓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在一八九一年出版。一八九二年，他的某一部傑作隨卷，又名傑夫之家 *Willow's House* 在 *Royal Theatre* 上演了，當時被稱之為「美國人的易卜生派戲劇」。這一次的上演雖不能說是十分成功，而他濃練的作風委實引起絕大的波浪。第二年又寫成第二部作品求愛者 *The Philanderer*。因為獨立戲院沒人去扮 *Charteris* 未能排演。第三部便是哄動全球的華倫夫人的職業 *Mrs. Warren's Profession*。被禁止排演。第四部作品武器與人 *Arms and the men* 聯續上演十一個星期，叫座的魔力大得非凡。他的文名更盛了。一八九五年正月担任星期六雜誌 *Saturday Review* 戲劇評論，又逞其犀利的作風擁護易卜生，反對英國戲劇界的偶像沙士比亞；同時，又寫成一冊 *The Sanity of Art* 駁斥 *Max Nordau* 的變質論。一八九八年娶女社會主義者平湯馨 *Charlotte Frances Payne Town Sheward* 為妻。是年便將自一八九二年起至一八九六年所著的劇本七部合刊為快意的與不快意的兩戲劇集。 *Plays Pleasant* 一集裏是武器與人，坎狄達 *Candida*，運命的人 *The Man of Destiny*，你決不能說 *You never can tell* 等四部。 *Plays Unpleasant* 一集裏則為華倫夫人的

職業，求愛者，陋巷三部。一九〇一年又出版了 *Three Plays for Parisians*。一九〇三年傑作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發表，均得全世界的歡迎。就在這一年上，他的惡魔的弟子 *Devil's Disciple* 及命運的人被譯作德文在維也納的 *Reinhard Theatre* 公演了。接着又排演於柏林，效果異常之好，夜夜幾乎都是滿座。他的劇本不單是這兩處人歡迎，便是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各邦以及斯拉夫等各國戲院裏也都流行。後來，美國也和德國一樣熱烈的歡迎他的作品，紐約以及各大城的大戲院都以此他的劇本爲主要節目。而倫敦適得其反，鬼也沒一個來注意，沒有一家戲院接受他的劇本。這真是奇怪極了。直到後來英國人才曉得他的真價值。一九〇四年到五年，人與超人開演，成效驚人，接着開演 *John Bull's Other Island*，他的天才將倫敦的人士征服了。苦守着十三年，至此他的天才充分的被人了解。一九〇九年，卜斯內的真面目 *The Showing of Blanco Posnet* 出版。一九二四年，維多利亞勳章，回到莫斯拉去 *Back to Methusalem*，及心碎的家 *The Heartbroken House* 出世。一九二五年發表傑作聖約翰。一九二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二九年又成 *The Apple Cart*。一九三一年遊歷蘇俄。總計他的劇本不下數十種，除已述過者外



，還有他怎樣對伊的丈夫說謊：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船長布拉斯巴德的懺悔 Captain Brassbound's Confession，凱撒與克來潑特拉 Caesar and Cleopatra 等。小說方面亦有多種，如 Irrational Hero, Dove Among the Artists, An Ursociac Socialist 以及最近的新著黑女尋神的奇遇等。

他現在七十七歲。上面所述的是他的傳略以及他每部作品發表的時期。這與本文很有關係，所以一併寫在這里。以下，是本文的開端。

## 一 劇壇蛻變的史實

有人曾經這樣說過：「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工整派戲劇雖不復有從前的興盛，易卜生在偏僻的挪威雖已舉起戲劇革命的赤幟，而且，他的作品亦已由德國流入中部歐洲，然而觀戲者還是愛看小仲馬 (Dumas fils) 和斯科拉勃 (Schiller) 的舊作。批評家還是墨守舊規，專在布局和波瀾上講究，全不注意戲劇裏的理想和實質。青年新作家在這高壓力之下，發展的希望是很少的；凡可以宣傳他們的新派戲劇的武器，戲院和評壇，都在舊派手裏。幸而新派作家也得了兩件武器以爲抵禦敵人及宣傳自己勢力之用。這兩件武器就是腳本的

印行和自由戲院的成功。……加以，自從一八八七年起至一八九二年這六年中間，恩托奈 (Antoine) 創 Theatre Libre 自由戲院於巴黎，葛萊 (Griin) 創 Independent Theatre 獨立戲院於倫敦，青年新派作家的劇本也有排演的地方了，對於社會的影響自然更大。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工整派戲劇的餘毒完全廓清，新派劇本立定了穩固的基礎。有些批評家稱這八十九十年代為蛻變時代。蕭伯訥就是和這時代相始終而且足為那時代的作家的代表的一個人。」

為要明瞭十九世紀的劇壇蛻變的史實，以及蕭伯訥為什麼可稱為這一時代的代表，這簡單的敘述是不夠的。在這一時期，劇壇史實的一切事件都在劇烈的變動，如浪漫主義之衰微，民間戲劇之興起，問題劇之進展，和易卜生作品之登峯造極。這都是很重要的問題。自一八八〇年起以後的十五年，又發生劇場的改組，自然劇的產生，創造的天才之爆發而將劇壇抬到一個極高的位置。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這裡，先就劇壇史實上一件最顯著的現象來講：

由於傳統的觀念，歐美的劇壇一向為法蘭西的力量統治了。在十七十八兩世紀，古典的悲劇和喜劇普遍的流傳；十九世紀，代替古典劇而起的是「佳製劇」"Well made play"。繼

她的領袖地位。這時佳製劇的題材有如一種公式，採用一種流行的論題用在戲劇的結構裏，而亦引起觀戲者的意見紛爭，無論是怎樣嚴重的問題，一到編入劇本裏便輕飄而無力了。這由於劇作家沒有意見，沒有信念，非常謹慎的不去冒尤觀衆的偏見的緣故，當時的一班劇作家是採取不干涉主義的，祇讓戲劇本身的情緒自然的發展。這一種主義當然不爲人諒解，被人責備「舞台沒有社會的良心。」以後的佳製劇便套上了一個嚴重的目的，而成爲思想劇（Militant），再次，也便是問題劇（Pieces a these）了。小仲馬的劇本爲什麼在十九世紀劇壇蛻變的時期仍然能夠得到大部份人的信仰？除了藝術上的真價值而外，就是爲了他的真度情感化的思想劇將觀衆的心靈捉住了。小仲馬所有的劇本都含有教訓的目的，爲了和他這種目的相合，每一部戲之前都有一篇很長而又很嚴重的序幕。茶花女差不多是最馳名的戲，他爲受苦的妓女訴說悲哀；社會的外邊一劇，他認爲妓女是社會的性的程度的產物；狄亞娜，雲娘，及陌生人三劇，他極力主張丈夫應當尊重婚誓；金錢的問題裏，他用人物來研究金錢的勢力；私生子及寡父裏面，他研究父親對他的私生子所應該負的責任；在烏伯來太太的意見裏面，他解說男子對於他所誘姦過的女性應負的責任。此外他還有許多劇本都是除了戲劇本身的情緒自然的發展而外，又加上了一種足以反映這一世紀的道德的真誠的調子。小仲

馬當然不是創造的思想家，然而，他能使流行的社會態度道德態度獨立而使之戲劇化，并且暗示這一個戲劇的動機與主張，當然，在瑣細的娛樂之外，他對舞台前的觀衆是負了些責任了。由於這一種作風，在劇作家的立場上講起來，他和易卜生，蕭伯納很相接近；但是他祇能代表思想劇的作家，而不能就和問題劇的易卜生，蕭伯納兩人併作一談。等待他的權威一倒，而問題劇的作家便抬頭了。這在劇壇上風氣又爲之一變。這里附帶要說明的，便是和小仲馬同時的愛彌兒烏巨葉 Guillaume Victor Emil Arquier 他也是思想劇作家，和小仲馬一樣，在將社會的動物的理想戲劇化的時候，離開現實人生的世界，而注意到空氣稀薄的社會的信條。技術上也很有深造，範圍也同其狹隘，兩個人比較起來，小仲馬情感之鼓動較多，是一個改良者，烏巨葉之觀察較強，騙人的機智較多，人物的描寫，更是稜角畢現，是一個穩定者。烏巨葉好用韻文，以俠氣與自重爲徵；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呈露一個心胸高傲的人想用他的作品來扶持他可信任的貴族的砥柱。在奧倫樸的婚姻一劇中，可以得到他對小仲馬的茶花女直接的答覆；加布麗那他所呈訴的是對於家庭和丈夫的關連而反對不法的情愛之同情的誘惑；傳染， Paul Forstier 以及溫馬利地方的麗安三劇中，她將妓女當作可以毀人家庭的暴徒；可憐美少女們裏面，可以看出新的放縱思想的潛伏力在一個年青的太太身上

怎樣發作起來；一個好婚姻裏面，描寫金錢的毀人的力量。他的最偉大的著作是佈雅麗雅先生的東床 (he Genre de M. Polrivo)，厚臉皮的人 (les Effrontés)，和紀八爺的兒子 (he Fils de Giboyer)。這幾部戲原則上都是現代劇。

法蘭西思想劇轉而有實質上的用處，全歐洲的劇壇也受了他的鼓動。十九世紀末葉，新的社會思想所寄托的並不是矯揉做作的佳製劇，由思想劇而想像的概念中，更進一層的而需西激辣的真正以社會主義思想貫注的社會問題的劇本了。易卜生的作品首先使將劇壇的傳統政策打破了。接着蕭伯納也便承襲他的作風而更直截了當的起來以劇本當作宣傳社會主義的工具。

現在，就根據這一點來說下去，並且要將蕭伯納在十九世紀末，也就是思想劇與問題劇過渡時期的思想來和幾個重要的劇作家作一個比較。

## 一 蕭劇的中心思想

蕭伯納被稱為「偶像破壞者」，這因為他想毀滅近代社會的因襲和傳統的一切障礙，以建設新的理想社會的建設的理想。為達到這一種目的，他利用他那諷刺熱辣的戲劇來完成

他的使命。他的藝術手腕，是在以機智，反說，談諧，諷刺來揭發近代社會的癥結。他的作品是基於多種原質，而「文學的氣息」祇不過其中之一而已。這很顯然的看得出來，他每部作品不是描寫一件事實的發展，大部分却是描寫一個理想或者是一串理想的發展；所謂「理智的行爲」方是他要描寫的頂點，劇中人物的離合悲歡的情緒和演出，那都是隨手拈來而不是他本意所要注意的地方；因為這樣，在他的作品裏找不到人生的喜劇或悲劇，也找不出運命是怎樣玩弄人生，他祇告訴你近代社會組織的病的根源和人類本性上的天然的缺陷。再本着他自己的信念，提出一個醫治補救的方法，——這也可以說是一個方案。在思想上，當然超過各個劇作家的溫和曖昧的情調，便是給他影響最大的易卜生也沒有他這麼大胆的蔑棄「動情主義」而實行理智的判斷，為病態的社會擔任一個完全的醫生的。他攻擊英國人的虛偽和偽善，非難軍國主義，暴露社會制度的弊害，去除情愛的假面而闡明性的關係，詛咒宗教和道德。這許多對象，從他嘴裏流出幽默，諷刺，諧謔，總之，他是採用一個不莊嚴的態度和他曾經說過：「我用笑話，是爲了傳示真理。在世界上，再沒有這樣發噱的笑話了。」有人批評他對於人生社會總是缺乏真摯的感情，而始終是一個 Humourist, Immourist 對於人生和社會祇給與趣情上的刺激，并無何等積極的功效。他之所以不能像哥德，易卜生，左拉，

暗善特敏，託爾斯泰許多作家那樣偉大，就是爲了他的Humour的濫用，傷害了他的品位。其實，這個批評是錯了。愛諷刺，愛幽默，以及態度莊嚴不莊嚴，那是無傷大雅的；我們所該責備的是他以戲劇來宣傳他自己的信念。這一個惡劣的意識太強了，所謂「打倒他人實現自己」，他未免是過於相信「己的私見總是對的，而他的私見往往是無意之間歪曲了。這一層，在他作品裏可以發現；有人批評這是他的矛盾。爲了有這一個矛盾的弊病，觀衆對他減低了信念是有的。便要說他是個Humourist，因而就不能和別的作家齊名，這不知從何說起。

從他每一部作品裏，我們看出他的思想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思想，「經濟是利用人生的最上的技術，經濟之愛是一切道德的根源」。這是他的主義的唯一的發現。他這種思想的變成雖由於雪英，易卜生，尼彩，瓦格勒等人，而對他影響最深者莫過於馬克斯。然而，他究竟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士，始終沒有成爲馬克斯的信徒；不單是如此，他曾批評過馬克斯的價值論是種謬見，階級鬥爭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同時，他也反對無政府主義。他所信仰的祇是他自己的蕭伯納主義。

在他作品裏一貫的中心思想是生命力Vitality，以生命力爲一切活動的根據。他以爲生

命力可以發展人類生的進展，並且可以使社會的組織健全。在他作品中所表現的是一個純理智的理想的進展而將生命力這一個中心思想襯託出來。這可以說是他對戲劇所採取的「社會主義哲學」。十九世紀，英國會有許多偉大的詩人如司各得，沙賽，華治華斯，柯爾律治，拜倫，雪萊，濟慈，丁尼生，勃朗林，勃朗林夫人之流都嘗試過寫劇本，雖有崇高的靈魂而對人生問題於探討缺乏一種有力的元素，這一半是他們將戲劇當作高超的詩寫，一半是忽略了社會實驗的哲學的緣故。這就是說，這一流詩人是在試着用一種崇高的詩的形式去描寫「人性的」或人的共同興致。在實質上，是毀滅了古典主義高居要寨的，而形態上是成爲浪漫。脫離了古典的抽象的標準統治，而發爲抒情詩的變形啓發人類七情的衝動。蕭伯納的戲劇之所以膾炙人口的緣故，一半是他的天才卓越，一半是他的思想敏銳。他能夠拿出他的作品去受理智與經驗的酸質的試驗，應用那樣的理想互相呼應的力量給人一個深刻的刺戟。憑着他那一種強有力的中心思想準備將社會的契約解體。他要求人們所公認的社會思想在人生的行爲上道德上應當再佔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尤其特殊的，他主張破壞傳統的舊道德，使人類走到更理智的世界中去，他的喜劇大半是對着這一個目標而下筆的。他是將生命力與志方看作一個東西的理想家。他排斥使喜劇與悲劇對立的希臘的傳統習慣，他捨棄由人生與命



運的關係而造成的悲喜劇，一意孤行的以強調生命力的作品爲喜劇，反乎此道的爲悲劇。這可以從華倫夫人的職業，人與超人，武器與人，坎狄達，聖約翰等劇裏看出他那獨裁的主張來。從他那種握住生命力的哲學觀點上而寫出的作品，大都是叫人要積極的以生命來推進個人的意志。光明，幸福，才是人生的終極。因爲他的劇本中所表現的中心思想是帶着純粹的自然主義色彩，而否認了現實的階級的藩籬，於是一般人說是代表中產階級，而非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嘴裏雖在高談社會主義，劇本裏面雖然也在死命的宣傳，實實在在他所給與世人的貢獻祇是一個高也不高低也不低的「改良」主義。說得過甚一點，可以用「意識模糊」這四個字來說明他。這里，且舉出一個例來，一九三二年他發表了一篇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在其中贊美蘇俄革命，贊美俄國排除萬難的精神，簡直贊美得無以復加。這是因爲當時各國人都在反對蘇俄的緣故。等待俄國革命快要成功，他又站在反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來高談費揚協會的主義了。他將費揚協會的韋伯和麥唐納兩人捧得比馬克斯列寧更偉大。這一種稜稜兩可的態度，非意識模糊而何？然而，無論如何他總不失爲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作家，他極力抨擊軍國主義，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近年來爲了他參觀蘇俄的建設之後，思想變得僵硬非凡，此後他的作品不知該變成個什麼東西了！

前面已經說過，他是和十九世紀劇壇蛻變時代相始終而且是足為那時代作家的代表的，關於他的思想方面再和別的人作一個簡略的比較。這里，單說小仲馬，易卜生，和烏巨叶這幾個重要的人物。

小仲馬和烏巨叶都是思想劇作家，雖然他們兩人的作風不同，而思想差不多是一貫的；劇中的思想沒有超過觀衆心靈程度的一步。既不像易卜生，又不像蕭伯訥，僅僅在戲劇的動作裏加入點唯情主義，警句，以及一般人認為理想的并非獨創的概念這些奇怪的混合物。在思想方面是屬於保守派。小仲馬對於慈善，諒解，和正義有一種前人所無的理想，對於一切性的問題與事件主張該有更大的惻隱之心與諒解。他始終不和易卜生站在一樣的位置來懷疑全體。因為他的思想奇特，所以常常有人罵他不道德，違反社會潮流。這種攻擊是很不公正的。烏巨叶可以說是保守派與古典思想派的宣示者。他因為生活很富裕，一生沒有經驗過什麼意外，這很影響他的作品；他之所以俠氣與自重為特徵未始不是因為這一點。而他好用韻文，這更充分的表示他是個無憂無慮的「有閑階級」。當時龐撒爾 [Ponsard] 創立「健全的理解派」，烏巨叶最初的作品很受了些那一派的影响。在思想上，他是穩定主義者。他反對小仲馬的嶄新的而未經驗的道德就如反對過度的不道德的本身一樣。當然，他對蕭伯訥

的思想更是不能同調了。誠如他和小仲馬所寫的東西一樣，思想劇祇不過給人一個思想而已。戲劇本身以外的妄求是決不敢嘗試的。

易卜生雖是問題劇的作者，思想可也最穩健，沒有蕭伯納那麼動不動要扳起面孔來宣傳社會主義。他在戲劇上雖有許多怪說的思想，然而思想之重要的要素是在絕對自由的自我人格的高上的完成。他用這一種思想來處理在近代生活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如關於社會與個人，性的煩惱，和死的神祕等。我們從他作品裏可以一一加以區別的便是：舊信仰與習俗社會對自我者有布藍得 *Bram*，民衆對個人有國民公敵 *An Enemy of People*，社會的棟梁 *The Pillars of Society*，青年同盟 *The League of Youth*；新時代對舊時代有建築師索爾訶斯 *The Master builder Solness*。關於性之煩惱的如戀愛的喜劇 *Loves Comedy*，描寫戀愛與結婚：羣鬼 *Ghosts* 描寫遺傳；海上夫人 *Lady from the sea* 描寫三角鬥爭；結婚生活有木偶之家，雁 *The Wild Duck*，小愛友夫 *Little Eloff* 等；基因於性之煩惱的病態的心理的有 *Hedda Gables*，關於死的神祕的有我們蘇醒的時候 *When We Dead Awaken*。他的自我主義的理想與反抗否定的底性質都在這些描寫近代生活的問題劇裏表示得很鮮明。此外他的作品很多，如皮耳·季特 *Bør Gynt*，皇帝與加利拉人 *Emperor and Galilean* 等等。都很聞名於世。

爲欲明瞭他的思想上的變化，不可不先明白他的幼年以及成年後的生活。這於研究上是很有幫助的。在他八歲的時候，家道中敗，迫於窮困，日在黯淡的廚房裏苦讀。他所住的地方沒有山水的風景，沒有自然的綠色，在窮村的周圍盡是些殺風景的東西，如拘留所，瘋人院，行刑台，教堂，拉典學校。這許多東西帶着一種恐怖，一種憂慮，養成他一種古怪的性情。十五歲爲藥房學徒，因爲心性冷靜不爲人容而去，反抗的意識也便萌芽。二十二歲到克里司汀那，費盡氣力入了大學，然而因爲和朋友辦文藝新聞周刊，荒廢了功課，第二年的升級試驗竟不及格。灰心之餘退學困居在旅店中，過着饑餓的生活。一八五一年爲白爾根劇場編劇，又任了三個月的國外劇場視察，在職四五年之久。就在這時候，他以故國的傳說爲題材寫了很多的夢幻的作品。這一個輕妙纖巧的作風在藝術上極有價值。不過，世人對他的天才并不了解。在一八六三年和女作家托麗珍 *Thorsen* 結婚之後，翌年春天因爲生計關係要求政府津貼未遂，被迫離開祖國。有時在羅馬，有時在慕尼黑，得列斯頓等處過了二十七年放浪的窮乏的生活。直到後來挪威國會議決給他年金六百的詩人的俸給之後，生活才漸漸順調。一八九一年回國。經過悠久的時間而在忿恨窮困與怒惱中度日的他至此才抬起頭來。榮光輝耀的一日也便隨着來到，他的思想，他的作風，不僅使挪威文壇放一異彩，簡直影響了

歐洲整個的文壇。

他的幼年生活是那樣淒苦，壯年生活又是那麼落魄，無怪他變成那麼一個偏僻的人性；無怪他的思想變成那麼蒼老而處處表現反抗的決心了。

他的作品都是真誠的暴露，而不加什麼辦法，抨擊近世社會的組織，發揮人類的本性，是他的劇本的精義所在。他雖然提出問題，然而和蕭伯訥不同道，不做醫生。祇讓戲劇本身的情緒自然的在進展，使觀眾對他所提出的問題有一個必要而又像是不必要的理解。他絕不叫你去推翻現社會制度，他也絕不叫你信仰一種什麼社會主義。要是將他和蕭伯訥一比，蕭伯訥對戲劇本身所負的使命比他要差得遠了。蕭伯訥雖然對他的主義下過一番苦功，實際上他並沒有得到什麼。現在，我們評論起來，問題劇作家還是要推易卜生出人頭地。

可是，蕭伯訥的戲劇除了「宣傳」這一個大毛病而外，也自有他的好處，也自有他的特色，無論如何這許多特色和好處是不能加以非議的。由此再寫下去。

### 三 蕭劇主要的特徵

說到蕭伯訥劇本的特徵，不能不回溯小仲馬一班人的思想劇。這因為蕭伯訥的問題劇是

在思想劇之後，而且沒有思想劇這一個階梯，問題劇也決不會無端的產生，為避免累贅的文墨起見，就從思想劇這一個題目下面寫起。

思想劇本是佳製劇的一個支流，形式是無從區別，結構和佳製劇一樣的呆板，但是組織不同；佳製劇重在佈局，而思想劇則重在論辯。每一部思想劇都有一個單刀直入的思想，使從前使人「感覺」的戲這時變成使人「思想」的戲，或者是使人以為自己思想過的戲。佈局的性質也完全變了。這一下，是用天性和動機的繩索將許多人物捆在一起，這種組織有如將木偶捆在一處叫他對人說明社會或道德的自明的真理。角色的性質也變了。在佳製劇裏面的角色都是習俗的慣例的人物，思想劇裏面角色則都是抽象的東西加以人格化了。或者，這也可以說是作者將他自己的思想掛上了一個生命的傳音筒。為了這種戲劇的類型，兩種角色是佔很重要的位置，一是知心友，這和最古的形式上古典劇一樣，佈局中主要的事實由他報告給觀眾；二是論辯者，這是十九世紀發明的一種木偶，用他來表白作者的信條和宗旨。後來，這個論辯者便變成劇場中最有用而且又最尋常的角色。一般教訓的戲劇作家如小仲馬，巴里爾，杜般，巴倫丹等都採用他。

思想劇是近代的形式，利用舞台作社會愚蠢的針砭是它最高的權威。這兒有一個前提，

便是要用一串特殊的事實解明人類的本性。它既不概括一個判斷，又不陳述一個結論，更無所謂主張。看了一齣思想劇之後，使人知了一個片段，也就是說知了一個片段之後便可以知道全體。問題劇則不然。在問題劇裏，判斷事實并不看他的真實性，而着眼他的意義。這，在十九世紀的劇壇佔重要的位置，因為他能使社會上比較嚴重的事情和舞台調和起來，不比得浪漫劇是專供貴族中間的知識階級的欣賞，或者是民衆劇給城市中的人們一點歌唱，馬戲，動情的武俠戲的麻醉。他不超出人生的現實，又不像思想劇那樣空泛無聊。問題劇在這時期，正經發展的最高峯，簡直將舞台變作法庭。易卜生的劇本在英國劇場博了很大的歡迎之後，蕭伯訥便也將他的陋巷上演了。於是，問題劇具了一個現代劇的規模，波瀾洶湧的不可一世。英國劇壇的蛻變，首先該歸功易卜生的奮鬥，再次便該論到蕭伯訥。

蕭伯訥的戲劇如一般人所言，另有一種潑辣的風味，而這一種潑辣的風味差不多是很露骨的使人有點毛骨悚然之感。他對於人們傳統觀念錯誤的揭發，先用一種很滑稽的態度而不加掩飾的一層一層的剝出來；然後再給你一個嚴重的警告。使你喜怒哀非。對於個性的描寫也很深刻尖銳，他慣用狠毒的字眼使你一目了然，究竟這一個角色是屬於那一類型。尤其對於紳士級階醜態的暴露，他那犀利的筆鋒將他自然的描劃出來，正有如將一個染了很重的「

罪惡」病的人放在解剖室裏施行手術一樣，一點也不假，他是在實行解剖工作。可是他所採用的方式是隨時變換的，他的對象也沒有一定，不拘是那一階級的人，不拘是那一階級的事，祇要和社會經濟問題有關的，收入他的筆底，馬上便活躍起來，馬上便成了一個了不得的玩意。蕭劇的特色就在這一點。

在華倫夫人的職業裏，他不單提出由當娼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的質問，並且進一層的揭開官教師的真面目，反對虛偽的宗教；在道德上或是社會的地位上替一般人公認爲下賤的女人辯護；對吃人不見血的舊道德予以一個很有力的抨擊。他並且告訴你，世界上一切都是受着金錢的支配，女性非有疑視現實的決心，決不會容許她和男性生存競爭。在這一部劇本裏，他描寫一個五十歲的僞紳士克勞夫，他是華倫夫人的情人，然而等到和她的女兒薇薇見面之後，他又生了野心，想將她一併吞下肚去。當他和華倫夫人提起這件事情，開頭便說：

——我還不到五十歲呢；并且我的產業還是和從前一樣多。

——况且，一個男爵不是每天都可以找得到的。沒有別人處了我的地位肯拙作當作丈母的。她爲什麼不嫁給我呢？



——我們三個人可以舒舒服服住在一塊兒。我先死了，她可以做一個大大的有錢的寡婦。爲什麼不這樣辦呢？

當他和薇薇直接談的時候，又有這幾句：

——不配；并且對你說老實話，我亦不想。但是我這人說一句話却算一句話，我用的時候總是認真的；并且心裏愛的東西肯用現錢去買。這樣一等人就是我。

從這幾句話裏，將僞紳士的醜惡的心懷一語完全道破了。這一個紳士的典型不單是實主義發達的國度裏有這種人，便是咱們產業落後談不上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裏，這種套着一個假道德面具的正人君子，動不動要拿金錢出來騙買女人的愛情，或者是硬拿金錢去破壞一個女子的貞操的東西不知有多少。買了她母親的肉體還不算，居然想染指她的女兒，像這一種淫棍更不知又有多少。

在這裡，作者又很輕巧的給我們一個啓示，就是下賤的娼婦也要比這種假道德的人好得多。借着華倫夫人的嘴他說出這一番話來：

——如果我看你出有什麼胡鬧的舉動，我就要把你趕出這裡，裝回倫敦去了。我看我孩子的小姆指比你的全身統統算在裏頭還貴重呢。

和克勞夫一樣躲藏在假道德幕後的正人君子，聽了她的不識趣的說話，許要氣昏了。

於此，我們又有一個疑問，那個薇薇的態度究竟是怎麼樣呢？她是不是和時下的姑娘們一樣，拿着貞操和愛情當作兌現的支票看待，誰有金錢誰就可以買到它嗎？不是，他告訴我其實際而不慕虛榮的女子決不是這麼下賤絕頂的態度，薇薇這個女子就是這樣。她對克勞夫說：

——沒有的話。我很感激你這樣直捷爽快。我十分領你的情。金錢，地位，克勞夫爵夫人等等的東西。但是我想我要謝絕你，請你不要見怪。我不願意。

又，當她發覺克勞夫是和她母親合股做那個下賤買賣，很不客氣的罵得他簡直都市中的狗都不如：

——我母親從前是個很弱的女人，牠除了做那個之外，沒有什麼別的好路可走。你却是有錢的上等人，我爲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錢去做文。我覺得你是個很普通的無賴。這是我對於你的批評。

這不僅將僞紳士的假面具揭去了，并且更深進一層的使我們認識所謂紳士們外表是很高尚的，實際都是至少有一部分人，靠女人賣淫來賺錢；他們拿這一種「造孽」的錢而又用在

「超尊」上。這使我們傾悟到另一種紳士們，他們利用自己的女孩子，有時便是自己的老婆也行，用她們去巴結比他們較上的一種人，做官，也就是賺錢了。所謂「裙帶官」，所謂「生殖器」政府，何嘗不和這個是一個路道？

在陋巷一劇裏，他描寫的是，剝削貧民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此外他還告訴你金錢是一切的權威者；戀愛術也有特例；這裏面所描寫的一個女性正和「人與超人」中的安第姑娘一樣，違反女子怕羞的規律，反過來追求男人，甚至至於逼走那個男子。這樣典型的女子不是沒有，不過受了傳統的舊道德觀念，很少露出臉來罷了。

在人與超人一劇裏，除嘲笑戀愛的把戲而外，還加入許多哲學。所謂「人」者，是一種實驗品，是介於「獸」與「超人」之間的被「生存力的天賦」所控制的一個環結，而戀愛是一個偉大的宇宙力，是用以達到「超人」的一個手腕。至於「超人」那是祇知道「智力的向上」而否認了有偉大的宇宙力的存在的。在這一個劇本裏，是描寫「人」與「超人」之衝突，也就是描寫一個愛了自然的驅使的熱情的少女，逼着要叫一個「故裝超人」的男子愛她，心理分析的戲劇。在這里，他是故意的設了一個疑陣，而使「戀愛哲學家」的感受一點又苦又甜的味兒。老實說一句，戀愛哲學論者被他挖苦透了。

「遵尊」上。這使我們領悟到另一種紳士們，他們利用自己的女孩子，有時便是自己的老婆也行，用她們去巴結比他們較上的一種人，做官，也就是賺錢了。所謂「裙帶官」，所謂「生殖器」政府，何嘗不和這個是一個路道？

在陋巷一劇裏，他描寫的是，剝削貧民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此外他還告訴你金錢是一切的權威者；戀愛術也有特例；這裏面所描寫的一個女性正和「人與超人」中的安蘭姑娘一樣，違反女子怕羞的規律，反過來追求男人，甚至於逼走那個男子。這樣典型的女子不是沒有，不過受了傳統的舊道德觀念，很少露出臉來罷了。

在人與超人一劇裏，除嘲笑戀愛的把戲而外，還加入許多哲學。所謂「人」者，是一種實驗品，是介於「獸」與「超人」之間的被「生存力的天賦」所控制的一個環結，而戀愛是一個偉大的宇宙力，是用以達到「超人」的一個手腕。至於「超人」那是祇知道「智力的向上」而否認了有偉大的宇宙力的存在的。在這一劇本裏，是描寫「人」與「超人」之衝突，也就是描寫一個愛了自然的驅使的熱情的少女，逼着要叫一個「故裝超人」的男子愛她，心理分析的戲劇。在這里，他是故意的設了一個疑陣，而使「戀愛哲學家」的感受一點又苦又甜的味兒。老實說一句，戀愛哲學者被他挖苦透了。

在下斯南的真面目一劇裏，他揭穿宗教的假面，描寫一個下流的人倒反是有道德的良心，最後他是得了道而也做起傳教的勾當，雖然態度不莊嚴而他說的話沒有一句話是違心的。這說明牧師們嘴裏雖在喊着上帝而實際便是個十惡不赦的東西。這樣的牧師多得很，華倫夫人的職業中就有茄特南賽姆做代表。

在武器與人和 Major Barbara 劇中，他懷疑戰爭；十分表示他是個「非戰」者。前者他不相信軍國主義國家的兵士不怕死，說明「因為怕死才斷殺」的緣由，假如將這個現成的題目運用到現在來，那末，日本人也是怕死才來和我們打仗。日本人口口聲聲說東三省是他們的生命線，要搶生命線，就是求生，也就是怕死。後者，他不單承認那些科學的產物是殺人的利器，便是「公理」，「愛國」，「義務」等聳人聽聞的名詞也都是殺人不見血的東西。他認為這許多東西用不得當的時候都是以挑撥戰爭。殺人肇禍。

在命運之人和賽薩奧克萊烏巴脫裏面，他指出「英雄夢」的空虛，英雄是非常愚笨的東西。在坎狄達一劇中，除嘲笑那些的「盡義務」自負的人們實在是些自私自利的傢伙而外，更討論性交問題，反對封建式的舊禮教的保守，婚姻制度應該改良。

總之，在他每一部作品裏，他運用一個不同的方式來將社會的病態暴露出來，經過一個

理智的變化而提出肯定的辦法。他一絲不懷疑的承認他的辦法是絕對的可行，而且是必要的。這是他的劇本中唯一的特徵。再說明一點，他的劇本裏沒有濫情主義，沒有真實的人生的探討，沒有顯明的悲喜劇的劃分；在他劇本裏所依着序幕進展的不是情感的流動，也不是一件故事連串，祇是一塊很僵硬而如化石一樣冷酷的「理智的行為」。

此外，劇中人物都是現代的典型，而且大多是中等階級。結構和人物的平均是不考究的。劇中所用的論辯人是屬於他自己的信念。作品當前的效果是，在材料和 Montage 上是有展開一切的可能，將生命力這一個中心思想發揮到了頂點，鼓勵觀眾和他一樣捉住生命力而去打破舊的傳統。

#### 四 蕭劇之題材與結構

劇作家最感困難的，便是當未下手編劇之先應該如何選擇主題 (Theme)，擇定主題之後應該如何採用一種宜於戲劇的情境 (Situation)。而且，有了主題之後，如何將它表現；如何將情境運用得適宜，這都是很費斟酌的。但是不注重主題的戲劇並不是沒有，如趣劇 Farce，傳奇劇 Melodrammer，舞劇 Operetta，雜劇 Vandeville 等等。趣劇和馬戲與小談諧戲

Practical Lobe 一樣，題材是由人物的愚蠢，計巧，惡作劇裏分化出來，祇上演的時候給你一點笑利。傳奇劇是動人性情而感傷的戲劇，現在已變成情度溫度的一種通俗的東西；它所描寫的祇是一個感情。舞劇是舞與音樂的混合物，動作好比雕刻，不是全舞便是舞蹈化了。不是寫實的東西當然無須主題。有人批評 Opera 是專門刺激性慾的。如果這個說法對，那末主題便是 Jewel desire。舞劇最初是在民歌上加以諷刺的情調，以啞劇，玩笑，民間歌曲，以及跳舞等等供人娛樂的東西。當然也無須主題。這一種無須主題的戲劇，佳製劇也可以算一種；不過將情境 Well made 了，玆爲和上述的幾種戲劇有點不同。到了思想劇產生，主題與情境已經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東西；待等問題劇問世，更其緊要了。

有主題的戲劇多半是帶有論辯性質的，假如你有一種宗教信仰，一種政治主張，或是一種關於什麼主義的宣傳；不論你是贊成或者是取反對的態度，用在主題裏而將你所要說的表現出來。這是一種偏見，照理，在戲劇上是要求失敗的。因爲這樣長篇大論的發揮主題，忽略了藝術活動的說明，根本使觀衆知道你是借着這一個劇中的論辯人在現身說法，在觀衆的心理一定對於你的論辯不十分注意的。爲了這，劇作家對於主題的選擇，第一感到不容易入手，第二感到用了進去之後而使全劇僵硬化了，不能和戲劇的情境洽合。因爲主題很難於着手

很難於發生效果，劇作家很多是嘗試之後而失敗了。

所謂情境是單指技巧方面說的。在戲劇中的情境就是從角色和角色交涉的形態，而這種交涉的形態不是獨立的，是要洽調的。這一個說法，就是情境固然要逼真，要流動，同時要顧到主題。關於這一點，劇作家也感到非常的困難。須要協調而外，情境這個東西實在太多了。往往你要想用，而別人早已用過了；往往你選得了主題，而沒有適宜的交涉的形態將它連絡起來。然而，情境固然缺乏，困難之處比較主題要少。因為就是別人已經用過了的情境不妨將它搬過來予以新的組織。這個說法，就是情境不怕少，只怕你不會利用人家用過的來重加安排。所以，戲劇的情境是很自由不受干涉的東西，祇要劇作家的手腕巧妙就行。在情境的描寫上，是很少失敗的。

這兩種東西，在蕭伯訥劇本中表現得是很巧妙的。

從蕭劇的題材與結構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他的天才。就是萬分艱難的主題他能安排得很好，同時各個角色交涉的形態也不討厭。照蕭劇本身純以理智為出發點來講，他的劇本早該失敗了。因為他所選擇的題材不單是一種偏見，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獨斷的主張，然而為了他運用得當，反不露其短而見其長。我們知道，他所有的劇沒有一部不是借它來宣傳社會主義



的；大家都知道是這樣，爲什麼反很歡迎他呢？在藝術的深造上講，他是不及易卜生多多，爲什麼大家都稱許他比易卜生還要來得深刻呢？這很顯然的可以看得出來，蕭伯訥的「雕刻」的手腕實在不弱了。

就拿華倫夫人這一個劇本來講，在第一幕裏，他便很經濟的將各個角色都介紹出來，而且從薇薇，克勞夫，華倫夫人，潑芮特，賽爾爾，富芮恩克這幾個角色的嘴裏無意之間便將他這一部劇本的主題發揮了一個概念。接着第二幕，第三幕下去，主題和情境在一個生動的手腕之下越發生了出人意外的效果。在這一幕劇本裏，小動作也很注意，而且一點也不覺討厭；譬如當華倫夫人說了「哦，我罷，如果你說到這上頭，你也許不錯。但是但願上帝保佑這世界，如果人人都去做正當事情，現在這地方既然用不着我，我還是離開不要在這裡的好」之後，便走出去，用力把門一關。薇薇的臉放鬆下來；她那副嚴重的神氣化成一種快活滿意的樣子；她的呼吸半是嗚咽半是心裏十分舒服的笑。她輕快的走到她的書桌坐位前頭；把電燈推出去，拉過一束紙來，正要用筆蘸墨水的時候，看見了富芮恩克的字條。她隨隨便便的把他拆開，很快的看了一遍，看到有些奇怪句子的地方笑了一笑。「再會，富芮恩克。」

隨把那字條撕掉，毫不思索的丟在廢紙簍裏。隨後她就埋頭做她的事，不多一回兒就全神貫

他在數目字裏頭去了。

全劇也便在這許多小動作之後收束。

這樣一個問題嚴重的劇本，假如換了別的作家一定要將結尾弄得很糟，而他却以輕描淡寫的手法，使一個很緊張的場面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留下的祇是一個飄飄然的輕快明朗的感觸。這小動作效果的宏大，直簡超過他預期的效果。

他雖然不愛有意的去雕琢，而他隨手拈來的却又這麼可喜。他的劇本明明雖在替主義宣傳，而你所看到祇是問題的展開和那一個問題正面的諷嘲。決不像別的宣傳劇本祇管鼓吹，抓不住真實的人生，一味歪曲了戲劇本身的真價。由這個真正戲劇與非戲劇的區別，所以，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效果，不會不異常之大了。

在戲劇的結構上，他不採取那種機械的；他用論辯來代替了。同時，這一種論辯又是用以來激動觀衆的情緒刺戟觀衆的想像的。無論是主題與情境方面，他都用了一種極經濟而又極嚴謹的手腕使他連接得異常的穩固。爲了他的劇本裏沒有俗套的慣例，使人得到一個新的組織的興味。在戲劇的本身上，他不像趣劇雜劇傳奇劇那樣給你趣味，也不像思想劇那樣使你祇了解一點點劇本以內的東西，他使你往往想像到社會的外邊去。

總之，蕭劇的主題是選擇得非常的深刻，而情境的進展也是非常的緊湊的。他有一種超人的能耐，使他所描寫的那些「理智的行爲」能夠活潑生動而不討人厭。就憑這一點，他已經有資格執住劇壇的權威了。

關於蕭劇的組織與結構，因手頭可以參考的東西實在太少，祇籠統的說了一個概念，遺漏的地方容有機會再談。

本文也在這里作個結束。

(完)

### 惠書致謝

以收到之先後爲序

小說月刊第四期沈從文等編

杭州蒼山書店出版

中國與蘇俄第二期

南京中國與蘇俄雜誌編輯并發行

黃鐘第二十一期

杭州民國日報館內黃鐘社發行

中華週報第六十六期

上海香港路中華週報社出版

獅吼第三期

杭州獅吼文藝社出版

國語學報

廈門模範村八號國語學報社刊

# 女神

餞生

一

舊曆的除夕，明天就是了，以西洋物質文明爲外衣，以中國腐敗文化爲實體的香港，還是和從前一樣。過年的品物，花呀，糖果呀，擺了沿馬路，而人們也勞勞在奔忙，作除舊更新的新準備。

慧卿，是×派的政權依附者，她在黨部的婦女部裏做一個職員。然而，她所依附的政權，給大焚殺的廣州暴動搖動了。不久，因××兩軍的夾攻而失掉了，自然，爲了政治關係，爲了監獄與刑場給她的恐慌，便在委員們跑清之後，和許多同志一道跑到香港來，作第二度的革命流亡。

清黨的時候，她已經流亡過了，此回流亡，是很有經驗的，並不覺得怎樣難堪。不過在第一次，她能見流亡同志吟過兩句豪壯的詩：「江東弟子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對於

前途，似乎還有把握，這一回，她有點黯然了。因為她憑她的聰明的觀察和明白的探問，知道今後的前途，在生活，在革命，都是很長而黑暗的。因此，在驚魂甫定之後，和她的同志蘆川討論時，她同情他到南洋去教書的主張，她也願意一道去，然而門路找不到，主張終竟是主張而已，過了一個月了，還沒有實行。

除夕的前一天，蘆川主張買些鷄鴨香燭之類，拜祖先，團年。她自然是贊同的。因為她和蘆川，麟書，琬珍由旅館搬來此地租住時，已經拜過地主財神了。她知道，此種迷信的愚行爲，是掩飾政治色彩的聰明舉動。同時，她又接到她的愛人傅君由m埠來信，說要來香港一起過新年。於是，她和琬珍，動手動脚的籌備一切。

除夕到了。下午三點鐘，一切拜祖先的物事都當天擺好，房東的夫婦和孩子們，同居的住客們，都來參觀。他們四個人之中，蘆川被推爲長兄，琬珍是次妹，慧卿是表妹，而北方漢子般的張麟書，則和不同居而同吃的馬少明自稱表兄弟，自然，算是逃難的一家人了。

「二哥，你是家長，你先拜罷。」琬珍先向蘆川打趣了。

「好的，我先拜罷。」蘆川他在半光半暗的房裏跑出來。

「不，一年一次，是很難逢的，非三跪九叩不可。」慧卿笑着說，走回房裏去：「好的

，我拿席來墊地。」

「對了，對了。」麟書鼓掌稱善。

「不要了，在客中，不必這樣子認真，祖先也不見怪的。」他慌忙拜了一拜，對麟書使一個眼色。「你們要跪拜的，就跪拜好了。」

蘆川走回房裏，躺在帆布床上，抽他的煙。他們沒有法子，匆匆的拜了一拜，收拾物事，和一個新僱的女傭人，共同準備他們的團年盛餐。

剛好，傅也來了。他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及兩罐三炮台香煙。

「有酒，有煙，是如何偉大的一餐呀。」還有孩子氣的少明爲之手舞足蹈。

「不要歡喜，煙是由我收下，你們三個煙鬼不得動。」琬珍說着，便接了煙，拿回她倆同住的房裏，放在皮篋裏去。

「又是完了，」少明裝着失望的神氣，搔亂了她光滑的頭髮。

由他們六個人的共同努力，特別由房東處借得一張方桌子，將六七樣小菜擺了滿桌。

「我們，我們飲杯客中的團圓酒罷。」由頑皮的少明，舉杯提議着。

是的，大家是舉杯飲着，而又吃着。不大說話的傅君，眼前有愛人在，固然是高興了，

樂天的張老表，是嗜好杯中物的，也久旱逢甘雨的喝着。少明，天真爛漫的少明，更不察說了。祇有蘊川和琬珍，酒也不喝，匆匆地吃完了飯，又躺下他的帆布床，翻他新買就的東方雜誌，她也於放下筷子後，回她的房間，一種時節的感傷，似兜上了她的心頭。

他們四個人，酒是喝完了，飯也草草的吃完了。傅君和慧卿，揩揩了嘴，便挽着手出門去。那麟書呢，牢騷隨酒而發了。

「唔！聽說他們今天晚上開跳舞會，是的，他們是委員，還有黨部的交際花黃菊英在參加。自然，他們是風流的，快活的，但苦了我們，我們拚命最多，坐牢槍斃有大部份，現在，每月二十元生活費，弄得香煙也沒得吃。」他用拳頭拍聲打在還沒有還給房東的桌上。

「喂！老張，不要打破房東的桌子啊！」蘊川止着他。

「有什麼要緊，打破了就賠他，幾塊錢，不是一條命，即是一條命，也不要緊的，媽的，還怕死嗎？」

「老張，你醉了。」

「不，我沒有醉，酒雖然喝了兩杯，人是很清楚的，」他指着橫陳在他的帆布床上的少明說：「他才醉了呢，這個小孩子。」

「你也憩憩罷。」蘊川起來拉着一張椅子給他。

「唔！」他舉起他的拳頭，捲他的袖，「媽的，今天晚上我也去參加跳舞會，我雖不會跳舞，我會撒碎花紙，我的碎花紙，就是砂和小石頭。」他拍拍他的破舊不合時式的西裝袋，「此袋，是很有用的！我去了。」

說完，他跟跣地沖沖的向樓梯口去。

「老張，不要這樣子魯莽。」蘊川和琬珍同聲的說，各由房裏奔出來拉着他。

「鱗書，你不能這樣子幹的。你這樣子做，他們要誤會我指使了。」蘊川懇求的對他說。

「誰都指使不了我，我做事我自己當，他們有本領的不妨對付我。」他拍拍他的胸，很英勇的說。

「話雖這樣子說，但這是不好的，閒氣管得許多呢！朋友，來日方長，機會多着呢。而且，香港的偵探和秘密會社，他們都送了禮，有了聯絡；我們的地位如此可憐，如此危險，而又靠他們在活動保障，鬧出事來，都是不幸的。不見麼，小陸和陳默，爲了罵過他們，被警局捉去，他們都說不理了。老張，別傻罷，醉嗎？」他拉他回房去，「你躺一下罷。」



「是的，麟書，二哥的話是很對的。」她也勸說他。

「好的，不要拉了，我聽你的話，不鬧事。但是，我要到馬路上跑跑的。你看，房東和住客都去看影戲了。」他和她放了手，他扶着樓梯，高唱着他那生硬的廣東調：「秋風秋雨撩人恨，愁城苦困斷腸人，萬種淒呀……涼，有誰人……過問呀！」這淒酸的調子，隨他而去，漸微的而至聽不見。

他們四人共租了兩間房，兩個女的一房，兩個男的一房。琬珍已經躲在她的房間了。蘊川送了麟書走了之後，懶洋洋的回到他的房裏。除了躺在麟書帆布床的少明在打鼾外，格外覺得淒清，時節的感傷，令他覺得一種特殊的淒酸的意味。他在團年吃東西的當兒，想着他家庭的快樂，咀嚼他的漂泊滋味，估算他的灰黯前途，他有點吃不下咽。現在，已經是八點多鐘了。是在家的話，他的父親，母親，還要給壓歲錢的。他有點淒然了。不過，他那強硬的意志，譏笑着他的癡想為無用，同時又記着他所最鄙視的 y 君對他「家庭觀念最重」的批評。他決定不再癡想，不感傷。

爛醉了而打鼾的少明，是他認為天真而誠實的朋友，他見着他捲起衣服光着肚皮躺着，他便走到他的身傍，搖搖他。將他壓着的被頭拉起，為他蓋在身上。鄰房的琬珍，他以為她

睡了，也沒有招呼。這時，除了戶外的爆竹聲而外，什麼都沒有。他，在戶外的爆竹聲及房內的死寂空氣所包圍，有點悵然，獨自一人躺在帆布床上出神，爲他的前途打算。但對茫茫而又黑暗的前途，祇有作一個長久的飄泊的決定。他自己想，中外的革命家故事告訴他，監獄就是旅店，飄泊更是家常便飯。他不但沒有爲前途悲哀，且打算作一個長久鬥爭準備的惡想。不過，家庭觀念最重的他，還有點孩子氣。他想，今晚還是在家裏的話，他的母親一定照例要人弄點可口的小菜給他吃。晚上，一定和他的父親爭着給他的壓歲錢。但是，他想起如此的政局，他回鄉是沒有希望的，即有，此希望不知要等待何日。他那風燭殘年的雙親，能不能待他返鄉呢？他想，這個甜蜜家庭的往事，在今世今生，祇有追憶，沒有憧憬了。於是，一股辛酸的滋味，不知從身體那一部份，透到他的鼻觀。

在他出神的當兒，鄰房的啜泣聲把他的辛酸打斷了。他定了一回神，知道是琬珍的啜泣聲。他招呼她，不但沒有答應，而啜泣之聲，更更大一點，變爲強度的抽咽了。他忍不住，跑過了她的房。

「琬，你在哭什麼呢？」他很狐疑的追問她。

她沒有開口，是更加強的抽咽。他忍不住了，加厲了一點聲調的追問她：「喂！你爲什



但是，話還是沒有效力，因為她的抽咽雖沒有先前的厲害，還是沒有停止，於是，他又再轉變一個方向說話。

「別傻罷，我們事事能看破一點，什麼都沒有了。我想，一個人的悲哀，文雅一點說，是徒自苦耳。你想，人生有多長呢？假使有六十齡的生命，睡眠佔了一半，老少病又佔了不少，試問，有多少時間呢？如我們這樣子不能快活的人，我以為有片刻的快樂，就是我們幸福的獲得。反之，多片刻的悲哀，我們就多吃此片刻的虧了。哭什麼呢？」

這回是有效力了，她雖然沒有什麼話，但不抽咽了，揩揩她的淚眼，看着他，故意顯示一種超於友誼的感謝。

「琬！明天你請我去皇后戲院看影戲罷……」

他剛說到此，慧卿回來了。

「二哥！你和琬姊說些什麼？看影戲嗎？我也去。」她很活潑的將圍在頸上的絨巾拉下，坐下琬的帆布床，她指着她的床：「二哥，你也坐坐談談罷，阿明醉了嗎？」

「我知道，你是快活了，和愛人拉着手行馬路，你知道琬寂寞得哭了。」

活潑的慧，她的臉忽然沈了下來。她有點感觸了，她冷冷的道：「什麼叫做快活？唔！

你又來譏笑我了，是的，一個人永遠不能爲別一個人所能明瞭的。算了罷，隨你說好了。」她有點動氣了，說完，起來到她的衣箱上面，取暖水壺倒了一杯水，問琬喝不喝，琬搖搖頭，她獨自喝了。

他知道她不高興了，不料一句玩笑的話，抹了一鼻子灰，他剛立起來要走回他的房，麟書又跟踉蹌蹌的回來了。

「豈有此理，那當舖掌櫃的狗眼睛，我向他當我的毡帽，他給我三角錢。我說我的帽子十多塊錢買來的，他罵我有神經病，我不當了。」他還是醉眼迷迷的說。

他們三人都笑了起來。剛才言語所造成的不歡，也因面消散了。

「吹牛！難怪當舖的掌櫃罵你，你的帽，實在不值兩塊錢。」慧卿知道剛才之不歡，於蘊川是不好意思的，笑着口，借此來泯滅，轉口對蘊川說：「二哥，是不是，你的帽子兩塊半錢，雖然舊了，比老張那狗肉臭的帽，還好多呢。」

大家又是笑着。夜深了，房東的時鐘，打了十二下，蘊川表示疲倦的樣子，要睡覺去。

舊的房子，他們不能再住了，因為牠的黑暗，和他們的前途一樣，是很苦悶的。於是，他們找得一個開朗的三樓的前樓，價錢是同樣的，他們是搬場了。

那是一個迷人的春天，他們的樓門，對着了那雄峻的太平山，葱蘢的自然山景，有遠望如鴿籠的洋房在點綴，不但沒有減煞，而且覺得別緻。一個月來沒有見天日的他們，好像開了籠的雀兒一樣喜歡到了狂跳。

她們爲了避人注意，開始抹施脂粉了，這因爲她們在馬路上行走，因爲沒有施脂粉之故，給孩子們叫做女共產黨。但是，她們從來不知脂粉爲何物的。抹施起來，很不調勻，一塊紅，紅到和猴子屁股一樣，一塊白，白到像剝落的粉牆一樣。不但他們好笑；她們自己照鏡也好笑了起來。他們呢，他們懶理的頭髮，破舊的西裝，是很容易被人看爲共產黨，惹起偵探們注意的。他們當然不敢多在外面跑，即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費，也是琬珍去代領。他們老是躲在家裏，書又沒得看，這因爲沒有錢買書，在文化水準下的香港報紙，除了幾條新聞電報而外，沒得可觀，而且所刊載的新聞，都是他們政治死刑的宣告。如蘊川，他是喜歡寫日記及文章的。但是，日記寫了沒有用，一旦給偵探們搜查得，有坐牢的證據，且有被解回廣州槍斃的危險。因爲他，在所謂×派之內，派外的人雖以爲他是了不得，但在派內呢，他差

不多像一個受傷的小鳥。他雖以他有能力 and 意志，對前途不至絕望，但對於他的生命呢，爲了小陸被捕，沒有人去營救，而小覃之被解回廣州，沒有人理睬，他有點心寒了。心只管寒，是沒有辦法的，因爲他想去，不知是到什麼地方去，況且川資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到南洋去教書，慧卿是同意了，也表示願意同他一道去。然而，怎樣去呢？自己沒把握。於是，在他的眼前，展開了恐慌，黑暗，迷茫的想像。他不願去想了，話也不願多說了，後來還是由琬珍的提議，買副麻將牌來打。慧卿也贊成的。於是，他們四人，每天都是四圈又四圈，不會打麻將的少明，沒有辦法，代行茶房職務。

麻將是他們所不願意打的，當然的，要使他們厭倦。沒有法子，又改擲牌官圖，一德二功，一賍一柔，把清代的官制都弄熟了。慧卿連中了三元，不久，即連陸到吏部尙書。不已，來了一個全四，封了王爵，當然的，是被認爲運氣最好的了。淘氣的少明，說她有了愛人，運氣當然是好了。但除了一個魯直的鱗書附和而外，蘊川沒有開口，琬珍似有點惘然，幫她罵了少明一聲，「嚼舌」，「搗亂份子。」

他們搬了場半個月，都是這樣子無聊賴的歡喜鬧着，他們簡直親如兄弟姊妹。鱗書是好討女人的便宜的，被她們打的時候，還說女人打人不痛。一直到了他們拿拖地板的木棍打

他，這個問題才告結束。不過，在他們之中，爲了一個謠言，麟書要召集男子的小組會議了。因爲他聽到一個消息，說慧卿的愛人傅君，有點誤會少明及慧卿有戀愛的傾向。少明是小孩子氣而很坦直的。他嘆了，他說，慧姐是我最恭敬的，而且年紀也相差了幾歲，不但沒有其事，且沒有念頭。他氣極了，差不多要哭了起來。蘊川笑着說，「何必這樣子呢？不是，誰也不能說的。」

「唔！你別風涼，有人說你呢？」少明盛氣的對蘊川說：「唔！我也聽到。」

「笑話！笑話，我已經是結了婚的人，從不說這戀愛的玩意兒的，沒有如你這樣子容易被人誤會，當然說不到我要和那一個女人發生纏綿。」他不經意而很輕鬆的說。

「不說這些話了，我們商量對付老傅的方法。」麟書提議了。

蘊川微笑着，少明說沒有辦法。後來，還是由麟書提出辦法來：

「此仇不可不報的，我主張，他這樣子可惡，非破壞不可。」

「破壞！我贊成，怎樣破壞呢？老張，還是你辦法多，說出來罷！」少明報仇心切，催着麟書設計。

「我們第一步，先組織一個煽動委員會。由二哥做鮑羅庭，做主席。」



「這……這我當不起了，」蘊川笑到了彎着腰，搖搖手：「不行的，小弟才疏學淺，不敢當，讓我做一個小委員罷。」

於是，他們決定了，麟書做了鮑羅庭，主持煽動事宜。決定用旁敲側擊的方法，說老傅如何不行。

在他們的眸前，一定是有一番說說笑笑的。他們同在一個大前樓，中間以一塊白布間着，說笑時，和對面是一樣的。於是，在說到老傅之時，麟書是開砲了。

「老傅這人是不行的，我們不必說他的容貌能力等等，他有了一個土老婆。而且，小鬼的氣概，面目是可憎的，真料不到有人要和他愛上了，真是二十世紀的奇蹟。」他的說話的露骨，已經超出他的原定計劃了。

「對了，這是奇蹟。」少明鼓着掌說。

「你們這些小鬼，說些什麼？」琬知道他們意思之所在，慧卿沒有開口的當兒，她含有解圍的意思。

「不理，愛是絕對自由，要愛，什麼都不理。不說如你倆所說的，就是他生了癡瘋，我要愛就愛，愛起來，說是奇蹟可，尋常的事蹟也可，是不在乎的。」慧卿含怒的，針鋒相對

着。顯然的，他倆是失敗了，蘊川躲在被裏偷笑。琬知道了，她說：

「唔！先罵那個偷笑的主動人。」

「大老爺冤枉，不要牽涉到我。」蘊川還是笑着說。

「冤枉嗎？捉蛇來咬你也不會冤枉，我從不冤枉人的。」琬移禍東吳的說法，似解他們三人的圍，又似對蘊川有另一種意思。

「二哥知情則有之，主動我則不大相信。」慧卿不好意思擴大，故意這樣子說。

「對了，我具有年紀的人，誰高興來管你們這些小孩子的事宜。」蘊川自認其老的開着玩笑。

「不要臉，老了，有多老？老了還不死？」琬珍俏皮地在奚落他。

「好！死了，就死了，明天再復活罷，不能再說了。」說完，以被蒙着頭。

麟書，少明兩個失敗者，也借此落台，涎着臉說道：

「擁護我們趙先生的主張，睡覺！」他們也蒙被不出聲了。

事情是過去了，第二天還是一樣，打麻將，擲陞官圖。晚上，還是談笑着。並且，談到戀愛問題來，慧卿要大家報告戀愛史。但蘊川表示着，雖然結了婚，從來沒有戀愛過。

「也沒有戀愛過。」少明也這樣子說。

「唔！就來了。」蘊川說。

「什麼，你說什麼？」少明質問着。

「說你，就來了，密斯李，不是向你進攻嗎？」

「造謠，造謠，你們不要相信他的話，」少明很急促的剖白着：「你，你是的。」

「我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愛爲何物，誰也不相信的。」蘊川自如的說。

「唔！不相信？在廣州，密斯何不是天天和你在一起玩嗎？誰不知道？」少明指證他的往事。

「是的，他和密斯何是戀愛的。」麟書附和了。「我可以作證，因爲我是目擊的。」

自然，蘊川是不好怎樣辯了。但是，不能不辯的，但除了「不是」「不是」的嚷着而外，再沒有第二句話了。

「別冤枉他罷，我敢武斷他們沒有愛的那回事。」琬珍爲他辯護了。

「對了，琬妹妹說得很對。」

「唔！」麟書，少明，躲在被裏哼着。

「該死！他們壞得要透。」慧卿爲不好意思的琬與蘊掩飾，對他們施行詛咒，以報復昨天晚上的大仇。

結果，又是不開口，睡覺。

蘊川雖然不多開口，但他的私事，她們是知道的。在人們談到戀愛問題的時候，他總是默然，不表示意見。有時高興了，他說他生平沒有戀愛事蹟爲憾事，自認不懂戀愛是什麼；但每當給他們取笑而挑起感傷的時候，也不免對他的婚姻表示不滿意。到了他知道他們在取笑的時候，又故作興奮的道：

「好！我立刻要找愛人，非找得一個愛人不可。」

「我介紹罷。」琬請纓的說。

「好，你介紹，但以我的樣子，身腥口臭，袋裏丁憂，誰愛我呢。」蘊川似感傷而又似滑稽的這樣說。

「不要灰心！」麟書，少明同時應聲道。

「二哥客氣了。」慧卿搭口說。

「可惜我介紹的人不在此地。不是，明天就可見面。」琬說。

「那麼，最好不過了，還是一個精神之愛罷。」蘊川又滑稽地說了。

他們的新居住得一個月之久了，而環境與思想，是不能合他們對此低度而帶有麻醉性質的快樂而滿足的。尤其是蘊川，他的胸懷，固然比他們曠遠，但他的苦悶呢，實比他們深刻。感覺銳敏的慧卿，是很明白的。不時在真摯的友誼上，以一種鼓勵而又安慰的說話，爲之排遣。同時，琬珍對他呢，又特別殷勤週到，感覺得很不自然，慧卿是知道的。在琬的有作爲的說話說出來時，他故作不知。祇有眯着眼睛微微一笑，她有時不好意思，臉也紅了。

琬對於蘊不滿的婚姻，時加以取笑，但蘊是滿不在乎似的。在某個機會，他又說些家庭的故事，以情感的煽動，把她騙到哭泣，她到哭泣了之時，他鼓掌大笑，高呼着：「我的仇已經報了。」她在每個說笑的機會，問他要不要愛人，他很幽默的表示，他已經有愛人了。但問他的愛人是誰，他是不肯說的。迫得沒有法子，他才嚴正而又滑稽的說，他的愛人不是人，而是事業。琬說這是笑話，而慧則不承認這是笑話。

「這不是尋常的笑話，是一句很有作用而又漂亮的話呢。」慧說。

「瞎說！」蘊慌忙地辯正。

「好，就算我瞎說罷。」慧瞞着他，點點頭，微微地笑。

他們在高興地談論的時候，麟書在外面跑來，告訴他們一個消息，每月二十元的津貼，最多發了下個月，再不津貼了。同時他又說，在津貼停止之後，每人也許有二十元遣散費。

「那末，按察使或布政使在預告時，擲得一才或一功，各贈二十籌榮歸了。」蘊川背誦着隨官圖，昂面大笑着：「哈哈。」

「這班狗東西真可惡，捲了這麼多的錢，掛名義維持同志流亡的生活，如此三個月，每人不過六十元，算是維持了。媽的，我們的薪水，也吃不了，蘊，你不是還有二百元的薪水沒有拿嗎？」麟書在拍枱，又頓足而氣沖沖的說。

素來勸人容忍的慧，此時也忍不住了：「好！等他們做人罷。」

「唔，他們聲聲說革命，原來都是一班騙錢的狗才。」麟書真暴怒起來。

「革命，騙同志之命也，」少明沒有怒氣，還頑皮的掉他的之乎者也。「打上海話來說，不過捉癩生罷了，老張，氣死也沒有用的，敢去和他們算賬，才算好漢。」

「去！你也去嗎？」麟拍他的胸。

「不敢去，我不姓張！」

蘊老是默默，琬也不作聲。麟氣了，魯直的他，說去就要去的，他們於是不能開口了。

「何必呢？知道了便算，鬧起有什麼好看好聽呢。氣是沒有用，我們做過罷，上了當了，被人騙了，還好說話嗎？我想，大家各奔前途好了。」蘊是這樣心平氣靜的說。但說到此也耐不住了。「這班投機的光棍，奸詐的小鬼，留他們沒落去罷。我們還有我們要幹應該幹的事。」

「二哥說的對，我們有一天住一天下去再說罷。」琬蹙着開口。

他們沒有先前那末怒氣了。大家在商量他們目前所走的前程。少明是滿不在乎似的，說他的政治色彩不大濃厚，可以冒險返家。麟呢，他表示沒有問題，他有一個親戚在廣州灣做生意，他可以去做夥計。慧卿，她說她前數天已去考過小學教員了，答案沒有錯，是沒有問題。不過每月二十元的薪水，是不容易過活罷了。但她又表示，沒有法子，不好過也要過了。琬說她有一個女同學在香港，可以依附依附。

「二哥！你怎麼樣呢？」大家都對着老不開口的蘊發問。

「我是沒有問題的，憑着我微薄的能力，北上上海去飄泊罷。上海，是飄泊的聖地，是很便利於飄泊的啊！」他轉了樂觀的神氣：「大家何必頹喪，又何必灰心呢，難道每月二十

塊錢，便終老於此地嗎？我們不要說這個了，還是去玩罷。許多地方還沒有走過呢。」

他們剛剛說完，秋松又來了。他報告被捕的小覃，已經被提解回廣州入南石頭監獄了。他們很悶懷着討論，結果是認爲凶多少吉。麟書又發怒了，說他們負責人，祇知自己去賭，去喝花酒，去跳舞，不營救，不理同志的死活。

「小覃，不是他們的賭友，舞友，又不是他們每個人的親戚和走狗，他們是希望你們死，沒有想你們活的，還營救嗎？」慧的眼圈也紅了。

大家面面相覷在嘆息着。

「沒有辦法的，等命運支配罷，我們祇有盡我們微小的力量，在可能範圍設法營救好了。」蘊有氣無力的陳說，最後嘆了一口氣：「唉！」躺下他的帆布床上。

忽然，他接着他的沈痛的心站了起來說：「我要出去走走了，你看，這難得的春光，我要領略領略的，大家上太平山走走罷。」

慧要去探她的教員的消息，麟說疲倦老是不願走，祇有婉表示願意同行。

「好！還是你們走罷。」少明拉着秋松。

「我和你找一個同學去。」他接着說。



「琬！你是這樣子嬌養的，跑走得動嗎？」蘊對於羸弱的琬的氣體，表示疑問。

「你走得動我也走得動，去罷！」她說了，回了白布幕裏，拉出那條絨巾，掛在她的左手，拉着他一道出門去。

他們，由堅尼地街，向繞山的馬路朝上行。許多溪澗的底，給土敏土填平，表示大自然的資本主義化。而山花野草，欣欣而向榮。喜歡做詩的他指點着告訴她：「說香港最足留戀的，也許是此地了。」他倆沿着馬路直上，到了半山，她有點乏了，不斷的喘氣。於是，他半扶着地，走到有椅子的地方坐下。

南國天氣，在初春已經不覺得料峭了。春風，老早是和煦的；而對面九龍的山景，在互映着。而善感的他，心中不禁起了一種所謂書獃子的山河之感。海面的碧綠，浮蕩着輪船，帆船。而輪船的煙囪，吐出道道的濃煙，在輕風中繚繞着。不懂詩的她，還是嘆好景，要他做詩。

「目前的景物，不是舊詩所能抒寫的了。資本主義的鉄蹄，將舊詩人的心靈踏碎了。要做詩的話，還是寫新的罷。不過，何必這樣自命風雅呢？」他問她，「你怎麼樣了，還乏嗎？不，走罷。」

「不，慙慙一下罷。」她堅持着。

他倆不談這個了，她表示她對於他的身世之同情，尤其是婚姻問題，她又想起那天介紹女友給他的話。她挨近了他，右手按着他的膊：「二哥，你真喜歡的話，我今介紹給你。」

「琬，不要太認真罷，以前不過談談笑笑罷了。誰有心事去找愛人呢？我謝謝你，我不是愛情中人呢。」他莊重的對她說：「我們還是行行看山景罷。」

他倆一步一步行上山頂，居然登了最高峯，他吐了一口氣，伸伸他的腰：「唉！三四年來最舒暢的，要算今天。」

「是的，就把今天做一個紀念日罷，不要忘記太平山，也不要忘記同行的我呀。」她也高興的答着，但忽然又似乎嬌羞起來。

「自然喲，我們親切的友誼與同志之熱情，何殊於兄妹，不但不會忘記今天，且不能忘記今天以前或者長遠的更長遠的將來呢。」他若即若離的，作一個友誼的界限的分說：「不是麼？我們不幸的一羣之友誼，即兄弟姊妹之親也不及啊！」

她沒有話，展望了四面一回，轉向下山的路走。馬路上，對面行來一羣男女，其人似有認識他倆的，在耳語着。

「他們一定是說我們了。」琬說。

「也許他們之中有人認得你的。」

「也許是，你我不認識他們呢。我想，他們見我倆一對走路，一定誤會爲夫婦或愛人呢。」她說時，聲音有些顫動着。

「他們要誤會，是管不了的，但不過是誤會罷了。」他裝着很隨便的說。

他倆的情感有點奇怪了。你說他倆不愛麼？他倆的情感是很好的；你說他倆愛麼？他在友誼與情愛之中間，以僞爲不知的說話，做堅固的牆垣，終於彼此之間，還是在濃厚的友情中膠結着。沒有情愛經驗的她，無論理智如何的深刻，也不免在莫明其妙之中，有點悵然了，有點莫明其妙。

但是，朋友同志間的風傳，並不是這樣子的，且說他倆將要結婚了。不但外間的同志和朋友如此，就是同居的鱗書與少明，說話時，也不免擠眉弄眼。不過，聰明的慧，她在他的行動和言辭上觀察，是不相信的。在那天他倆的散步行山，麟和明，是說他倆走到愛情的成功之路了。但慧是否認的。因爲她了解蘊的思想的，因爲她認定琬並不是他的理想的女人。他們是歸來了，在晚上睡覺之前，他便存心試探他倆今日的結果。自然，談話的焦點，又

是愛情問題。

「二哥，你對愛情的見解怎樣呢？」

「我沒有情愛的見解，祇有事業的準備和前途的打算。」

「那末，你心目中不知有愛人了。」

「不是沒有，因為我不懂什麼叫做愛情，沒有情愛的經驗。」

「瞎說！」少明插口說了。

「二哥是假聖人，一定是有愛人，不過瞞着我們罷了。」琬跟着說。

「實在沒有假之必要，也沒有瞞之必要，要愛就愛，要有就有，誰也禁止不了的。但沒有，又何必風流自賞，過屠門而大嚼呢？」蘊的說話有點嚴肅了。「其實，男女間動不動說愛，是很無聊的，有友誼即愛的話，男的不知要討多少老婆，女的也不知要嫁若干丈夫。友誼能純潔與真摯，精神便夠飽滿了，男的何必一定要佔有女的為妻，女的又何必一定要佔有男的為夫呢？」

「對了。我真不明白一般男女，大家好了，一定要結為夫婦。男女間似乎祇有愛情的存在，沒有友誼的存在。因為許多男女朋友，在婚嫁之後，友情也因而消失。我真不明白現

代的男女，爲什麼這樣子無意識。」慧的見血之論，是很費腦力的一句一句緩緩的說的。

「慧的話，真深得我心了。」蘊發出一種滿意的聲調：「但是，我是在慧所說的無聊男女之外的。」

「那末，你是有聊了。」麟很輕薄而有取笑的意味說。

「不要這樣說，老張！我是很明瞭二哥的，他是決不輕易踏上所謂愛情之路的。誰，我可不知，比喻我和二哥，無論我們的生活如何變化，友誼是永久存在的。」慧很肯定的說。

「是的，我敢以人格擔保慧的說話，是絕對的適合。」蘊高興極了。

「人格幾錢一斤？」頑皮的少明說。

「世界上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我是愛因斯坦的信徒，不相信絕對的，朋友，不要太絕對了。」魯直的麟書說。

「事實是最大的雄辯，沒有死，都有實證的一天。」蘊堅決的說。

「是的，我也這樣子說。」慧也同樣堅決的說。

碗沒有做聲，她在細味他們的談話，她在幻想她的前途，當着他們的談話靜息一刻的當兒，她對蘊有所批評了：「二哥，你沒有愛人我是知道的，說你瞞我們，是有點冤枉。不過

，說你是假聖人，是對的。你說你不懂愛情嗎？我以為你太懂得愛情了。你在今日以前，還沒有碰着冤家，碰着了，你要爲愛情而死的。」

「哈哈，」他笑了。「也許是，也許不是，真假是天曉得了。真如你所說的話，我爲愛情要死的當兒，請你看在友誼的面子上，援援手罷。」

三

「各贈二十籌榮歸，」他們各人領得二十塊錢遣散費，說着這句陞官圖中的話，準備散夥了。大家決定他們個人路線之後，都有點惜別的意。大家和新加入的秋松，還是勉強高興，此別前的光陰，很珍重的留戀着。每天由夜飯時到夜深，都是暢談着，一天一天的等房子的期滿。

蘊是決定在房子滿期前一星期走的，但是，他忽然病了。飄泊的前夜之病，是最令人苦慘不過的。沒有錢去看醫生，祇有吃濟衆水了。因此，行期一直延至房租滿期的前兩天，他認定非走不可了。懇勸他再等一星期，病好了再走。但是，他聽了房租期滿了，生活沒有辦法的說話而後，他沒有再說什麼，流着眼淚，掉轉面掏出手帕來揩。

「你不要走罷，搬到旅館去休養休養，一切我負責任，我的私蓄，總可供給你一兩個月而有餘的。沒有錢了，我還有首飾。」她按他的額：「二哥！彼此不要客氣了。」

「這不行的，我們飄泊之途尙遠呢。我們男子沒有錢，還是可以做茶房去，你們女子沒有錢是不行的。」蘊誠懇而又帶淒慘的說：「我是非走不可了。我不忍以殘餘之軀，害累你們的。」

「難道你能做茶房，我不能做女傭人嗎？」琬真誠流露的說。

「不過，琬！你的瘦弱多病的身體，能容許你做女傭人嗎？」

琬默然了。圍着眼兒的淚晶，不禁滴了下來。

衆人拗不過了他，祇好讓他決定了。他們買了一塊錢小菜，做別筵的盛饌，秋松且臨時買了四角錢的燒鴨來參加。他們追念過去的經歷，遙念未來的前途，已經是有感慨了。而幾個月來朝夕聚首的交情之溫懷，在離別盛筵中，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老是吃不下。

「你們作這兒女態幹嗎？吃罷！」麟起來盛飯了。「你看，我又是一碗，大丈夫，不，即大丈夫，能幹革命，不能離別嗎？」

「是的，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散了，才有前途，大家吃罷。」蘊強爲寬懷的道：「可惜

我病後吃不下，不過，粥也要吃一碗，大家飽吃一頓，跑上流浪的征途，才有氣力呀！」

大家草草的用完了飯，爲他整理行李。一個三號的紙皮箱，將棉毯塞了下去還見鬆。沒有法子，琬在她的籐籃裏，抄出了十幾本舊書籍，一並塞下去。收拾好了，他們在抽煙說這個那個，等候旅館的夥計來催。

他們在旅館等到了九點鐘，雇了一隻小火輪，駛到輪船上去。夜之幕，早已罩上了。不過，資本主義化的電火，滿天地的放射其光芒，與自然的黑夜鬥爭着。小火輪僑着了他們，離岸而去。蘊回頭用他無力的眼光，瞞着雄崎的太平山上的鴿籠洋房的輝煌電燈，送臨去的秋波。

「啊！我別了香港了。」蘊不期的脫口而感喟着：「你們，除了慧之外，不久也要走了。」

「是啊！從此一別，不知什麼時候可以重作此可紀念的舊夢了。」琬爲之凄然了。「你此行，我沒有什麼掛念，祇有擔心你身體，而且你現在還有病呢。」

「這小小的病，算什麼一回事呢？我想，離開此地便好了。」蘊知道此離別的悲劇在開演當中，尤其是具有深沈的悲哀的慧之神氣，令得他不敢抬頭，不能不強說歡慰的話了。」



我真值得驕傲了，我有你們幾位熱情的朋友在送行。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但是，我們有朋友的熱情，有革命的熱情，我們是怎樣的偉大呀！」

他的話雖然抱有這樣子的目的來說，除了一個碗在敷衍的同情而外，於他們是無效的，尤其是浸沉在深重的悲哀中的慧。是的，她的悲哀之源泉，蘊已經知道了。因為她對他說過前途的茫茫，又說過：「一個男女的愛人不是理想的人物，是一件很不快慰的事。」但是，她同時又說，「不一定是理想的人物，他或她能夠以一個赤誠的心，長久的獻在你之前，以一絲真誠的愛，長久向你纏繞，這是不忍推却的。」她的戀愛論常常這樣子發揮着，但她「那不忍推却」的温情，使她覺到愛情之杯，沒有怎樣的甜密的滋味了。所以，她有時要表示愛情是很平凡的東西，和吃飯一樣平凡，沒有什麼刺激的話，當然沒有什麼悲哀之可說的。因為這樣子，她對於愛情是很隨便，渴望在事業上展開她的生命。但前途是渺茫的，因此，她的人生也感覺到渺茫了。此回之別緒，更添上一層友誼的難捨，自然是很悲哀的。所以，在小火輪船之中，艙中的五支光的電光，照着她的陰沉的面龐，深鎖的眉頭，平日的嫵媚完全消失了。她老是同頭看香港的夜景，他們說些什麼，是不大留意的。

小火輪開足了馬力，海水嗚嗚的作響，山上的燈光映照下來，海水的波光，好像金色碎

片在浮動着。

「啊！這海水多美麗啊！現在投身下去而了此一生，是如何的乾脆呢？」她很感傷說了之後，嘆了一口氣在淌淚，用手帕在揩掩着。

「慧，怎麼你也悲感了起來？一個人有充分的能力，有堅強的意志，能不斷的追求人生，並不如悲觀論者那麼灰暗，那麼沒有把握的。你何必這樣子呢？」蘊本他的樂觀論，在解說着：「我們此別，是不用悲哀的，我們是利用散兵線，與環境和命運抗爭，不至於怎樣絕望的罷！」

她沒有話了，還是淌淚，碗也沒作聲陪着她淌淚，即秋松也陪着淌淚，麟書與少明也呆了。蘊此時已覺得有沉重的悲哀壓着心頭。

「夥計，到了沒有？」蘊運用移轉目標的方法，打破此悲感空氣的說。

「快到了。」小火輪的夥計答。

大家爲了到了到了的話，都探着外望。

「這不是××輪嗎？快到了。」少明在指點着。

大家忙着準備登輪了。

蘊和他們將簡單的行李安置好了之後，說了一番感謝的話，請他們回轉去。他們老是不肯走，在唧唧噥噥的圍着他說些珍重的話，又說各人今後怎樣幹的話。後來爲小火輪的夥計所催，說多了時要加錢，他們才緩緩的向扶梯那面走。

「二哥！你珍重一點罷，你的身體還有病呢。」大家都這樣子說。

「二哥，我們走~~~~了。」慧嗚咽着。

「慧！你也不要這樣子傷心，我們的前途在等待着我們啊！」蘊忍着淚勸慰他們。「你們到上海的話，請先通知我接船。」

他們與蘊互相握手。

「我們再見！」大家招手的別了。

#### 四

上海是流浪人的聖地，蘊已是說過了。過了半年有多，他們通通都來上海了。慧爲了年老的母親，家庭的生活要她負責，她那找職業的心，比較任何人爲切。她很留意報紙的分類廣告徵求欄，跑了幾個小學，幾個家庭，但教師都做不成，這因爲薪水雖可以付房租，是不

能吃飯的。於是，她在失業羣中徬徨着，和碗珍少明等四五個混在碗珍所租的亭子房裏。

蘆川在一個月刊裏做編輯，月薪是僅僅三十元，生活算是最好的了。此不幸的一輩，除了蘆而外，很少同志者來光顧的。自然，他們各爲各的職業，惶惶的去找尋。慧的愛人傅君，以色彩未濃厚而又有點忠厚之故，得朋友的介紹，改名換姓，在南京××部裏做辦事員。他是很想和她在一起的，然而，在落荒而走之時，事實那裏能這樣子如意呢？所以，祇有想而已。

當時，所謂革命的失敗，是一般所謂同志非同志也者所承認了。在所謂革命的黃金時代，所謂領袖，幹部，羣衆也者，都是胡裏胡塗在工作活動着。口號的亂呼，標語的亂貼，傳單的亂發，文章的亂寫；革命的解釋是怎麼樣，什麼是國，什麼是共，怎樣是左，怎樣是右，除了認定一個夥而外，意識是很模糊的。此夥之結，是封建的呢？還是功利的呢？他們是不問的。不過，「沒有革命的理论，沒有革命的行動。」的一句話，由列窗口中說出的，自然是金科玉律了。於是，革命失敗的病源，就是沒有理論，於是，郭委員，提倡了什麼農工小資產階級論；孔委員，則另有見解，提倡什麼非階級的職業論；於是，所謂×派因爲所謂理論的不同，便劃分了兩個很嚴重的門戶；於是，好談理論的中小同志，非楊則墨的，各依

其門戶，各盡其擁戴的忠誠，以求其政治的出路。而不揚不墨的中小志呢，如蘆川慧卿等的一羣，老是不開口。

不開口雖是不開口，但該理論變了革命的風氣。在他們爭論到那麼熱鬧，也免不了受傳染的。他們一羣之中，又參加了幾位同志做談友。而幾位同志，又是好談理論的大家，在吃了飯沒事做的一個星期日，在校讀書的同志也到來，他們的談論又開始了。

「我想，郭委員的理論是對的，革命是為多數人謀利益的，農工小資產階級是佔了多數，在理論上，農工小資產階級是對的。」郭委員老表的老表的兒子，現在法政大學讀書的C君，擺出很有見解的樣子說。

「不過，老孔是有名的學者，他在德國讀了十幾年的書，懂了許多國的文字，他的說話是不會怎樣錯的，而且，郭委員從前曾是他的學生呢。」被稱為讀書不求甚解的A君，在反對的立場，又作有見地的說話。

他倆，是這樣子的嗷嗷不休。慧隱着蘆川，搖搖首，跑下樓下廚房去泡茶。C君在爭論不已中，轉向蘆川道：

「老趙！你從來是寫文章的人，為什麼老是這樣子不開口？為什麼你在你的刊物上也不

說這個問題呢？」

蘊抽住一根香煙，微笑着說：

「這因為我不懂呀！」

「笑話！笑話！你也不懂。」A君催着他，「你要發表一點意見，郭的理論對呢，還是孔的理論對呢？」

「我都說過我不懂了。」蘊彈了他的煙灰。「其實，我不是什麼革命要人，是不需要懂理論的。我不願意做郭派或是孔派，何必要批評誰對誰不對呢？即使批評了，郭對又什麼用，孔對又有什麼用呢？」

慧泡了茶上樓來，見着他們談得這麼起勁，而蘊川答覆得這樣幽默，她顯示一種輕蔑的神氣，參加着說：

「好！二哥！我代你批評罷。」她笑了笑。「在他們的政治作用上來說，郭對，孔也對。但站在革命立場說，他倆祇是東晉士大夫的清談，於革命無補事實的，不過在現實的糾紛，再加上一層所謂思想的糾紛罷了。」

「哈哈！」蘊川不禁笑了。「慧！你為什麼這樣子高興呢？」

C，A，給她一頓奚落，已經沒有話了。見着蘊這樣子態度，有點不高興，因此本着偵查的態度，要蘊表示意見。

「我不是說過了嗎？慧也不是說過了嗎？」他冷笑着走了。

所謂理論也者，在如此的爭論底下，過了相當的時間。

不過，×派的領袖余先生有點不以為然了。他認定爲了整個勢力關係，這樣子鬧是很不好的。於是，他主張統一理論。郭孔兩委員，是以余先生爲政治幌子的，在命令之下，要統一了。後來還是由郭委放棄了階級理論，一致決定了農工小市民。算是有理論了，但不能不有行動的。組織是行動之始，而××同志會，即由而產生。而現成工具的他們不幸的一羣，在需要上，是有人來拉攏的。因此，慧爲了這個問題，便找蘊商量去。

「二哥！他們要組織了，拉攏到了我們，你想，參加呢，還是不參加呢？」

「我主張，你是參加的好。」

「爲什麼你從來不以這班人的理論行動爲然，又主張我參加呢？」

他昂頭笑了。

「慧！別固執罷。所謂參加，等於不參加罷了。不過，他們和我們算有歷史關係，別的

組織，我們可以參加。但他們的組織，若不參加顯然的，他們會變了我們的敵人。我們政治沒有地位，社會沒有地位，而生活的前途，也要受影響的。」

「我們為生活而革命的嗎。」

「不是的，」他搖他的手。「你不明瞭我的意思嗎？不是生活問題那末簡單，而是為革命為事業呢。」

「你的意思我還是不明瞭。」

「你別傻罷！革命有革命的條件和人物，他們的條件在那裏？人物是什麼樣人物？他們行嗎？」

「那末，何必同流合污呢？」

「不，你又怎辦呢？」

她啞然不語了許久。

「那末，你決定參加嗎？」

「也許是參加，」他點點頭，「慧！你要知道。老虎吃人，獅子也吃人，幫助獅子打倒了老虎再說好了。」



「那末，獅子打不倒呢？」

「不止獅子，還有豺狼呢。」

「那末，是沒有辦法的了。」

「參加，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你知道，他們說過去的失敗，是沒有組織，但我想，有了組織更失敗呢。在革命心理已經破壞的今日，祇好見一步行一步了。事在人爲，我們抱着我們的理智和真情，走入罪惡的洪爐裏去罷。或者，要鍊出我們的金精火眼，爲將來之用。慧！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她似有所悟的，點點頭說：

「好的！參加罷，他們在失敗是沒有組織的口號下，這時候，一定拉得不少好同志，我們借此去物色同志，將來再說罷。橫豎目前有共同敵人在，打倒了再說。」

「慧！你真聰明！這樣子儘再說好了。」

## 五

她在參加了××同志會之後，得了她的同學的介紹，到南京×部去做辦事員，她的生活

及遠在家鄉的母親的生活，每月有六十塊錢，總算有一個解決了。

她在她所反對的政府下討生活，自然是不滿足的。在此時，反政府的空氣是很濃厚而緊張了。她的組織，在南京負了很重要的任務。

在各地，有劇烈的軍事鬥爭，在報紙上，有尖銳的政治鬥爭。而運動，偵探，宣傳，南京的各個小組，似陰影般在黑夜幢幢的活動着。

但是，政府的機關，似有天眼通和天耳通似的，在軍隊裏，在政府機關裏，在學校和團體裏，不知捕了若干人。她那沒有被捕的同志，恐慌極了。但是她，不但沒有恐慌，更加鎮靜，以她能力所及，不斷的工作。

爲了明天是某種大會，是要工作的，他們的小組織在她的家裏開會了，分配工作了。小組書記溫良濟，起立作政治報告。

「現在，反×的情形，已經尖銳化了。我們的軍隊，廣東有，河南也有，即×軍內部，也有很多在準備響應。至於各地的民衆團體，都有表示，我想，我們成功之期快到了。現在，我們應該加緊我們的工作。」他報告完了之後，問各同志有沒有補充報告。

「上海報紙說我們的軍隊吃了敗仗，據機關裏的消息，也是於政府有利的，我真有點擔

心。」服務在軍事機關的王同志靖正說。

「御用的報紙和政府的機關當然是這樣子說的。」主席溫在辯正。

「我的同學張香生被捕了，我聽到黃教授說，是很危險的。」中大學生陳璞卿報告。

「是的，外面的風聲很緊，但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停止的。」主席溫表示他們負責的精神。「我們是革命的呀！」

「對了！」有人在呼應着。

「我們的反×傳單，已經印就了。明天體育場，有一個大會，我們的同志，要在大會中去散發。第一則以使×××寒心，第二，表示我們工作的緊張。」主席溫，站在指導者的地位，這樣子堅決說着。

「不過，大會中不但軍警林立，而且便衣偵探及黨員偵探是很多，事情是危險的。」組員趙國雄，很憂慮的說：「我們中真是有一個同志給他抓到的話，重刑之下，我們都危險了。我想，還是考慮一個週全的方法好。」

「是呀！趙同志的話很對，我們同志每個人都是負有重要使命，不能隨便這樣犧牲的。」陳璞卿應聲說。

「是的，還是慎重一點好。」拉攏黨員的名手孫百城，他的如懸河之口，也訥訥了。「不是我們不肯犧牲，何必白白去犧牲呢？」

溫主席也沒有主意了，低着頭不作聲。但是，他是一個小組的書記，老是低頭，是不能下會的。而且，他是郭委員的親信，素以活動著稱的。於是強裝着鎮靜，慢慢的抬起頭來，用眼兒四面溜着，向每一個同志打量。

老不開口的慧卿，和她的女同志王蕙是坐在一排的，她倆列席會議，從來是很少開口的。但慧的口雖然不開，而態度有點異樣，比平常是嚴厲得多了。溫主席是聰明的，覺到了。不能不打起精神再發言。

「我想，我們非想一個辦法，在明天大會中發動出去不可。」他向着慧說，「陳同志，是不是？我想，男同志派發傳單是很危險的，還是女同志好，因為女同志可以免人注意。」

慧冷笑了一聲，很從容的道：

「沒有問題，要說革命的話，是免不了犧牲的。沒有週全，也不必慎重。你們怕危險嗎？不去好了。傳單一並交我罷，我和王同志明天負責散發好了。」

「陳同志說得很對，革命黨人的辭源，沒有危險的名詞的。」慧的輕薄的說話，隨着她

的激昂的態度出口。

溫主席本來是很不好意思的，但是有了兩個女傻瓜去工作。報告有資料，前程不怕沒辦法的。於是接下了羞愧的心，裝着誠懇的，對她倆表示欽佩的神態。

「是的，陳王兩同志是很勇敢的，這工作是很相宜，是最好不過了。打倒了老×，兩位女同志的功勞是很大的，論功行賞，應在我們之上。」

「對了！」璞卿等幾位同志，輕輕的鼓掌。

「溫同志，不要說這話罷，什麼我都明瞭的。派發幾千份傳單，不是一件怎樣了不得的功勞。我們應做就做，說不到功，論不到賞，而且我們革命也不是希望有賞而來的。我想，我們女子的生命，不見得比男子賤，我們女子的腦根，不會比你們男子笨。你們男子說不便，是很有道理，但不要說有什麼重大使命不能去。倒×爲必然的一個小階段，在此小階段中，做得到，無論什麼危險都不推辭的。」慧有點冒火了，但說下去，他們是下不得台的。乃轉她的口道：「是的，你們也有你們應做的工作，此事我和王蕙同志負責好了。後天的上海報，一定增加一條小小的新聞電報。」

「現在，可以散會了罷。」慧站了起來，向溫主席招呼：「溫同志，傳單在你家裏嗎？」

你送給我嗎？」

溫有點遲疑。

「不，我去取罷，十一點半你要等我。」

慧說了，拉着王蕙，嫻嫻的走了。

她倆攜手在馬路沿傍走着，王蕙是忘不了剛才的情景的，有點牢騷了。

「他們是拿我倆女子做傻瓜。」

「蕙！沒有怎樣傻的。我們祇問應做不應做，不管所做的是傻不傻。我們胡裏胡塗不知道，是真傻了。但是，我們是很明白的，須知××是我們目前的大敵，是急切打倒的呢。」

「但是，他們拿我們做傻瓜了。」

「不見得罷，我剛才的說話，就是表示我們並不傻呢。」慧挽着了蕙，低聲的說道：「蕙！他們也怪可憐的，有人捉他們的傻，他才來捉我們的傻。我們知道他們是捉我們的傻，但他們不知有人捉他們的傻，而且，他們，如老溫，他今天晚上，要作一個很好的夢呢。」

「當然，將來他們有好的差事了。」

「差事，不過是差事而已，不祇差事，現在還有活動費開銷呢。我們散會了之後，我想他們已經到夫子廟去捧歌伶，還是到鈞魚巷去找私娼了。」慧怕這話要勾起惹的牢騷，轉安慰着她。「你也不要怒氣。我們的革命觀點，和他們不同，和他們的所謂領袖也不同。我們的生命意義，是和他們兩樣的。」

「那末，我們明天的工作，爲誰辛苦呢？被捉了不是很冤枉嗎？」

「喂！你爲什麼又不明白了，這是小階段中應做的呀！」

「去了猛獸，來了毒蛇，何苦來呢？」

「我們不能同時將猛獸毒蛇並除，不能不順着自然的環境做去。打了猛獸，才能打毒蛇呢。不祇毒蛇，還有獅子豺狼惡蠍臭蟲呢。」

「那末，革命更沒有辦法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呢。有一步做一步，我們的精神永在，在最近之將來沒有革命，在較遠的將來不是沒有希望呀。我們還是緊咬着牙齦做去罷！革命要期之這班人，好像是向和尚借梳了。」

「我們一兩個人，有什麼用呢？」

「天下之大，不祇是我你兩人罷。除我兩人之外，同調的，據我所知也不少呢。即沒有話，我倆就不幹了嗎？革命者有時要獨往獨來的，沒有辦法的時候，一個人也要幹呢。這是我們革命黨人應有的意志，也是革命者生命意義之所在啊！」

「慧姊！你比我清楚堅決得多了。」慧緊緊的握着手。

## 六

日本在瀋陽所發的砲聲，打開了中國政治和平的局面。××同志會的領袖，幹部，很多的興高彩烈走馬上任，四年苦鬥，目的始達，又是另一種革命成功了。

慧爲了她的能力的超越和工作的勤慎，在一年前已高陞三等科員。這回，她的領袖來做部長，次長司長也是她們的同志了。自然，這種大同志，從不參加小組，她是不認識的。論功行賞，溫良濟做了局長，孫伯誠也做了委員，趙國雄也做了司長。但是她，還是一個三等科員，和王蕙一樣，職業和生活，沒有變動到。

在慧那裏是沒有什麼的，她所辦的事情，所拿的薪水，沒有什麼兩樣，不同的，就是沒有同志了。



從前，每一星期小組一個例會，工作緊張之時，還要開臨時會，黨費所得捐特別捐，捐得不亦樂乎不在算，所謂工作也者，寫傳單等等，鬧得頭也昏了。現在，她的同志多如願以償了，除了若干還沒飯吃的同志同她借一塊兩塊外，得意的同志，在三個月來，沒有半個影兒登過門來。在慧卿，樂得耳根清淨，安心爲生活而工作，到沒有什麼。但年青一點的蕙，不免要作知有今日悔不當初之嘆了。

「今日，早已知道了，何必又悔當初呢？我們不靠什麼黨派，靠我們的能力，換我們的生活，不是很偉大的嗎？我不說過，不能以革命期望他們嗎？我們何曾有什麼？許多許多拼命的同志，弄到家散人亡，現在還沒得飯吃呢？」

「真沒有天理！」蕙憤然了。

「沒有天理，他們有他們的人理呢？」

「什麼人理？狗理，烏龜王八蛋理！」

「哈！」慧笑着說：「蕙！你又牢騷了，又氣了，何必呢？看他們幹罷。從古浮華如轉轂，他們遠離我們，不見得我們是不幸。世界是努力者的世界，革命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和黨棍官僚主義者的事業啊！」

她倆，從此不和所謂同志來往。而同志也者，除了窮的同志爲借錢吃飯而來的之外，做官的，也許是忘記了她們了。

慧卿和她的愛人老早結婚了，然而，爲了生活，還是各自分飛着，她獨自一個人，在寧靜中工作着。生活着。政治上的難死難活，也不問不聞了，即做了委員太太的琬珍，也少來往了。

但人事複雜，是不能長遠寧靜下去的。實在，她也不是永遠寧靜的人，她的環境，雖然有點令她苦悶，但她的人生的追求呢，是不能令她寂寞的。所以，她和她認爲志同道合的同志，常常通信。

與她有深刻友誼的蘊川，是同志中打最前鋒的一個，但是，久不接他的信了。打聽的結果，她才知道他窮病交加，在上海流浪着，這要惹起她的悲憤了。她將她的儲蓄中的二十元，匯到上海去接濟他。同時，並寫了一封信。

蘊哥：

久不接你信，以爲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多方打聽，才知你在冠蓋滿京華的今日，窮

病交加的流浪在黃蒲灘頭。素以平心靜氣勸人之我，此心有點不能平，此氣有點不能靜了。

現在我又回頭一想，這也難怪。我們爲民衆的利益而革命，民衆的痛苦在外患無以禦內憂日以增的今日加甚着。則我輩之不幸，宜也，又何必悲憤呢？

革命的黃金時期在胡塗的革命心理破碎之後，整個政治與社會，都在個人主義的魔鬼踐踏之下，此時代是必然來臨的。此時代不是我們的，我們拋棄了罷，比敵人還險毒與卑劣的同志，我們也拋棄了罷！所以，我們在創造我們的新時代的當兒，不能不先結合我們理想的，有深銳的理智與熱烈的真情的同志。

你的病，我想是，頻年工作勞苦過度者居其半，而情感的抑鬱也爲其半。如爲前者的話，宜好好的調養，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有健全的身體，才有健全的事業，希望你好好調養。在你病中，我當盡我力量幫忙你。你的能力，必然隨你身體之健康而恢復。如爲後者的話，請你放開一點，人生苦樂皆陳迹，是不必有所嘆惜的。我渴望你，你能到南京一行的話，我甚願伴你一遊你從未遊過的革命的耶魯撤冷——總理陵墓，一訴煩冤；一遊半城煙雨全湖水的玄武湖，一洗塵俗。在帝國主義者及軍閥鐵蹄下的同胞

是等待着我們，要我們爲他們死，不容我們安閒病的啊！

請了，給你一個熱情的敬禮。

慧卿 五月四日

她的信去後沒有一個星期，蘆川真個來了。

「蘆哥！你怎麼蒼老了許多？髮兒也有幾根是白了。」她見了面，很驚訝的問，然而，聰明的她，知道此不能自己的話，是會挑起他的感傷的，忽然她又轉口了。「你對革命算是對得起了。」

他的疲倦，表示他還有病的，她挽着他下船之後，由下關雇了一輛汽車，送他到××旅館去。她爲了她的職務，匆匆打了電話通知他們認爲的好友，約定晚飯的時間後，又返部工作去了。

他們在一家天津的館子裏聚餐，除了蘆，慧而外，則有浪跡京華的m，l，w，三人，還有當年報館同事而現在×部做科員的c君y君。弄了三塊錢的和菜，大吃大喝起來。

「這真是我們劫後的聖餐了。」蘆在哀樂之情交集當中，悲喜交集的說：「我真不料還有生命到此地，更料不到與諸位能在一起吃飯。」

但說到這一點，有點凄然了。這一桌中，除了蘊和慧之外，他們都是他倆在流亡中結合的同志。而舊日的，死的死了，有流亡在他方覓食而不能見面的，有的簡直連消息都不知道。同時，他又想起了做了達官貴人的朋友，對他的壓抑和攻擊，他又有點憤然了。不過，他是善於自慰的人。不禁歎然的說：

「慧！我們的朋友還有呢。」

「是的，我們從來是有朋友的，不單是朋友，而是親切的同志。」慧說。

「我真有點怕聽同志的名詞，因為有人叫我做同志，比叫我做烏龜王八蛋還難堪。」m憤懣的說，他那內心的憤火，燒得他眼根都紅了。

「m，何必這樣子憤怒呢？過去的許多同志，並敵人也不如，如你所說，並所謂烏龜王八蛋還不如，我們拋棄他們好了。但是，我們還有舊的同志，還有未認識的舊的同志，還有新的同志呢。」慧委婉的接着說。

「同志，這名詞給他們糟蹋透了，我們今後，還是做事業的朋友罷。」w君提出他對於同志朋友的解釋。

「老w說的很對，我們真不要稱同志了。」

「好！等同志的名詞他們不用時，我們在我們革命定義之下，再用好了。」蘊也依照他們的意思來說話。

他們話說完，飯也用完了。他們也散去了。慧拉着蘊，說要和他去看瓊珍。

「唔！她已經是委員的太太了，何必要看她！」他拒絕了。

「不過，我們當年是有交情的呢。她的態度雖然不是從前一樣，但人情上要敷衍敷衍。」

「慧勸他去。『何必這樣子的說呢？』」

「沒有什麼？不去就不去，我們還是回旅館去談談罷。」

她知道他從來很聽她規勸的，現在所以拒絕，她想，一定是有道理的，她沒有話，順着他的意思，乃叫部東洋車隨他回旅館去。

喝了茶，他倆對着坐下，他在香煙罐裏，拿起一根香煙，劃自來火抽着。

「慧，我告訴你我不去看瓊的理由。不是，你也許要誤會我是不敷衍舊日有交情的朋友。」他又抽了一回煙。「我們過去的交情，的值得永久紀念的，她對我的友誼，我是很感謝的，不過現在，祇好拿來做古董看了。」

「這是怎說的呢？」

「君告訴我，她知道我要到南京來了，對人說我罵人多了，不是，她可以爲我找個差事。」他哈哈的冷笑了。「我是找差事的人嗎？她這麼看不起，還好意思見面嗎？就要找差事的話，打江山我盡過力，要做事，也有做事的權利，要分贓，也有分贓的權利。何必要去求她，向裙帶中討着差事呢。不是爲了主張的話，我以我的能力，做任何人的走狗，老早發跡了，何必今日才向她的裙帶下乞憐呢？慧！她這麼輕薄，真不知她用意之所在。」

「不是罷，不是她親口說，你親耳聽，閒言閒語是信不了的。」

「是的，這是你有力的辯護，但我要問你，你和她是常見面的了，你從不罵人的，她的丈夫做了委員了，又有黨派的關係，爲什麼你也得不到幫忙，還是如前一樣，出賣多的勞力，換低的生活？」

她沒有話說了。重友誼的他，喜怒少形於色的他，從來都是和她很客氣地敷衍的。現在，她給他的話打動了。碗對她不比從前，勉強敷衍的態度，浮影在她的眼前，她拿起茶壺，倒了一杯茶，不作聲喝着。

「無爲的敷衍，不但費時間，而且傷害了心靈呀。」蘊進了一步說。

「病好了再說罷。」

「這我到有點不敢苟同，我對於是非恩怨，是很分明的，我主張，我不負人，人也不能負我。」

「是非恩怨不明的環境，不能容許我們這樣子的。二哥！你知道，這於事實無益，於心靈是很傷害的呀。」

他的頭，低下去了。於是她不好意思再說這個，轉了口問他的身體。

「我的身體麼？以年來工作的勞苦，真虧損到了不得。工作的結果，在他們，是陞官發財，在我，是身體精神，兩都痛苦，真蠢天下之大才。」他憤憤不平的說。

「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們本為主張而奮鬥，不是爲他們而奮鬥，他們很聰明的投機，他們是幸福了。但是，我們是不能承認爲他們而奮鬥呀。我們的奮鬥，虛枉了是真，但並沒有錯誤的。我的話，在信中已經說過了，我們是不能這樣子罷手的啊！我們從今後要重整我們的隊伍，新定我們的路線了。」

「然而，我的身體是這樣子了，是不是第三期肺病，是很難說的。現在，醫病的機會也沒有，我想，我的願望，要和身體同歸於盡了。」他說到此，有點嗚咽了。

她的眼淚，也不期的流了下來，但她又恐怕傷了他的心，起來倒茶，掏出帕兒，背着他



來措。

「我不是說過，我願負責你的醫藥費嗎？」她說。

「這不行的，你每月不過八十元，你自己的生活，你家庭的生活，我寧可去要求那沒有政治關係的朋友去幫忙，決不能累你的。」

「行嗎？」她奇異的問。

「怎不行？沒有政治關係的朋友，他們雖然不懂談革命，談理論，但他們是還有道義。肯以友誼向他們開口的話，三二百元沒有問題。但所謂同志嗎？不說幫忙你，你想見他也沒有辦法。他們當年可以怪親密地叫你做同志，所謂同志者，即工具而已。工具用完，是不需要了。不需要也不要緊，以路人相待好了，但是，他們不祇以路人相待，要以敵人相待呢。」

「朋友要你起，同志要你死，無怪這兩句話要成爲同志間的歌謠了，這真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政治集團。」她也很憤激的嗚罵了起來。「但是，過去由牠過好了，未來，你又是怎樣呢？蘊哥！」

「你有朋友幫忙，不至於不會好的。」

「那末，自然提起從前的勇氣來幹。」

「那是很好的，祇要勇氣不消失，前途不怕無辦法的。我相信，我們在過去，已能夠造成一種運動，今後更加增了經驗，比較是很有把握的。蘊哥，過去是我們領導自己，今後還是我們領導我們自己罷。」她說。

「那是很對，不過，有點費力了。」

「世界上沒有事業是不費力的，祇有庸人和狡猾欺偽的人，才不費力。」她興奮極了。  
「蘊哥！我對你沒有什麼擔心，我祇擔心你頹喪，我們是不能頹喪的。頹喪，一切都完了，事業是完了，我們的人生，也沒有一點意義。你能提起你當年的勇氣，不怕沒有一個光榮的前途。蘊哥！記着，光榮的成功，固然是我們的期望，光榮的失敗，也是我們的期望啊！我們有我們的能力，還有我們的同志，我們有高尚的理想，有熱烈的真情，我們是很有將來的。」她好像演說般，很激昂的說。

「低聲一點罷！」她見他太興奮了，輕輕的對他說。

「蘊哥！我們分散跑向全國去幹罷，在我們理想的條件下，去認識同志，我們回到我們

從前的社會能。現在外患這麼嚴重，內憂又是這麼厲害，很有亡國的可能。我們的同志，有救國的機會，以本能去救國，不的話，去做亡國後的工作準備罷。」

「慧！你真進步了，比我還進步，你這進步，是在我當年意料中的。」他伸他的手，和她緊握着：「慧！就是這樣子幹罷，我已經不寂寞，不悲憤了。」

他倆和新的不幸的一羣 m 君等，遊了兩天名勝，他很滿意的要走了。

是長蛇般的京滬鐵路爲日寇打斷了之後的第一次通車，他們送蘊上了三等車，談了一刻，開車的時刻到了。他伸首在車箱外，和送別的他們招呼着。

「走了，再會！」

車開了，他們，各揚他們的巾，慧的美好而莊嚴的風姿，在苗條的身材趁配下，亭亭的在六七人一羣之前立着。蘊的車愈行愈遠，人影也漸漸淡了。早晨陽光照射下的她，薄薄的花印布衣，在微微的飄蕩着，好像是一個諸神護衛中的女神。

「話雖這樣子說，我要抱着甯人負我，我不負人的心。」

# 詩之藝術

春  
霞

詩之藝術也就是寫詩的手法，形之於外的可分爲（一）詩行的運用；（二）詞句的構造；（三）音韻的自然；（四）節奏的和諧，這四項。如何將詩的生命發揮到頂點；如何使情感超然化而使各個人能夠領味；如何將詩中所蘊藏的一切理想，願望，憎惡，憂煩的「個人經驗」傳達出來；這都是詩之內在的藝術，無法可以說明的。如果照詩之實質重在情感，詩之表現就是一個自然的說法，那末，無須理智爲媒介，而能直接將個人經驗經過情感的聯合作用傳達到鑒賞者的心靈深處，引起一種特殊的美感和反映，使人纏綿悱惻無已，這便可以說是詩之內在藝術了。再說明白一點，先採用纖巧的手法將情感充分的傳達出來，然後再和詩之外形的藝術溶合，詩之內容不呆滯而詩形又不失却搖曳的風姿，這就是詩之藝術所以重要的緣故了。

詩之內在藝術往往是不自覺的，硬做做不出，有時而又弄得很好，所以這一點很難。做

不出的緣故是因爲天才的關係，而弄得很好的也是因爲天才的關係。許多作家過抱拘泥，常時反使詩境濃得化不開，雖然在外形上已經有了完美的風格。有的祇注重內在的藝術，執意要將詩的生命帶到頂點，可是在詩的外形上又是失敗了。能夠寫出一首內容不呆滯而詩形又搖曳生姿的詩歌的實在很少。寫詩之難正有如作畫。這一點也不假。

詩境的描寫與詩境的創造截然兩事；在描寫方面有「表現」，「再現」的分別；而在創造方面祇要揪住一個靈魂就行。在「表現」與「再現」的時候，不妨形容盡致，曲曲入微，使人的靈感陶醉，興起波翻雲湧的情感作用。詩境的創造在給人一種深思，一種暗示，最忌的是一下筆就將全詩的意旨拿出來。很多人不懂這個說法，譬如寫一首鼓勵戰士的詩歌，一開頭便要衝呀衝的先來這麼一個提境，不單太缺乏了詩趣，也破壞了詩的特殊功用。寫詩不是喊口號，不能那麼鋒芒畢露的顯出原形來。這是一個幼稚病。有的人像是明白這個說法，結果便弄成不知所云或者是平淡無奇的東西，這可以說是老練病。這兩種毛病的來源根本就是缺乏詩之藝術的修養。

詩之外形的藝術也很難以說出一個具體的辦法，譬如詩行的運用，它的變化可以無窮，但是要取其整齊，否則全局的格律便受其影響。有人會反對過採用十四行詩體，說是此詩的

產生原受了西洋詩的影響，我們學習西洋詩的形式格調未嘗不可以，可是不能適合滿意，最大的原因，我們中國的文字與西洋的文字組織不同，中文是一字一言的很單純，而西文有自一言多至十數言的，所以不能夠用。這個說法未免可笑。十四行詩體是不是祇可以用西文寫？是不是用中文寫起來就不合式？現在姑舉出一個例來看。

往常的天幕是頂無憂的華蓋；

往常的大地永遠任意的鋪張；

往常時摩天的山嶺在我身旁？

峙立，長河在奔馳，大海在澎湃；

往常時天上播着新靈的雲彩，

暴雨同駕雷快活得像耍病狂；

還有青田連白水，古木和青流；

一片清明，一片無邊沿的晴靄；

可是如今，日月是一樣的運行，

星辰的運動并未曾絲毫的變換，

早晨帶了希望來，落日的餘輝

留下沉思，一切都照舊的歡欣：

如何這世界又平添一層燦爛？

因為我掌中握着生命的權威！

——孫大雨：「愛」

詩如這樣用中文寫的十四行詩，可以說是不好嗎？

十四行詩寫得不好的固然有，那是詩之手法的問題，而不是十四行本身祇宜於西文而不宜於中文寫的問題。不過寫的時候費點思索罷了。當然不可偏廢的。

詩行變化可以無窮，隨意怎樣排列。很多人為傳統的觀念所誤，寫起來就是四行一節，十六行四節，或者每節八行，或者每節的前或後有二行是低格寫的，同樣的疊句，或者也寫成前後二節疊各四行，而完全重疊的；中間的四節每節是六句。寫詩而這樣的刻板，又不是十四行，這才真要不得呢。

詞句的構造求其緊湊，而不在于乎典雅；音韻求其自然而不故作。如果這樣寫成詩，節奏一定和諧，效果一定很好。我的朋友蔣曉光，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無論是詩境的描寫與詩

她的創造上面都很有成就，尤其好的是詞句構造的緊湊，韻脚自然的協調，詩之外形是搖曳生姿，詩之內容是揪住了靈魂，詩的生命永遠持續的存在。這就是說在描寫上不厭其詳，在創造上給人一個有力的暗示了。這首詩一共祇有八句：

像一片無邊的白銀鋪在地；

像少女濃抹雪花霜，在臉上；

像壓死了重重黑幕，在晚上；

像浪花飛濺着，在江上；

像鳥雀死去了，在枝頭；

像太陽埋葬在山崗；

像一支銀箭射透胸膛；

當我踏着雪路徬徨！

這首詩的妙處純在以許多想像襯托出一個情感來，當我們踏着雪路徬徨的時候，作者所描寫出來的想像誰都要感覺得到的，我們讀這一首詩，不單是格調鏗然可口，便是他的想像也在一層一層的進展，極爲生動活潑。據他自己說他不大寫詩，由此更足證明詩完全是一時



靈威的作用而不可強求的了。

於此，我有一個感慨；詩這樣一個玩意確是不大好弄，很多有名(?)的詩人寫出來的大都是虛構無實的無聊作品；絲毫談不上藝術，譬如劉大杰，他的詩我雖未曾多讀，可是我所見到的就是不行。東京之夜第三首秋神是這樣寫的：

風兒淒淒！

雨兒淅淅：

不是，不是。

是秋神的相思，

是秋神的哭泣。

這種東西配說是詩，那我可以一口氣寫他幾十首。真是大笑話，難怪中國的詩人多如過江之鱗了。

此外還有曾今可，這傢伙更是無恥。寫了一本淺薄無聊的「愛的三部曲」，居然也搖頭擺尾以詩人自命，而將他的臭氣播揚到日本，有人說他是文壇的臭蟲，下期我打算對他做點「捉臭蟲」的工作。

詩之外形的藝術除了詞句的構造音韻的自然而外，全詩的節奏更要和諧；這就是說聲調的變化固然須要繁雜，音節上更須求其完美，尤其是寫抒情的詩歌，假使完全出之於赤裸裸的描寫，而沒有和諧的節奏，那所欲發抒的情感就不能委曲傳達出來。音樂之所以能夠動人的地方便在一個節奏，由節奏裏邊分別出喜怒哀樂，聽了沒有不使人動容的；詩歌也該如此。以我所見到的詩歌，不合完美的，過去王獨清曾在這個上面努力過，他的初期作品死前反威民市等都很有成就的；尤其是詩的節奏方面，現在，據我所知，注意節奏的詩的作家實在很少了。談到這里，我又要提起曾今可了。在他主編的新時代月刊裏，他有一首詩題名是「一個黑暗中的囚徒」，是這樣寫的：

有一天，我與你散步於郊外，

我們站在那水邊的樹蔭下，

——同看着天上的雲彩。

你說：「雲兒時刻變着樣，

那是多麼美麗的色彩啊！

可惜不能拿來裁作衣裳。」

另一天，我與你打小橋經過，  
我走到橋下，在水中嬉戲，  
你坐在沙灘上曼聲唱着歌。  
你歌道：「人生當及時行樂，  
青春如雲影在天邊飛過；  
縱情呀！須知美景難留。」

又一天，時間是在黃昏以後，  
我送你回到你家庭門口，  
你親切地，依依地握着我的手。  
你說：「光明就躲在這夜幕之後，  
牠終會來到的——也許在不久，  
耐心地等待着吧，我的朋友！」

而今，那舊事何堪回首？

禮教的惡魔在你我的面前，

劃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你在信上說：「請你忘了我！

我是犧牲了，我無力反抗，

我將來為黑暗中的囚徒？」

這一首詩除了第三段勉強而外，簡直說不上是詩；雖然他將所要說的話是用詩行一句一句的排列了。全詩的節奏不和諧那倒還小事，就是一字一句讀起來也不流暢。說它是詩不像，說它是散文又不像，究竟算是什麼東西呢？

我以為詩之外形的藝術之難，莫過於「節奏」，這個東西一點也不能假借，一點也不能做作，文是隨着詩的情感在活動的，所謂抑揚頓挫就是指這個說法。我自己曾在外灘公園寫過一首抒情詩，因為以前我曾和一個少友來遊過，常時要到更深四處，後來她離我而去，我獨自再舊地重臨，不由的要傷感。所寫的詩雖祇短短的四段，自信在節奏上還過得去。現在

我將它寫在下面。

寒潮凝結了，

古典的夜市噉，

世紀末的悲哀。

我曾這樣想：

「黑暗染上美的光輝，

江那裏有我感情的殘體。」

假使你今夜也來，

詩樣的情緒，

和往昔一樣的連綴；

駕着風浪的Nike，

「傳奇中的史料，我想

美麗的當不止這些。」

柔情和眼淚，

永恆的存在；

除非你願把我的真誠，

縊死在理想的荒岩。

「那是可以交換的，就此

溶解殘忍的陰霾。」

寒潮咽沒了，

古典的夜市嘯，

懷舊的悲哀。

我會這樣想：

「江那邊有人抑鬱的徘徊，

把我感情的殘體向黑暗中掩埋。」

詩中我最反對用西文，然而我這首詩的第二段却不得不用；因為不借用 *Zwei*。這一個聲音，這一段詩的節奏就很難使它圓滿了。在詩的節奏上除開借用西文的綴音之時，還有一個方法，便是用疊句，疊音，疊句疊音西洋詩歌裏面用得很多，取其婉轉多姿的緣故。中國採用的人也很多。的確有好處。然而往往濫用了反不見其美。關於這一點意見，留待將來再談。

詩之藝術非一言兩語所能盡事，便是擇其一端而言，也非短短的文章所能說得透澈。總之，詩的手法是屬於自由藝術（*德語 freie Kunst*）一門，不受任何限制；在詩的藝術上面可以將人的天才發揮到頂點。

## 古城的月色

笑 鶯

接連去學校看了她兩趟，她那無邪的天真給他擊破了。今天本不打算再去，然而爲了她來信說有要緊的話對他講，約在今天務必要去一趟，他這才決定了。

他心想，女孩子的性情可太古怪了。起先，并未知道她在上海；聽見朋友說了，又因爲她一個人遠離鄉土，委實太寂寞可憐，去看她是出於一片純潔的異情，而沒有一絲一毫的牙念。那孩子弄左了他的意思，只當他是來找染指的機會，見着他便含着無限的風情，這便他感到一種苦惱。居心地和她斷混下去，自己年齡實在不夠資格；馬上斷絕和她往來的關係，又有點放心不下。小小的年紀不好好讀書，專門在這個上面轉念頭，真是女孩子們的通病。他屢次想依老賣老的教訓她兩句，但他的話頭沒有一次不是給她的笑靨壓住了。美色當前，人人喜愛；何況他這時雖上了年紀而未能忘情。每次從她那裏回來，他覺得身輕如燕，萬慮全消，自己彷彿又回到青春時代。一種不可抗拒的女性的魔力牽引着他向非常之大的慾念中



跑去，他意識到那個絕腰擁抱的歡笑，他又意識到那個剛在教育的少女橫遭摧殘的哀啼，他不覺長長的吸了一口冷氣，從遠處像是來了一個大聲的叱責，他覺得自己簡直豬狗不如。

「這是可恥的行爲！」

想到這一點，他便要開口罵自己兩句。

每次都是這樣從無窮悅懽的雲端跌入空虛的隙縫裏。他覺得，從她那兒帶回來的一縷溫情能夠使他生的分數很少，使他陷入罪惡而死的分數較多。自然，這一半是他沒有勇氣對她說明自己原來的本意，一半是他對於女性委實還懷着十分需要的飢渴。爲了這一種心情曖昧的苦惱，有時幾乎逼得他失聲哭出眼淚。憤恨自己到了極頂的時候，他不能不將這一切歸罪於那個早熟的少女了。

「無論如何要對她說明白，唉，無論如何。」

這一下，他決心將幾個月來的內心的苦痛說給她聽了，就算她聽了要怒惱，也得要說；大不了下次永不和她見面。私下裏在盤算着，車輪戛然停止了。

由西門電車站橫過街口，一直過去轉一個大灣，便看見學校的大門在黃昏的暮靄裏浮着一個輪廓。拖着黑影搖進去，裏面已經亮了燈火，耀在臉上有點熱；熱過了之後，周身起了

一種不自然的感覺。

因為來過幾趟，那個年青的看門的夥計一眼看見他便皺起眉頭，從他臉上飛下一個不屑的神氣，接着便帶着一種質問的口氣露出一嘴黃牙齒。

「邵小姐嗎？這麼老晚的！」

「是的。她叫我來的。」

「那麼你等着。」

「好的。」說了這一句，他便將臉轉向外邊。那個傢伙的樣子太難看了。

靜靜的立在廊下，因為環境太美麗了；他想起「持燈的女子」那齣熱情的喜劇，彷彿一個少女穿着古代的繡花的裳裙嫵嫵的拿着紅燈打他面前走過，兩隻手是白嫩無比；又彷彿她高高的提起燈來照着自家的臉，最後是嫣然的一笑走開了。這一種溫熱的聲色的誘惑，又使他想起帝俄時的妖僧拉斯布丁，喜歡女人，更喜歡醇酒；過着一種驕奢淫慾的生活。他想起那個妖僧在戰爭恐怖達了極點國家便要滅亡的時期，還是那麼大胆的一手端着斗大的酒盞，一手擁抱着肥胖的女人，不由而然的將頭點了兩點，他很肯定的承認他自己是一個卑怯者了。

「爲什麼我不可以那樣大胆的妄作胡爲呢？爲什麼我硬要壓制性的本能的發展而去講什麼道德呢？自家現在還不滿三十歲，究竟未十分衰老，這未免自暴自棄了。說得過甚一點，簡直自己侮辱自己。和她試一試又有什麼要緊？誰能出來干涉是不應該？誰能出來干涉我上了年齡不夠資格？啊啊，一點沒有道理，誰能管得了！」

眼睛在燈光的逼射中，閃出一片錯亂的模糊的影子，最後他看清了那是一個少女的腿在顫動。

「嗷，誰能管得了！」

一團慾火很快的熾熱起來，他便有如游泳在春天的池沿裏。周身起了一陣非常的柔情的顫抖之後，他知道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是支持不了了。

「該怎樣向她說呢？啊啊，該怎樣向她說呢？」

這時，他在盤算着。候她出來應該對她表示如何的親熱；談些什麼話；自己的心事也很要緊，應該如何全盤的傾吐出來；尤其關於她姊姊，那是非解釋不可的。

這樣決定之後，便打廊下踱了幾個來回；來時準備好了一股正氣至此都化爲過眼的雲煙；他爲着這一種妄念的驅使，心頭躍躍的也有點呆然忘形了。

屏門呀的一聲開了，從裏面飛出一片女性特有的柔膩的笑聲；那個看門的小夥計嘴邊掛着一絲說不出的表情，跟着跳躍着跑出來的是一個紅了面頰發育尙未十分成熟的少女。她愛嬌的笑着跑過來，一把緊捏住他的手心，兩隻滾圓的肩頭接連的煽動。

「嘻嘻，你，……你說啊！爲什麼這時候才來？」

小夥計在一旁瞪着眼睛。他覺得那個樣子太可怪而且太討厭了，連忙和她搶前兩步走進會客室。會客室裏的電燈沒有亮，暗中他一面摸索着旋開機，一面將她緊緊的摟在懷裏，倉促之間口唇貼到她的頸項。燈一亮，她笑着扮了一個羞紅的鬼臉，便又毫不在乎的從他懷裏掙脫着走開了。這一下，反是他臉上泛起一陣輕紅，一時又不易退去的老留在那裏，屢次總想把頭頸低下去，然而又恐怕給她看破了難爲情。這時，他覺着倒是站在走廊下面讓那個小夥計儘管朝他瞪着眼睛來得好了。

「你說啊！」怪媚人的一聲。

「說什麼呢？」

「嘻嘻，你這個獸子！」

「我這個獸子？好，我不說了。」他裝着有點怒惱。

「我的意思你才老實呢！」

這一句話馬上說得他要笑出來了。

「那末我說，你爲什麼叫我今天來？」他想要用話打動她。「是不是有點愛我？」

「老實對你講吧，愛你也有點，不愛你也有點。」

「今天總是愛我了。」

「不是。今天我要問你一句話，現在你還愛不愛我姊姊？」

「嗯，你姊姊是她自己不愛我了。」

「你不知道她現在是才苦呢！」說着眉心皺在一起。「這才叫做一言難盡。」

他一向未曾聽見她談起關於她姊姊的事情，這還是第一次；而這第一次偏偏又是談的她的苦處，這出乎意外的一種懷舊的心情猛然的使他凝住了神，臉皮上也就馬上涼快許多。

「唉，你說。她怎麼樣了？」

「這回她是準要氣死了！」先是一聲輕微的感喟。

「說來說去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否則，我姊姊爲什麼要吃那樣的苦呢？就拿你講吧，最初你愛我姊姊的時候，真像是捨了性命也可以的樣子，你還記得在古城鐘樓之中的那一

夜嗎？那時，你們都以爲我是小孩子，可是你們所說的我却沒有一句所不懂；爲什麼你當時說了那許多相親相愛至死不休的話，而到後來就會變了心腸，絕裾離開了我姊姊？這個也不必去說它，在你一定以爲是她愛上了白朗了。其實，她何嘗愛上了他呢？在你雖以一走了之而爲得計，殊不知這正是你的失敗之處！你不走也許我姊姊不會真愛他，而你一走了之後，她那一顆失望的心便空無所有的需要填補了。那個時候，她日夜的盼望你回來，有時夢中也叫出你的名字，可是你終久是不回來，音信也得不着一點。每天晚上，在未睡以前她定要教我唱湘雲，唱了那感傷的歌詞之後，她沒有一次不是淚流滿面的。二哥祇當她生了病，殊不知她是望她的愛人回來而望到「淚珠兒要流盡了」呢！你想想，這還能夠怪她嗎？後來，她就瘋狂的變了態度，和白朗廝混住了便陷入罪惡。這都是你們男人自作聰明而造成的絕大的錯！這正有如一個不高明的文人，將一首絕美的詩句牽強誤會的譯成一段不通順的散文一樣，自己不懂而強作解人呢。所以我剛剛說你是馱子，一點也不能算錯。」

「嗯哪，你再說下去。」他被說得有點呆了。

「就是那樣吧，我姊姊打了一次胎之後，白朗也就在那年秋天得病死了。後來，革命軍來到古城，那些年青的軍官騙走很多少女，我姊姊也上了一個副官的當，嫁他不滿一年便又

被他丟了。她打南京跑回家來，是一個大雪的夜晚，大哥要趕她走，罵她無恥；因為大哥事  
前早反對她嫁這種人。二哥皮氣好，媽媽也心疼她，鬧了一晚上才算勉強答應她住下，不過  
有一點苦了她，就是不准許她跨出大門一步。這你大概知道的，我們古城人的嘴是再壞也沒  
有了。

「一直關在家裏一年多，把我姊姊活活的要悶死了。後來請人想了些法子，去離城很遠  
的羊山，周家鎮，黃泥橋幾個小學堂裏教課。這一半是爲她自己打算，可以賺點錢來生活；  
一半也是藉此免得她鬱悶寡歡而弄出毛病。這原是極好的辦法。去年下半年起，她在張謇維  
新小學校事担任四五年級的主任，一直很安穩的到現在；可是她前天的來信已經說不幹了！

「爲什麼不幹呢？這說起來話長。總而言之，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說到這里，她不再往下說了。

他在冥想著。會客室的燈光這時特別暗澹起來，蒙罩在他周身像是一團薄霧，他的心被  
這一團薄霧裹得發脹；而且，脹得異樣的難受。他想起爲了自己的一念之差，而使他心愛的  
人墮落到如此田地，自己反一點不知覺的安然過去了，這實在對不起人。再說她現在有如一  
葉浮萍，無主的客跡在人海的橫流裏，不用說，將來是很成問題的。爲了這一層，他愈覺着

對她妹妹的妄念是不應該了。

「不應該，不應該，真不應該！」

不由而然的說出口來，一種呆頭呆腦的神情倒反惹她笑了。

「爲什麼不應該呢？祇須你真心的愛就是了！」

「不好，不好。還有資格去愛誰呢？」

「我姊姊呢？」從她臉上推下一個滑稽的笑容。「還有我呢？」

「噯，噯……你說這個麼？愛她的時間可惜已經過去了。況且，她一定是非常的恨我，你算我仍舊愛她，而她決不會再來愛我了。至於你呢？我要叫你一聲小姐。啊，小姐，你是一朵含苞未放的春花呢！」

「嘻嘻，你爲什麼不說花是準備給人採摘的呀！」頭頸不歪的一個媚人的眼風掠過他的眼睛。

「噫，有點對。」他的心委實有點不能自主。

「那末，我再說下去。」

她說起她姊姊爲什麼不幹，爲什麼氣得要死的又回到家裏。那是因爲張灌鎮上的公安身



所長轉不到她的念頭而冤屈她是土娼；後來又說她是女共產黨；別人都弄不明白，祇有她姊姊自己曉得，要是那天晚上能夠答應他，他也不會生那個壞心眼。這一半是她姊姊長得十分標緻，一半是那個壞傢伙打探出她的短處來了緣故。就因為這氣得她姊姊要死，打算從此遁入空門削髮爲尼去了。

「這怎麼可以。你無論如何要勸阻她！」

「是囉，我打算明天就動身回去。你要是還愛我姊姊，或者正在有點愛我，也應當幫助她。能夠和我一道回去，那是再好沒有了。」

說句老實話，他這時候委實不願再去見她一面了，他認爲這一個悲劇已經是給天命注定了，如何了結那也祇有聽其自然。再從這個上面去尋煩惱，於他自己無益，却更使她那顆破碎的心不容易養補。這一種想念雖然很有力的拒絕他再回古城，然而，終於敵不過一個如花的少女在他面前囑託，更何況這一個少女正給他一種半解風情的麻醉。爲了這，他很費思索的想了半天，最後做出一個不自然的表情決定答應她一道走，這時，他的心是酸澀異常，像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約定好了之後，笑着走出來。

一天的星斗在閃着媚眼。

回到家裏，這一夜大半是被胡思亂想浪費了。

.....

由上海到古城的路很短，然而要經過六小時以上的火車和整整大半天的內河小輪的勞頓。在車廂裏，他和她的頭差不多要併在一起的樣子，呆呆的打車窗的小眼裏看了許多不整齊的風景片。在船艙裏，因為人擠的緣故她故意將上身倒在他懷裏，下身也懶洋洋的躺在他身上。一隻肥大堅實的腰膀和半個軟嫩的臀部壓得他渾身發燥，尤其是那半個軟嫩的臀部，一大把顫動的肥肉，在他小腹上面不住的磨擦出許多溫熱的快感。他留意着，她那兩隻腿膀交叉點的一股熱力無抵擋的直朝外沖，透過薄薄的衣褲，他便覺着自己小腹下部也熱得異常。由於這一種非常之大的熱力的衝動，假使艙裏沒有別人，他真想馬上將她的衣褲剝了。

船到七壘橋，又上了十幾個搭客。天色漸漸的模糊。

艙裏沒有上火，壯了他的胆。先掀起她外面的衣裳，然後將一隻手塞進她褲腰裏，用力的往下一拉，手也順着滑下去，沒有給她掙脫，緊緊的攥住了。兩個人都在喘氣。

「爲什麼這樣呢？」說得聲音很低。



她仍舊那麼躺在他身上，一點沒有顧忌的順着船身搖擺的姿勢在他懷裏亂動。別人當他倆是兄妹，誰也不來注意。他看看樣子不像已經被人發覺什麼，透了口氣之後他感到疲乏了。

「爲什麼生出這樣的壞念頭？噢，爲什麼這樣不知羞恥？」

內心起了責罰自己的念頭，又是一陣慚愧，又是一陣悚恐。他想起昨天也是這時候那個小夥計朝他瞪着眼睛，他馬上閉緊眼皮不敢注視同艙的客人了。

過了太湖，船便從斜刺裏駛入直去古城的河道。沿途靠了幾個碼頭，沒多時達最終點。拉了幾個吼聲便靠岸了。

輪埠在東關，而她住在西門，當中隔了一大段路。她要求他先送她到家，然後他一個人再去惠中旅館開房間。臨到下船，她并且和他約定準在第二天晚上她一個人來旅館找他。他問問她能不能留在他那裏過一夜，她點點頭。最後，是很嫵媚的朝他一笑。

這一夜，月色很亮。走過那座古舊的城堡，通道上灑滿了一地的水銀。店家已經老早上了門板，有的從門縫裏漏出一縷淡黃的燈光。所有從輪埠上下來的旅客，都很行色匆匆的尋着自家路跑。他和她慢慢的在月光裏走着，她的臉愈白嫩得可愛。他想起明天晚上就可以把

她的衣褲通通剝下來，就可以緊緊的抱住她睡在一起，不由的高興得了不得。說起話來聲音也有點顫抖了。

蛟橋仍舊那麼高大的橫在河上，賣豆腐花的擔子仍舊那麼老樣子擱在橋尾上，夜的空氣仍舊那麼寧靜，遠遠的望過橋那邊，矗立在銀輝中的盡是河沿下面的船桿。街道是崎嶇不平，兩旁的建築很舊，帶着十分衰老的神氣。這和八年前一點沒有兩樣。

他一面在想念明宵，一面在追懷往昔。這如過眼雲煙的往昔的故事，使他斗然想起她姊姊，想起他自己；最使他忘不了的是南街那家富豪的老爺。這許多可眷戀可詛咒的事蹟立刻便浮現在他眼前。拿這許多事蹟和現在一比，他深深覺着自己是趨入下流了。

.....

也是這樣柔和的天氣。在一個暮雲迢遞的夜晚，他跟他爸爸來到古城，後來便一直住下了。古城原非他們的鄉土，然而，爲了古城襟山帶水，有晴翠的峯巒，有明媚的溪河，有虹橋的夕照，有亦圓的晚笛，城外更有許多古寺名勝。有這許多自然的美點使他心曠神怡，雖在作客他鄉而胸襟非常豁達，加之古城充溢十分呆板的土風，一種原始生活的習慣使他感到更深的戀眷。當中雖經過他爸爸因爲辭了縣吏而打算遷出，也被他執意反對而打銷了。

最初是住在南街，當地的一家富豪的高宅對面。每日從小樓中可以聽見許多不同典型的人物打那里出進，有的是老氣橫秋拖着花鞋的村姑，有的是彎腰曲背的大烟鬼，有的是紳士氣派的漂亮少爺，有的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像是姨太太一輩的女流。其中有一個不大瞧見的老頭兒，頭髮花白了，一面孔的烟容，出進起來有許多女人跟着，據說那就是那家的老爺。

至於許多年青的女人，都是那老爺化錢買來的；美妍的留作妾媵，次一點的便留作婢女。然而，那回事就是做了婢女也免不了的。對人說起來，他還是慈善性質，因為那許多女人家裏窮。買了一個便救了她一家了。

爲了他頭幹這個慈善，每天都有幾個模樣不同的人來投其所好。等待進去之後再打那扇高大的屏門裏露出臉來，浮着得意的笑紋。這可以看出不是向那老爺討到了身價，便是將賣身契訂好了。誰能管得了他做慈善事業呢？

最下賤不過的是那輩賣身投靠的女流了，初進去的時候裝着一副苦臉，像要哭出來的樣子；隔了好多日子再伴着老爺出來，個個臉上油水十足的媚笑着。心中分明是非常的歡喜。很本分的女人賣給他之後便換了一副淫賤的骨頭，騷形怪狀的看看使他怒惱。

爲了這，不多時便搬入同街的一條僻巷。

其時，他雖已屆弱冠之年，尚未近過女色。對於任何事情都還用一顆童心去理解它；加之他的才氣橫溢，不久便在斗大的古城之中結識了許多友人。就在這時候，便又遇着初戀的對手。於是，他愈覺古城的可愛而不願遷出了。

暮春三月，古城西部的關帝廟循例演戲祀神。廣場上的人頭有如麥浪。在一片疏朗的樹蔭底下，月光漏在一個少女臉上發亮，笑起來另有一種醉人的風韻，於是，站在一旁的他呆住了。

那少女覺得那個陌生的男子老瞧着她，起先含着愠意回看了他兩眼，他反而靠近她身邊來了。因為近了，他看清她左面頰有顆黑痣，像是一粒黑色的珍珠故意的將它看臉上，這真是美麗無比。視線互相接觸之後，他大胆的對她笑，她很羞澀的不知怎麼好了。

「爲誰風露立中宵？啊啊，爲誰風露立中宵？」他嘴裏這樣哼着，實在忘了她是在看戲。經過幾番逗引，她沉迷於他那種懇切的態度了。她的心經過多次的動盪之後，最後便命令她撒給那個男子一個很親密的微笑。未曾開口向他說什麼，他可已經很滿足了。這樣，一直到了夜深。雖然是春天，這時也覺着有點涼。他屢次想走，屢次結她的眼風絆住了。

「拼死要等她一同走，是的，拼死也得等她。」

台上的壓軸戲將完，人散了好些。從田徑的小路上跑來她的妹妹，叫他回去，他也跟着將脚步移動了。西郊祇有一條高低不平的青石路進城，她走得很快，半路上遺下一條手絹，他緊跟在後面拾了。穿過城門便不見了她的影子。

無可如何的回到家裏，一種初戀的心情使他夜來構成許多奇夢。第二天一醒來，便將拾回來的的手絹掩在嘴唇上，像有無窮的芳澤給他聞到了似的不忍釋手。從此，每天傍晚不問風雨的定要去西城東樓之下繞幾個圈子，日子一多，居然又和她會見了。

以後便是絕頂的愛。

爲了她，他向他爸爸說了許多謊，冷淡了許多友人，荒廢了許多功課，和白朗險些衝突，得罪了她哥哥。往後，爲了她和他不拘行跡，他更被人罵作外來的騙子。於是，他在古城的名譽掃地了。

再下去些日子，白朗成了他的眼中釘。生性多疑的他至此便不得不轉恨起她來。他疑心她對白朗有不真的行爲，他自己受了她的欺騙了。

忍住眼淚偷偷的離開古城，他開始流浪，她便開始犯罪。兩顆心是永遠的分裂了。  
想到這里，他悠悠的嘆了一口氣。



舊地重臨的來到西橫街，內心的譴責使他不得不向她說明他不能再見她姊姊，他叮囑她無論如何別讓她姊姊知道他已經回來，最後他再叮囑她一聲明晚務必要來的話之後，返身離開她，一個人不聲不響的踏着古城的月色，有如一個鬼似的打牆陰湮沒了。

第二天醒來已經紅日滿窗。在旅舍裏吃了午飯之後便去坐茶館，因為打算在晚間暢快一宵，故友嫺得去訪問了。一直坐茶館坐了半天，好容易盼到黃昏，回去胡亂的用了晚膳，圓圓的月亮已經高高的掛在樓外，一片清輝照得房內簡直無須要燈火。

月色實在太好了，他想着她來了之後應該立刻熄了燈，好了月亮射進來增加興趣，那要比李白所詠「滅燭解夢衣」更富挑撥性慾衝動的力量了。一邊想，一邊在計算時刻，這時她該來了。然而，女人的足音是打他房門口溜過了。

他又想，應該給她一個死勁的壓力，頂好壓得她透氣不轉，然後是瘋狂的舉動，然後是瘋狂的笑，然後是她不堪受承的喘，甚而至於叫出來。然後自己是疲乏了，她也躺在被褥裏不能動了。

他胡想到了這些，他覺着自己就是一把火。

「我這獸子？好吧，看我燒死你！」

坐立不安的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她再遲一刻不來他自己反要在熱鍋裏熾死。他一點不知道，他一點不知道他自己的軀殼先要被火燒焦了。

「噢，你來，你來，看我使個訣勁。」

又過了好久好久她真來了。一進房門輕蔑的看了他一眼，不笑，表情很呆板。和昨天不相同了。

「怎麼這時候，你姊姊呢？」

她走過去在床沿上坐下。

「你姊姊怎麼樣了？」

「你猜猜看。」

「猜猜看？噢，她做尼姑去了。是不是？」

她搖搖頭。

「那麼病得要死了？」

她又搖搖頭。

「也許沒有那麼嚴重，那末，她準氣昏了。」

「都不對！她很快樂呢！」不自然的說了。

「爲什麼？」他有點不相信。

「她就要和那個分所長結婚了！……」

「這，……」

「這騙我回來吃喜酒的！」她站起來要走了。「我姊姊叫我對你講的，你要是也想吃杯酒，多住兩天。否則，你先請回吧。」

「……………」

「聽清了沒有？再會，我就走了。」脚尖向房門口移動了。

「慢着，你，……你爲什麼也這樣呢？你不是很愛我嗎？今天晚上不是不回去嗎？」

她又走回來，狠狠的瞧了他一眼。

「我姊姊對我說了，愛情非得仔細。」

「我不也很好嗎？」

「年紀太大了！」

「包你好。」他拾上一步一把她揪住了。「年紀大祇有好。懂事，懂道理，懂愛情，懂

女人的心，什麼都懂。別走，包你好。」

她輕蔑的朝他一笑，將抓住她的手弄開了。

「你懂？年紀大的人還有資格嗎？」

他想躍下去，像想着了什麼又停住了。她也揣測到他要那麼做。

「你待我可真好。那回事再談吧。你也將自己想想，憑你這麼大年紀比我哥哥也要大兩歲了，怎樣想糟塌我？你不是說過我是一朵春天的花嗎？……」

「你也對我講過讓人採摘的。」

「年紀太大了一點！」

「太大了一點，啊啊，太大了一點！」他瘋狂的拉住她的手，放大了嗥嘯狂歌 Clive's verse 那最後的一段。

"Think, dear friend, as you pass by,

As you are now, so once was I;

As I am now, so you will be;

Prepare for death and follow me."

古城的月色分外的明亮，不知什麼時候他將她的手放開了。眼睛在月光的暈射中閃着晶瑩的露珠似的光輝，他哭了。

四，十四草稿。

# 貢獻

一空

沿着「美化之街」的霞飛路，青年強帶着一付好像幽會的神情，一個人悄悄地已走到華龍路口。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了，霞飛路兩旁的商店，都射出電燈燦爛的光波；在紅的綠的光波中，流着水一樣的人們：有剛從公園走出來的藝術家，長的頭髮，黑而大的領結；有西裝穿得挺直頭髮梳得發光的資產少爺；有香氣撲人眉毛畫得月一樣的彎頭髮燙得像波浪一樣的摩登女士；有喝得醉昏昏的臉上好像豬肝一樣紅的法國的兵士和流浪的白俄；……各色各樣的人們，水一樣地在街上流來流去。嗚嗚的汽車聲，嘈嘈的電車聲，跳舞場的樂聲，電影場的樂聲，……一切都市的交響樂，又開始在陶醉這水一樣流來流去的人們，充分的表現這夜街的美化。

——啊啊，東三省失去兩個月了，上海還是一點兒也沒有變樣！

青年強向街上溜視了一圈，心中不禁在無可奈何的驚訝着。是的，上海確是一點兒也沒有變樣，去年冬天他所看見的上海和今年冬天他所看見的，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只有他去年來上海的心情和今年來上海的心情，却覺得有一點兒變了樣了，但一時却找不出究竟變在那裏。

穿過華龍路，青年強又悄悄地遁入××里去。懷着異樣的心情，他又悄悄地踏進運動黑的弄堂，以一雙疑慮的眼光，向四周探視覺得可以放心之後，他纔輕輕地按着十六號的門鈴。

——嗆人啊？

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把門只開了一條縫，露出一雙疑慮的黑眼，向他盤問。

——找二樓陳先生的。

他和善的答着，女孩再向他端詳許久，然後翹着小嘴，表示可以讓他進來，便安心地縮入房東的房子去了。

住在二樓的主人，他本不是姓陳，他是幾年來祕密辦報，主持言論，鼓吹反對獨裁而為政府懸賞一萬元搜捕的人物，因為要避免偵探們的注意，所以纔改名改姓和他老婆做居在這

小弄堂的一個二樓上，不是十分相熟的同志，便不容易知道他的住址和假姓而來找他的。就是知道他姓陳而來找他的人，他也特別關照房東，以別一種理由，請房東爲他留意，覺得沒有什麼可疑後，纔讓他的客上樓。

青年強謹慎地關上門，然後蹣手蹣腳地走上樓去，一面敲着房門，一面輕聲喊道：

——火哥！

回答的却是意外的沈默。

他再清晰地喊一聲，這纔有一聲疑遲的聲音答道：

「那個啊？」是火夫人的聲音。

「是我，二嫂——火哥在家嗎？」

「哦，強先生嗎？一年不見，便聽不出聲音了。」火夫人抱歉地笑着說，便把房門開了。

「哈，原來是強。我以爲那個，這樣蹣手蹣腳的。」火君瘦長的身子，也堆着親熱的笑容，連忙跑到門口來迎着他，請他坐下。

認識火，是去年冬天的事。因爲一種偶然的文字因緣，和革命的熱情之鼓動，火竟毫無

顧慮地和強的哥哥見面，在一個素昧生平的青年同志之前，坦白的敘話他光榮的過去，告訴他現在的生活，此後便和強的哥哥做一個很真情的結合，連一家人都知道火的名字，去年冬天強來上海的時候，他的哥哥便帶他見過火君一面；雖然是一面匆匆，但火之待他，也如待他的哥哥一樣，待一切真情結合的同志一樣，老是那麼坦白，那麼熱烈，那麼可親，連強的姑父也說喜歡他，一見面便覺得連四周的空氣都是熱烘烘的，使青年強悒鬱的心情竟爲之消去了大半。

「忙嗎？」他愉快得只能這樣地問候火一聲，好像幽會着一個情人一樣，本預備有許多話要向火申訴的，這時倒哽着說不出了。

「你來得正好，這一向病得文章常發恐慌啦！你是什麼時候纔由南京來的？何不早點來找我？」

「我是乘早上的特別快車，今天下午四點鐘纔到。」

「哦，真不料去年匆匆一別，你便在南京被捕了。呸，強，我們躲在租界祕密辦報，已覺得很危險，不料你還跑到南京做工人運動，真是冒險啊！」

「唔……唔，……」



火一句話，又挑起了青年強那膽餘者悵鬱的心情，只覺得有一股凄酸的滋味，重新地又湧上心頭，使他黯然的找不出話來訴說，只鎖着眉頭，默默地低頭看着樓板，臉上漸漸的變得慘白起來。

「呵，強，你這次好像頹喪得多了，沒有去年初見面時那樣沈毅。可是，強，一個革命者坐過一次牢又算什麼，我們前途的艱險還多呢，我們的事業還多呢！」火看見強的淒然神態，連忙安慰說。

火的安慰，青年強覺得可感，但同時也覺得火有點不了解他近來的心情，使他剛才被凄酸哽住的話不得不湧出，他馬上便堅定的對火聲辯說：

「是的，火，我知道一切。我頹喪，但我還是沈毅，往往經過一次新的頹喪，我便有一次新的沈毅。我並不是因為坐牢纔頹喪或者退縮的，我怕坐牢我便不冒險在南京做工人運動，我抱着滿腔的熱血，想捨身攬一個轟轟烈烈的運動，好覺醒一般動搖或轉變的同志；叫他們知道，我們的革命，不因軍事失敗而感到幻滅，叫他們知道，革命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不能專門期待他人。不過，火，我的企圖是失敗了，我雖坐牢，而他們動搖的還是在動搖，轉變的還是在轉變，他們不但不同情我，甚至鄙笑我，離開我，家庭也斥責我，使我感到一

種勝餘者的悲以，然而經過一晚的悲哀後，我却決定了。我決定擺脫一切，犧牲一切，以我勝餘的生命，重新來上海漂泊，重新來上海追求，火，我沒有頹喪，我還是一樣的沈毅，我還和去年一樣，不過，火，所不同的，只有一點，去年我的沈毅，是寄託在整個的希望上，今年我的沈毅，却是寄託在最後一線的希望上啊！……」

一口氣說完這話的強，剛才走在電飛路時所覺到的那一點變樣的心情，這時才清晰湧出。

火點着頭，對於強的冷靜和沈毅，表示很滿意，正要往下補充時，忽被一陣破門聲打住了。

進來的是兩個中年紳士，一個和火一樣的瘦長身子，下巴留着一點日本鬚鬚，眼光炯炯的；一個比較矮一點，却是一付圓胖的臉。

「這是竹先生，報館的××主任。」火向強介紹那瘦子。

「這是柳先生，我們的××主任。」火又介紹那個胖子。然後又向那兩個紳士介紹強說：「這是強同志，我打算請他來幫我編言論版做文章。他是我的知交，有什麼話大家不妨說。」

「哈，老火，有一段好消息告訴你。」大家坐下後，竹先生微笑的對火說，一撇日本鬚在口上微微的鼓舞。

「什麼好消息？」火訝然。

「甯粵決開和平會議，地點在上海，王先生也要來。今天接到××會議的密電。」說着這消息的竹先生，那撇日本鬚更鼓舞得起勁。

「真的嗎？那恐怕要多謝日本人在瀋陽放的大砲了。」火好像冷淡，好像也滑稽，蹉蹉的笑說。

只有那個柳，却坐在椅子上不動，好像在發悶一般，聽了火蹉蹉的笑聲後，纔不自主地搖一搖那圓而胖的方頭，終於很焦急的嘆息說：

「噢，廣州的津貼還沒有來，真急死人，那個電報又沒有提及，錢又給那位老湯揩油了，好在和平會議就要開，前途總算有着落。」說這話的柳先生，圓胖的臉上這時忽飄起一絲微笑。

由於那一絲微笑的表示，竹先生便嘻嘻地拉柳出去了。

青年強機械的目送那兩位紳士出去後，稍微感覺到有一點茫然，但隨即仍很堅定的坐下

，默默地在腦海裏描着他所謂最後一線希望的輪廓。

火點上香烟，狂吸了幾口，說：

「強，這就好了。和平會議成功，不但我們可以恢復自由，而腦袋離頸的危險也可免除了。將來的情形，也許比現在還糟。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來日大難，是很難說的。好在有了自由，一切政治的是非恩怨，也可從此了了。我們且利用這個機會，沈毅的再幹過罷。我們的能力，一定給我們的很好辦法，我們要向遠大方面走了。」火很認真的興奮的一口氣把他的話說出。消瘦的臉上，頓起一片不可多得的愉快的健康色，眼睛向前注視着那一口口吐出來的白烟，在白烟中，他好像已看到許多他主辦的報紙，刊物，……一齊都已在他的眼前出現。

聽了火這番興奮而認真的話後，青年強竟不自主的也微笑起來，他正在腦海中描着的最後一線的希望之輪廓，好像已得意外的進展，漸漸地變得請晰，又很擴大。然而，那請晰的輪廓擴大到他的腦海的盡頭時，突然間有一塊黑影又掠過他的眼前，藏在他腦海深處的屢次幻滅的傷痕，又跟着希望的輪廓而浮現，他黯然的把微笑斂起，一雙帶有懷疑色彩的眼睛，拼命的失神的向火凝視，好像在問火道：

「這，是有把握的嗎？」

火靈然的站起，仍舊在興奮的狂吸着香烟，那雙充滿着人生的理想的小而有力的黑眼睛，仍舊在凝視着在空中浮起的烟霧，好像已看出強懷疑的神色，又好像沒有看出，突地逼近強的身旁，注視着強，說：

「強，我有把握的。我們的把握，就是我們的能力，我們過去能以自己的能力，波動了政治和社會，將來又何嘗不能如此。不過，方式要變換了。和從前一樣傻，一樣幼稚，是不行的。我要將我們的同志，散到全國去，散到各種事業上去。就現在情形來看，是沒有前途的。我們是否能參加，很有問題，但又何必參加呢？」

火一抑一揚的向強說，理想的光，閃爍在火的眼前，越說越覺得有把握，越覺得有把握越興奮，瘦長的身子，在電燈照耀下，不止的踱來踱去，一直到時鐘敲了九下，他驀然才記起一件事，回頭對強說：

「強，我要到報館去發稿子了，明天上午你再來，我和你去見老毛和老曼。」

「哦，毛和曼也在上海嗎？」強訝然的問。

毛和曼是火的朋友，也是強的朋友，他們先前是在廣州的，不料這時也在上海了。強

覺得他這次來上海，除開火外，還碰到他們兩個相熟的好朋友，果然不枉跑一場。

「是的，他們的生活很有趣，明天我再帶你一道去見。他們聽到你在京坐牢，時常都說及你呢。」

火說着，便跑到寫字桌去，從抽屜檢出幾篇原稿，青年強從側面看去，恰巧看到其中一篇，正寫着一條大字的題目：

——戰！戰！戰！

——抗日，倒X！

.....

一一

「哈，哈，傻子來了，還有理想先生，……」

火和強剛踏近曼的房間，便聽到曼一聲格格の怪笑。

「哼，享樂主義者，你笑那個？……」火也磔磔的笑了一聲，便撲到曼的跟前，把曼那梳得發亮的頭髮攪得亂蓬蓬的。對於曼，火的態度顯然是冷淡敷衍而不以為然的。

只有強木然的發呆，望着曼表示意外的驚訝。

「你看，那個傻子強。」曼一手修理他的頭髮，一手指着正在發呆的強說，「傻子，傻子強呀，電影場你不跑，跳舞廳你不跑，你却跑進牢獄裏去幹什麼？哈哈，傻瓜，傻瓜……」

曼又是一聲格格格的怪笑，而且笑得更放蕩了。

青年強覺得曼的怪笑，有點近於發狂，一年不見，曼便變成這個樣子，以前曼也不是因為散發傳單反×，便被抓去坐牢過嗎？然而到現在倒來笑他了。

「曼，你也是傻子喲！」強覺得可氣又可笑，終吐出這報復的話句。

「哈哈，我嗎？我老早不傻了，以前傻過，現在便不再傻。」曼笑得把眼睛眯成一條縫。

「不要開玩笑笑了，曼，我們還是說正經話罷。」火沈下臉，坐在曼的床上。強也機械地隨火坐下。

「什麼正經話？啊喲，啊喲，我聽厭你的話了，理想先生！你老火只是在腦筋亂想，算了罷，算了罷。」曼抓起帽子便要向外跑，「傻子強，你一個人聽他的話罷。……」

「那裏走？」火一手把曼的衣領抓住。

「要我不走？可以的，只要你老火不准開口。」曼放下帽子，仍舊坐下，眯着眼睛望火。  
「曼，和你說正經話，你不聽就算了。今天接到密電，上海要開和平會議……。」火有點氣的說。

「我也和你說正經話，老火，今天看到申報，新光影戲院門映新片子『歌場春色』。」  
曼依然扮着鬼臉，眼縫眯得更小了。

「我們要重新幹我們的事業，我們要……」  
火的話還沒有說完，曼便從椅子跳起來，叫道：

「啊喲，理想先生喲，我早知道你的正經話了。囉喲，老火免開尊尊罷！」說完；拉着青年強的手就走，說：「傻子強，我們看電影去，留老火一個人亂想。」

強不知所措，焦急的問道：「還有老毛呢，老毛那裏去了？」

「哈哈，老毛嗎？和你一樣，一個大傻子，他跳黃浦江去了。」曼又是格格的一聲怪笑。

「什麼？跳黃浦？」強愕然。

「誰担保他跳不跳呢？他天天嚷着要自殺！天天……」

突然間，一個影子箭一樣地由門外跳進來，一雙粗大的手拍在曼的嘴上，叫道：



「老毛在這裏呢。」隨即握着強的手，「強，什麼時候由南京來的？」

於此，大家又重新地坐下，火將最近的政治消息告訴毛。

火的話剛剛說到一半，老毛忽暴叫起來：

「和平會議？有什麼意義，值得談論？南京是一樣，廣東也是一樣，要革命就從根本革起，南京要打倒，廣東也要打倒，打倒，打……倒，根本……革起……」

如同一隻咆哮的野獸一樣，老毛把桌子砰的一拍，臉色鐵一樣的變青。

強和火都爲之怔住了。

只有曼又在格格地怪笑，然後也板着臉孔說：

「老毛的話很痛快，可是還免不了傻氣，什麼意義不意義，什麼根本，什麼革命，我老曼早看透了。說句老實話吧，老火，和平會議後，能抓錢儘管抓錢，能做官儘管做官，辦報？哼，有什麼用，提防着你第二次的通緝！……哈哈，都是一羣大傻子，你們，你們，喔喔，我不談了，不談了，要看電影的，跟着我老曼來，來……」

正哼着「來來」的曼，這時忽抓起帽子，一溜烟衝出門外去了。火送他以一個冷淡的眼光。然而老毛躁氣未消，仍忿忿地在發議論：

「哼，我要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否定共產黨，否定國民黨，否定第三黨，否定改組派，否定一切一切的現實，桌子是方的，我否定；手錶是圓的，我否定，否定，否定……」

老毛的議論還沒有發完，火便拉着強的手，噤噤地笑道：

「強，我們走吧，讓老毛一個人連他自己也否定了吧。」

「老火，老火！」

走到霞飛路，迎面便聽到一聲很熟的招呼。注意一望，原來是竹和柳。在紅色的電燈光下，竹的日本鬚看得很清楚，手裏還捏着一張綠色的電影說明單。

「到什麼地方去？我們正想找你。」竹親熱的握着火的手。

「和強同志回家吃晚飯去。」火答。

「好好，火，我們請你去吃俄餐，強同志也去，老柳是××，請老柳做東道。」

南京飯店的門口，射出嫺人的綠色的光波，四個人踏進去，揀好一個座位，竹先生便馴熟的點着俄菜，還和火點了一盤火最愛吃的燒鵝。

「老火今天寫那篇文章，真寫得好極了。」竹一面吃，一面恭維火的文章，在平日，竹是不大談起文章的，然而今晚却若有其事般的破例。

「那裏，那裏，」火正切着竹和他點的一盤燒鵝，謙讓說。

「老火的文章，那個不知道，一切都罵倒了，哼，報紙的銷路增加了一千份呢。」是柳的插話，不愧報館××的本色。

「這幾天咳血，我正想請強同志明天起到報館去幫我編副刊呢！」火皺着眉頭。

「哦，歡迎，歡迎，老柳，強同志的生活費要特別優待。」

竹先生的日本鬚又在鼓舞了。

火粲然，強深深地向竹和柳目視一轉，表示並不奇特的謝意。

「這真是老火的好機會呢！論功勞，老火，你是第一，論歷史，你也較長，啊啊，老火，和平會議了，包你有一個好位置啦！」竹先生翹起大姆指，又是一聲恭維。

「唔！不見得罷。大家都是一樣。」火再度冷靜的謙讓，意思是在敷衍，燒鵝已吃得乾乾淨淨了。

「是的，大家都是一樣，說的很對，我們是共患難也要共安樂的。我們要表示同進同退

的態度。」竹的提議，態度空前的誠懇而真摯。

「我贊成。」柳搖着圓胖的方頭，呼劇般的哼着。

「好，好，」火表示也贊成，然後補充說：「如果不願做事的，大家也要互相幫助。」火後面的這句話說得很沉重。

「願大家毋忘南京飯店之約！」竹先生舉起咖啡杯當做香檳酒一樣興奮的向桌上畫了一

個圈。

隨後，大家又走出南京飯店，竹還要請火看電影去，火託病謝却了。

只有青年強頭脹得發昏，和火分手後，一個人回到蒲石路的寓裏去，好久都睡不着。上海的兩天生活，真出乎他意料之外；火的希望？曼的諷刺？毛的否定？和平會議？歌場春色？南京飯店？……

昏昏中，好像他離南京時，什麼人對他說過的一句話，還清晰地響在他的耳邊：

——到上海？也好，那兒也許有我們新的希望。

他想追究說這話的究竟是什麼人，但昏昏中又睡去了。

這一夜，他做了許多零零碎碎的怪夢。……

過了一個星期。

上海和平會議正在開幕的時候，青年火小病在家。

等到強去看他時，火夫人留下一個很潦草的紙條，說，火已經被搬入廣慈醫院去了。

強連忙到廣慈醫院去，一踏進第三號病室，只見火睡在白色的病床上，頭上放着一個冷水袋，臉色燒得像豬肝一樣的頰紅。火夫人坐在床沿，默默地在發急。

「這是什麼原故啊——強先生，他，他……」

火夫人的眼圈紅了。指着火，呆了半響，然後哽咽地接下去說：

「他，昨晚他由報館回家，便喊頭痛，夜裏就發燒，不……不省人事……事……」  
火夫人嚶嚶地掩面啜泣了。

強黯然地走近火的病床，澀澀地注視着正睡在病床上的火。火的眉頭皺得緊緊的，但眼睛仍微微的展開一條縫，這微微展開的眼，好像不甘垂閉似的，在病中還留下一線，仍凝望那理想的緋色的空間。

把手指輕輕地在火的頭部按了一下，強慘然的對火夫人說：

「恐怕不要緊的，大概是因為昨晚太……太……」

說到這裏的強，一股悲憤的氣衝到喉嚨，便驀地哽住了。

那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

大家在報館晚飯的時候，老竹忽板起臉孔對火說：

「火，以後寫文章不要亂來，哼！」

竹拿鼻子哼了一聲，含有教訓的意味。

火停下筷子，豎起耳朵，問：

「什麼？亂來什麼？」

「今天你就不應該在報上發表那篇反對××的文章！」

竹把日本鬚一翹，以沉重的聲音說着，瞥視火一眼，大有現在誰需要你的神氣。

「他配來參加和會嗎？他——」火也板起臉了。

「還有那篇「×××破壞和平」！」

「那不是真確的事實嗎？」

「老×看了，說我們不精誠團結，要找王先生算賬。」

「啊啊，算賬？」

「所以，幹部今天便對我下警——告！」

竹冷冷的說，再警視火一眼，好像是在說：「哼，你知道了嗎？」

一聽到「警告」兩個字，受了莫大恥辱似的，火把碗子在桌上一蹬，臉色氣得發青了，震地立起睜大眼睛，炯炯的直視竹，忿忿的暴叫起來：

「啊啊，警告？我！我罵倒一切，沒有聽到警告兩個字，幹部？什麼東西！哼！哼！」火昂然的微仰起頭，眼睛氣得好像有烈火迸出，拍着胸膛，再大聲的叫道：

「竹，你告訴他們，我從來是不怕警告的！」

飯也沒有吃完，說着，火掉着頭，忿忿的昂然走出飯廳，闖上二樓編輯部去。

等到強把飯吃完，上編輯部的時候，只見火仍忿忿地叉着兩手大踏步在樓上踱來踱去，兩唇閉得緊緊的，睜大的眼球凸得幾乎要射出一股。

「強，這真豈有此理！我從前罵××，那時他們個個都喊痛快，現在反對他參加和會，

他們便……便警告我起來，咪，豈有此理！」

火停止了忿忿的脚步，對強訴說，意思雖然是表示他的忿忿不只是對竹一個人，而在對所謂幹部，所謂×派的人物。

「唔，唔……」強一時找不出相當的話來安慰火。

重新踱着他忿忿的沉重的脚步，火沉默了一會，突地握起拳頭，盡力的向空中打去，又繼續說：

「哼，幹部？他們想做官，他們唯恐不和平！革命？革他媽的命……豈有此理；警告他們配警告那個？……」

火氣得簡直像一團烈火在樓上燃燒，編輯部發生從來未有的緊張氣象。

自來火吱——的發出一聲怪響，好像也在為擦牠的主人洩一股憤氣似的；火點上一枝香煙，一屁股坐下，又說：

「哼，我拚命，他們做官，還要警什麼告，……哼，混蛋，忘八羔子！和鬼？和平！……」

「火，竹的話，也許是為叫我們顧全大局而發的。你不要氣吧！」



強看見火的怒氣如荼，隨便找着這句話來安慰火。

和迅雷一樣的，火把桌子一拍，又叫起來：

「強，你不知道的！大局？什麼叫着大局？做官的大局！分贓的大局……：竹××，他是什麼東西！我火××革命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我病倒了還在床上寫文章，由三十塊挨到四十塊，由四十塊挨到五十塊，爲了革命，我自甘我流亡的生活，晝伏夜行，冒險來幹，他們是什麼？哼，他們預備做官，揩油！」

不料火的怒氣，竟轉而迸射在竹的身上，從閉得緊緊的口中，「虎」的噴出一口白煙，又接下去說：

「他，我知道的，我們在報館埋頭寫文章，他們却拚命在外活動。」

編輯部暫時來一個沈默，新聞編輯的兩位同事都來了，時鐘噹噹的敲了十下，告訴時間不早了。火捺下一腔怒氣，機械地抓起筆來寫明天副刊的文章。強也趕快拿起筆來寫，不時地偷望着火。

明天的副刊是歡迎和平會議代表的專號，代表們每個相片下都附一儲小傳，文章是要寫

得非常恭維的。火幾年來都是儘管向罪惡方面，嚴刻的暴露一切，像這樣一個無論阿貓阿狗不分身白專門恭維的專號的文章，他夢想也沒有夢想過，何況他今天晚上又正在發氣。然而在別人却認為非出專號不可，竹便是其中一個。

在平日，火寫文章那枝筆，風也似的，起碼要比強快一倍。時鐘叮的又敲過半點，強己寫完了兩篇，火却呆呆地光抓着鋼筆發悶，一個字也還沒有寫出。

——咚，咚……

猛地，火發狂似把胸膛一連用力的捶了幾下，臉色青得令人可怕，堅決的大聲叫道：「啊啲啲！我火××不能出賣良心，我火××不能出賣良心！不能，不能，餓死也不能

……  
說着，火便奪門而去，從外面招呼強：

「強，你和我把牠隨便寫完了吧，我頭痛，我再不能坐在這裏，明天到我家裏找我。」

……  
青年強默默地坐在火的病床旁邊，昨天晚上火所演的悲劇，一幕幕清晰的湧上心頭。火

夫人把手巾揩拭着微紅的淚眼，莫明其妙的只焦灼的望望默坐的強，又望望正在昏睡中的火。病室中充滿異常森嚴的空氣，由窗外望出去，天空只是黯淡的一角，好像要下雪的樣子，青年強的心頭，鉛一般的沉重，他覺得，他已觸着這世界醜惡的最後一角，感到人生最後的幻滅的悲哀。他汪汪的再向四圍溜視一轉，覺得今天這黯淡的景象，好像曾在什麼時候見過。末後，他那黯然的眼睛，忽睜大起來，注視着醫院的東南一角。——在那一角上，有一叢冬青樹，還綠油油的矗立在黯淡而零落的四周，直挺挺的迎着嗚嗚的寒風，象徵着一種偉大的生命之力！

病床裏的一聲，是一種好容易才得鬆一下仔肩的愉快的表示。火輕輕的翻轉身了，強和火夫人的眼光都注視在他的臉上。

——不能，不能，我，我不……

驀地火的眼睛用力的一翻，在發着這麼一句的謔語，接着又慢慢的斂閉，依然留下一線眼縫，便呼呼的又睡下去。臉色已沒有先前那麼紅，表示燒熱已經漸漸的消退了。

醫生進來，先把火的頭部按了一下，再按一按脈息，又把熱度管插進火的口中，然後站起來，對強及火夫人說：——

「不要緊了，他大概是神經上受了刺激，再打幾針，靜養兩天便好了。」

火夫人和強都吐出了一口窒滯了多時的悶氣。

醫生走出病室，找看護士預備打針。

青年強霍地立起來，在火的頭部再按了一下，堅毅地直視着火，這直視的堅毅的眼光，好像在戀戀的表示說：

——火，你最初的教訓也就是我最後的教訓！

然後，安慰了火夫人一聲，說：「火哥的病不要緊的，我回去代他寫稿。」便昂然的辭出第三號病室。走下樓來，他堅毅的眼睛再注視着醫院東南角的一叢冬青樹：

「啊啊！生命之力，生命之力！」

他由胸膛的深處，喃喃地呼出一口氣，便急急的走出廣慈醫院。

回到寓裏，青年強門也不閉上，忿忿的攤起原稿紙，抓起鋼筆便寫下一個題目：

——士大夫階級與民主政治。

他風也似的往下直寫：——

「中國社會的結構之史的分析，是統治階級，士大夫階級和被剝削的民衆。統治階級和

民衆是無時不對立的，只有士大夫階級是一個游移的階級，嚴格的說起來，也就是永遠剝削民衆的階級。他——士大夫有時附庸統治階級來剝削民衆，有時也參加民衆的隊伍去反對統治階級。士大夫的目的，只在修位干祿升官發財，得意於朝廷的時候，換言之，即統治階級給他們剝削民衆的時候，他便哼着「君君，臣子，父父，子子」的符咒，不得意於朝廷的時候，他又掛起「民爲貴」的招牌，打起「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旗幟，向統治階級進攻，然而，新的統治階級成立了，他們又重新剝削民衆了，仍然「修位干祿」去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週期病！……」

點上金鼠牌香烟，他往下寫了約有半個鐘頭，然後忿忿的寫下這麼一個結論：——

「中國數千年來給這個週期病攪得要亡國了，希望這次的和平會議，不要再染上這個週期病呀！」

寫完，他忿忿地把鋼筆擲在桌上，「得」，鋼筆擊在桌面上發出一個響亮而堅重的聲音，好像在補充那個結論未能明顯表出的憤氣。

正在這時候，毫沒預告的，一隻肥而嫩的手掌驀地從背後按在強的頰上。

等到強掉頭要看時，曼已格格的笑在強的跟前：

「哈哈，傻子強，你又在寫什麼屁文章了，你……」

強板起臉孔，不答。

「傻子強，你發皮氣了啦——？」

曼眯着眼睛，微笑，望着強的臉孔。

強站起來，恨恨的釘視曼一眼，說：

「哼，你這個人變了，只管享樂，不管人家……」

「那麼，你真發皮氣了嗎？」

「不，不是我，是老火，他病了，昨晚受了刺激，幹部警告他，說他不應該寫反對××的文章。」

強很費力的說完，曼却仰起頭，大笑，做了一個老生樣的戲態，然後一字一字響亮的咬  
着說：

「哈哈，原——來——如——此——」

因為曼的樣子太滑稽了，強也不自主的微笑起來。然而曼這時却收起調皮的臉，肅然正  
色的說：

「啊，老火，那位理想先生！我早知道他會碰釘子，他的理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老實說，革命？我老曼也會革過來，現在還說什麼啦？你儘管把你自己的命也革掉，換得來的是人家的升官發財，值得嗎？做文章？怕你攻擊的人不做壞，壞人不怕你攻擊！倒不如及時行樂，也不枉此一生，我也不做傷天害理的事，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強，你們又何苦呢！」

暫時的沈默。曼凝視着強，含有無限慨然的意味。

最後，強終於很不以為然的說：

「然而，曼，像你，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啊？」

「哈哈——不要把人生看得太偉大了，傻子！哈——哈——」

曼又恢復頑皮的本色，長笑一聲，一個狐步舞的姿勢，便揚長出門而去。心裏好像在暗說：「與其和你坐而論道，不如與人起而跳舞。」

目送着曼那悠然的背影，強覺得曼和毛真是兩個不可思議的變態人物！一片綠影忽掠過他的眼前，他又記起在醫院中那一叢冬青樹。……

又過了一個星期，民國二十一年的元旦到了。早上，強接到火一封短信，約他元旦日下

午六時到火的家裏吃年酒。

強依時到火的家裏，火夫人早在門口嘻嘻的笑迎。火看見強進來，也微微的一笑，笑得健康，而且很冷靜，火的病是完全復元了。

酒菜早已擺好在桌上，大家坐定後，火酒滿四杯黃酒，很愉快的說：

「強，今天多喝幾杯，歡迎我們的民國二十一年，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由這句話，知道火的不平之氣，已完全消去，他已經冷靜了許多，強也安然愉快的一笑。

火滿滿地喝下一杯，又說：

「過去的讓牠過去吧！強，十年奮鬥，就算做我們沒有奮鬥一樣，我們為革命而來，不是為報酬而來的，我們就算剛才起頭，重新再幹吧！」

火的冷靜，火的堅毅，青年強表示出乎意外，抹了一下眼睛，再凝視着火，好像要辨明這位火君是否就是從前的火君。然而火又往下說：

「強，不要只管凝視這醜惡的現在，我們應該瞭望那光明的將來，我們要從新結合同志



，從新創造事業。老曼是完了，老毛也完了，只有我們來幹，幹。」

說着這話的火，冷靜的新的成分之外，明明又是和去年熱情的火一模一樣，不知是喝了些酒呢，還是怎樣，強腦筋中總覺得有點恍惚迷離，他費力的把神一定，纔發覺火的椅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已越移越近他的身邊，火竟把強當做他理想的目標了。

「能夠實現也——好——」強終於吐出這麼一句。

「有辦法的，強，有辦法的。我們有我們的能力，不要求靠他們，我認識了許多朋友，他們一定肯幫助我的。」

火說了，再滿滿的喝下一杯酒。隨後很泰然若無其事毫不介懷的告訴強說：

「哈哈，竹××昨天已到南京新政府做委員去了，還有，×報從明天起也停刊了，強，有了官做，他們是已經不需要這個的，你那篇「士大夫階級與民主政治」說得真痛快極了！  
哈——哈——」

火噙噙的冷笑一聲，消瘦的臉上，微微的已有七分醉意。「我們不要只管疑視這醜惡的現在」，火這句話又隨着那一聲噙噙的冷笑而重新響在強的耳邊。

「是的，火，你說的一切都對，然而，然而，……：：：：」

強打算在彌補一個缺憾似的，想往下去說，大概因為醉眼朦朧的緣故吧，終於不能集中思考力而帶住了。

年飯用完了。強把熱手巾在臉上一抹，覺得清醒了許多，那個需要彌補的缺憾，現在又湧上他的心頭，他眉頭一皺，驀地記起曼曾對他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不要把人生看得太偉大了！」然而這，好像並不是正湧上他心頭的缺憾，他終於堅決的直視着火，想在火的身體的任何一部分找出他所認為的缺憾出來。然而無效！

窗外，雪下得一片白茫茫的。強和火都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同賞雪景。火的兩眼，炯炯的向前瞭望；強愉快的忽在微微的一笑，好像他心頭的缺憾已經被一件東西彌補了。——那是由白雪所引起的一叢綠色的東西！

#### 四

是混戰爆發後的某一天。

青年強緊緊的抱着兩手，一個人不止的在亭子間裏踱來踱去，一付焦急的沈思的臉色，表示他要在這時候決定一件嚴重的事情。

來上海，是抱着一線最後的希望而來的。幾年來他所屬的集團所發動的反抗行動，雖然屢次都遭慘敗，但他並不以此而灰心，反而更促起他自我的勇猛的行動。這個勇猛的行動，結果又遭失敗，使他於幻滅之後，好像覺得天下事已不可為，一種曠餘的悲哀，深深的咬噬着他的內心，念到那蕭條的身世，又令他黯然下淚。然而，經過了一晚的痛苦後，他終於毅然決然的擺脫一切，跑到上海來。他覺得黯淡的事業的前途，雖大部已不可為，但至少這一角是還有可為的。如果這一角能夠如他希望那樣的好好的發展下去，建立一個真正為民衆所有的政府，如同民國十五年的一樣，然後把主義實現，把國家弄好，把民衆解放，也未嘗不是一個偉大的出路。然而，自從到了上海以來，事實的昭示，却又使他發覺到他的最後希望的這一角，也幻滅了，由於這最後一角的幻滅，更暴露了整個的無望。尤其是那天晚上，火在×報所演的悲劇，使他已切實的感到人生無處不醜惡，世界無處不殘酷，所謂×派革命已完全宣告死刑。他已深深的感到一種最後幻滅的悲哀，覺得天下事竟真個完全不可為了。但自從那一天在廣慈醫院探了火的病回來後，却叫他由最後幻滅的悲哀，斗然的一變而為一種最後的生命之力的表現。是的，他需要一個生命之力的最後的表現，但一時又不知道怎樣去表現。他還是覺得這人生到處都籠罩着一層濃厚黯淡的網，這世界到處都遍樹着一個必然的

幻滅的墓碑；只有一顆熊熊的心火，仍不甘寂然熄滅，他需要一個最後的表現。他想和在南京時一樣，以他賸餘的生命，再敲起一聲血鐘，振起一切懦弱，動搖，轉變的人們，然而過去的教訓，又使他知道這是無效的。……

——啊啊，我應該怎樣決定啊？

他忽然想起老毛來，是的，這世界要否定，否定，否定。而曼也說：不要把人生看得太偉大了。可是，對於毛和曼，他總覺得有一點不能令他滿足的地方。

最後，他想到火。火是難得的，火是邁進的，火雖然在和他一樣的貧病交加一樣的最後幻滅之中，仍然很熱情的鼓勵他，安慰他，叫他不要只管凝視那醜惡的現在，要瞭望那光明的將來，叫他從頭做起，算做以前沒有做過一樣。而最難得的，是火於失望之後，能夠冷靜，又能保持他的熱情。他覺得火是健全的，但這個健全，在他自己却仍然覺得有一點兒缺憾，至少是不能充實他此刻空虛的生命。……

——啊啊，我究竟應該怎樣決定啊？

他焦灼的儘在房中踱來踱去。

「整噠，整，噠——」

外面是一陣強烈的砲聲，同時屋瓦也在嚶嚶的震響。

斗然的，一片在某個時候曾彌補過他心中缺憾的綠影，這時又掠過他的頭頂，他趕緊把雙手一放，向眼前的空間撲去。然而那片綠影又馬上在他的眼前消逝了。

「嚶嚶，嚶，嚶——」

外面又是一陣強烈的砲聲。他探頭向窗外一望，只見剛北的天空裏，冒着好幾道激烈的黑煙，接着紅色的火光，直衝天上。他仰望這熊熊的火焰，半晌，忽把頭縮回，臉色緊張的問道：

「哦哦，早了，我應該這樣決定！決定！決定！」

於此，他急急的走出外面去。

飛機在空中札札的響，砲聲，機關槍聲，炸彈聲，格格的，噠噠的，嚶嚶的，好像野獸在咆哮，密雨在急下，大街上逃難的人，潮一樣的湧着，流着，擠着，商店都關上鐵門，行人都是一付緊張的倉惶的神色，報販如蜜蜂般的穿來穿去，在人叢中咕咕的大聲叫道：

「報呵，報呵，江灣打敗東洋鬼呵——」

「報阿，時報號外來哉，吳淞口打沉東洋兵艦阿——」

青年強買下一張號外，匆匆看了一下，塞在衣袋裏，兩隻腳便隨着人潮擠上霞飛路去。

踏入火的家裏，火正在那裏噴着狂噴着香烟，火夫人愁容滿面的坐在床上。

「糟糕，我們的計劃又給戰爭耽擱了！」

火看見強來，悵悵然的訴說。

強默默的坐下。火吐出一口白煙，又釋然的說：

「強，我們等一下吧，等到戰事結束後，我們再設法幹吧！」

然而強堅定的說了：

「我不能再等了，火，我要去……」

「去那裏呢？」

火沒有待強說完，便詫異的搶着問。

「我，我要去參加抗日！」

說完，強默然，火也默然。只有外面的砲聲，隆隆在響。

火稍微躊躇了一會，終於打破了兩人的沈默，說：

「我們又何必亟亟呢？強，我們還有我們偉大的使命！」

說這句話的火，他是深知強是始終前進的，沈毅的，不但不和老毛老曼一樣，而且覺得遠處處都能夠和他吻合，他認為強是有用的，強是真情的，強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朋友。在他的意思，雖然對強的抗日不表示反對，但終感到有點惋惜，有點不能和他一樣的創造將來，他覺得在他理想中的這個使命，是比較現在去抗日更有價值的。

強把火的話略作考慮，然後又毅然的說：

「但是，火，國家要亡了，而我們又是這樣，我們應該以我們賸餘的生命，做一個最後的貢獻，我們應該參加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

「中國是不會亡的！強！」

火決然的說。

「如果不抵抗，你敢說中國不亡嗎？火！」

「可是，抵抗是必要的，然而不是復興中國的根本辦法，我們還要努力將來。」

「但是國家已經亡了，我們還有什麼努力呢？」

「中國不亡，我們做救國的工作，中國亡了，我們做復國的工作」，「怎麼沒有什麼努力？」

「然而與其艱難的復國，不如勇猛的救國呀，火！」

「然而，強：我們偉大的生命，雖然應該貢獻國家，但我們要留在將來，將來！」

「我說的是現在呀，火！」

「現在？——」

火愕視着強，兩個人又沈默下去了。

兩個人都極力地想再打破這個沈默，但每個人都不知道再往下去說些什麼，只默默的靜聽着外面的砲響。

「不要亟亟吧，強，我們有辦法的，有辦法的。」

火終於又說出這句，便提議去看老毛和老曼去。

——噓噓噓，噓——噓——

兩個人走到蒲柏坊時，又聽到一陣強烈的不斷的砲聲，火說，今天江灣方面恐怕又有一

場轟戰。



——妹妹！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踏入曼的房間，只見曼兩手做一個擁抱的姿勢，口中正哼着流行的情調。

「你這個人真沒心肝呀！」

火指着曼忿然的在罵，強也慨然的說：

「曼，國要亡了，你還在——」

沒有待強說完，曼跳起來冷冷的笑說：

「哈哈，國家是什麼？民族又是什麼？——」

「哼，你是不要國家不要民族了？」火忿忿然說。

「我先要問問你，理想先生，什麼叫做國家？什麼叫做民族？除開個人以外，有什麼

「那麼，你以為這次中日戰爭和你個人是無關的嗎？」強也忿忿然大聲斥說了。

「打不到却爾登，打不到逸園，我是無關的！」

「假如整個上海都毀滅了呢？」強鄙笑着。

「強，假如整個都毀滅時，我也讓牠一道毀滅了吧！哈哈，哈——」

曼說完，格格的笑又是一聲怪笑；這聲怪笑，有點出乎火和強意料之外，不期然而然的大家都沈默了。

在暫時的沈默中，突然間聽到一個悠悠的聲音，在天台上喊：

「啊啊，偉大的火喲，偉大的否定喲——」  
是老毛的聲音。

「老毛！老毛！下來！」強向上面大聲的叫。

然而老毛好像沒有聽見，又悠然的唱道：

「啊啊，毀滅一切吧，一切毀滅吧！——」

強好像置身在一個冰冷的雪窖中，「我有點事，我走了！」辭別了一聲，強便走出，火也跟着走出了。

兩個人又走出曼的房間，要分手時，火戀戀的握着強的手，說：

「強，明天再到我處來談談。」

強也戀戀的望着火微笑，一個人獨自的走回去。

回到寓裏，便聽見房東太太說，有一個老年人等他在房裏，說是急急要見他。

一進去，原來是他的姑父，雖然來上海後，時常將近況簡單的寫信給他，然而好幾個月不見了。

「唉喲，強，你上那裏來？我等了半天，好焦灼！」

看見強來，姑父的老臉上，忽飄起一片歡笑。

「姑父！你從那裏來的啊？」強黯然地問。

「我由南京來，搭車到蘇州，再搭小輪來的。」

強默默的，覺得這真是一個不幸的逢遇。然而姑父又欣欣然說了。

「我知道上海很危險，我要帶你回南京去，剛才碰見火先生的太太，才知道你住在這裏

。

強在默默的躊躇着，他覺得姑父之愛他，始終都和他的父母一樣，在南京營救他出獄，姑父真費了很大的力。

「姑父！你現在住在那裏？」

強終於微笑的說。這笑是勉強的，又是堅定的。

「我住在南市××路××旅館，現在我們就去吧，阿強！」

「姑父，我現在還有一點事，明天再搬東西到你那裏，一道回……去……」

強的眼淚忽充滿他的眼眶了。他連忙把頭轉出去，臉背着姑父，淒然的望着窗外。

「好，阿強，我明天早上等你，下午三點鐘有一班蘇州輪船。」

說完，姑父欣然的走了。臨走時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給強，說是一個南京的朋友請他帶給強的。

強湛然的目送着姑父龍鍾的背影，心頭上酸痛得好像在片片的破碎一般。終於堅定的把手巾拭了淚痕，拆開姑父帶來的信：

「強：我知道你在上海是如何的緊張啊！」

信的第一句便這樣的寫，筆跡很匆草，他認得是同志達寫的。強皺緊眉頭，好像達是知道了他的心事似的。他不再往下去看，但覺得現在的心頭已經是鑽石一樣的堅，任誰也不能阻止了，他才繼續讀下去：

「我知道你是永不會灰心的，但也不要太焦灼。在一切都幻滅的時代，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得大，大——大到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否則便應該縮小，小——小到一天，一分鐘，一秒鐘。只要我們堅決的沈着的幹去，不要焦灼！姑父回京時，便暫時和姑父回來吧。」

「匆忙中不許我多寫。順便告訴你一個消息：新政府成立後，李士剛現在已由××院的廳書，升做××部的司長了。聽說他的愛人是南京女中的校花，和××部長非常好，而李自稱××派的同志，是曾在××部長領導之下奮鬥的。」

「強，世界是這樣的。我們要看破一切。望你回來吧！」

到達的信讀完後，強覺得達說的話雖然很懇切，但總不能搔到強的癢處，至少，達是不任在這砲火聲中的上海的人！……

一夜不斷的密密的砲聲。天氣很冷。

從早晨便飄下鵝毛般的大雪。

阿強的姑父清早便在南市××旅館的門口站着，他焦灼的望着門前馬路上的行人。馬路上一片白茫茫，大雪不止的紛紛下着。從上午九點鐘一直等到下午兩點鐘，看看蘇州班的輪船快要開了，還不見阿強來。

——爲什麼還沒有來呢？爲什麼還沒有來呢？……

他焦灼的睜大年老的眼睛，向門前的馬路小心的望着，他恐怕強找不着他的旅館。

旅館的斜對面，有一個義勇軍的辦事處，一輛軍用的汽車，正停在門前，在大雪中軋軋地升火待發。十幾個穿着學生服的青年，正從門口走出。

阿強的姑父驚地把老眼一抹，從旅館的門口，緊緊地望着那十幾個青年，他忽然把手不止的招着，大聲的喊道：

「阿強，阿強，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他認得第一個跳上對面那輛軍用汽車的，就是他正在焦灼盼望的阿強。

然而阿強却沒有回應。只有雪片紛紛的悄悄的飄在汽車上。

他再把老眼一抹，衝出旅館的門口，冒着雪急步的奔向斜對門去，將近那輛汽車時，他

更焦急的大聲喊道：

「阿強，阿強，阿強，我，我，姑父，姑父，……」

等到他再喊第三個「姑父」時，那輛汽車鳴的一聲已飛一般的在大雪中向南駛去了。遠遠地在雪片紛飛中還看見阿強腰挺挺地立在車上，正在回轉頭來望着他時，那輛汽車却轉一個彎不見了。

他癡一樣的停止步還在木然的呆望着那個灣角，半晌，才叫了黃包車急急的跑到霞飛路

火的家裏，嗚咽的喊道：

「火，火先生，阿強，阿強做義勇軍去，去了！……」

「哦！去了？真去了！……」

火跳起來愕然而又惋然的叫着。

「的又是一陣砲聲。窗外大雪仍紛紛的下着。」

——一九三三，二，廿三日脫稿。

## 印行十七年之家庭刊物

### 婦女旬刊

△提倡女子教育    △力謀家庭幸福

每期大洋五分    全年一元八角

海外全年四元

杭州直骨牌弄十九號

## 詩兩首

### 獻給自己

榮植

去吧，向着那未來的勝利的屬主的一羣，  
去吧，向着那輝煌燦爛的光明的國境。

讓這冷清清的空房永為墳墓，

讓這凄慘慘的魔窟永為蛙蝕之窠，

我還流連在這兒作什麼？

我還流連在這兒作什麼？

我正應該走向那墨爾孤爾斯的最高峯，

我正應該登上那喜瑪那雅山底頂上頭，

拖長我底喉嚨，振起我底臂膊，

## 文壇消息

### 今年之諾貝爾獎金與庇達爾

今年諾貝爾的獎金，想不到是一位對於我們很生疏的西班牙人庇達爾 (Pedro Pidal) 所獲得了。

庇達爾雖然是一個很有學問的文學研究家，然而因為他很少創作的作品，一般的讀者知道他的也就有數，所以，當他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消息傳出時，一些人總是問：「庇達爾是誰？」

庇氏於一八六九年生於哥羅那 (Co-



對着全人類高唱一曲悲壯的戰歌。

去吧，向着那洶湧如山的狂奔的怒濤，  
去吧，憑着那呼嘯如風的悲壯的戰號。

讓這枯槁的殘骸供人踐踏，  
讓這死沈沈的氣質供人唾罵。

我還要顧惜這些幹嗎？

我還要顧惜這些幹嗎？

我正應該去迎接着那到來的早春，

我正應該趕赴那炎炎的夏日當頂，

再不願看了呵，這死氣的沉靜，

讓我底靈魂再到血海裏去浮沉。

不能忘，那活躍的生命充實着的過去的

軒昂，

Enana)，今年有六十三歲，曾經做過幾次  
教育行政長官，做過幾個有名的大學的教  
授，在西班牙學術界是很有地位的。他對  
於詩學，史學，文學，哲學，均有精深  
的研究，他的“Revista de Filología Es-  
pañola”“Poema de mis Cid”等著作，真  
可算得現代西班牙學術界的至寶。像這樣  
說，那些問「庇達爾是誰」的，倒是一件  
可怪的事情。（冰）

### 幾顆頹落的文星

在本刊創刊號裏，我們會向讀者報告  
過美詩人奧本汗逝世的消息，然而不幸得  
很，在奧氏逝世的前後，又有不少的作家

更使人悲傷這沉沉死氣吞蝕了的現在。

啊，有什麼惆悵，有什麼悲哀？

我正應該從此創造出光明的未來。

手中既已把握住了時代的繮轡，

奮勇地上前去啊，向着那已綻破了的曙

光，

何苦再在這兒領受這冷酷的寂寞，

我在這死氣沉沉的鬼國裏取得到什麼？

鞭吧，鞭吧，把我跨下的馬腿兒鞭破，

好叫牠載着我走向那熱烈的漩渦。

影呀，跟隨了我二十多年的瘦影！

燈呀，照耀了我多少時日的孤燈！

如今我不再讓你們這麼地平靜了，

們死去的消息，傳到我們耳裏了。對於這

些作家的死，我們是很覺得可哀悼的，現

在把他們的生平事蹟及主要的作品，簡單

地，介紹在這裏：

(一) 瑪希 (John Macy)

瑪希於一八七七年五月生於美之賢屈

羅亞特 (Detroit)，哈佛大學卒業後，曾

任母校之文學講座，并主編波斯頓導報，兩

民族週刊，青年之友等刊物之文藝欄。近

年來專心著述，蜚聲於時。代表著作有婦

女記，坡之生涯，世界文學故事等，其中

尤以世界文學故事，運其簡雅典麗之筆，

敘述世界各民族有史以來之文學及其相互

關係最爲著名。

影啊，我要帶着你去看一看人羣中的熱鬧。

讓這孤燈兒永遠失去我這個侶伴，

讓這孤燈兒永遠地獨守這空房，

讓死氣佔領去這房中的一切，

讓魔鬼來把這房間吞滅，

我已經要擺脫你們而去了呀，

我對你們共同說一聲：「別！啊，別！」

### 迎春曲（迎鎖十四行） 笑驚

(一)

我竊聽，風用纖指輕輕的撥動絃琴；

像是詩人在花間歌誦他的夢幻，似

病漢在睡榻上嚶語呻吟，似

(二) 巴桑 (Rene Bazin)

巴桑是現代法國比較守舊的作家，他於一八五三年生於法之安素爾。一九〇三年被選為學士院會員。氏愛好故鄉風景，初期作品多為鄉村生活之描寫，纖巧細致，無一不膾炙人口。代表作有死地，張着的眼，門檻上的雪，及其他。

(三) 徒梅夫人 (Mrs. Margery Latimer Toomer)

徒梅是去年八月間逝去的美國青年女小說家。一八九九年生於 Portage，前年與 Jean Toomer 結婚。她的作品，以短篇最著名。這是我的身體，我們是不可相信的，及短篇小說集那莉花開及其他均為

懷春的少女擁着孤衾嘆息，  
似一隻雲雀飛入蒼穹高鳴。

嬌麗賽過情蛛的歌喉，

殷越又如同裂了布帛，

我竊聽，這一縷媚媚的仙音；從天外

飛來訪覓人間最高的理想，瀟過

染了疾病的溪樹林草不留痕影。

準是祈禱去了，我伸手捉住尾音；

用詩的手藝又將她編煉成形，我夢想

拿這個來讚揚我的才華，好向

春之女神的唇邊偷吮一滴香津。

(11)

你啊，你爲什麼嫋嫋來遲？

我從孤嶺採摘梅花一枝，又從

其代表作，行將出版的“*The Guardian*

*Angel and other stories*”更爲出色。

(四) 基卜 (Gyp)

基卜是真石名馬德爾伯爵夫人 (Comtesse de Martel de Jarville) 的現代法國女小說家。爲革命時革命黨人米拉波 (Mirabeau) 之後裔。她的作品充滿着幽默的情調，大多爲巴黎社會之描寫。諷刺的筆鋒，也很利銳，所以在我們讀她的作品，我覺到一種甜辣交雜的味道。她死時已八十二歲了。留下她的母親，一件婚事，最後的呼聲，夏娃姑娘等有名的作品。

(冰)

東海汲來一瓶淨水，有人說

我的辦法未免太痴；可是，你啊，

你啊，你爲什麼珊珊來遲？

須知，我將她看作蜜意的函簡，

一旦花朵開齊，那就是

一行行香豔的言辭；總會

有點消息，關於你，關於你的蹤跡。

那知，他的牙關緊閉，像是

并不了解我的意旨；我

嗟嘆，花許笑我過於拘泥，我

懷疑，我許白白的費了心機

你啊，你爲什麼珊珊來遲？

( III )

有一天我握住鉄帶盤算，該用多大的

### 世界著名戲劇集 (THE BEST

LONG PLAYS)

這部偉大的戲劇集由著名大學教授 (

Dr. Henry Huizinga) 費盡了多年的心血纂輯而成功的結晶品。每篇戲劇前，他都介紹了牠的歷史和背景，以及作者的詳傳等。篇中有很詳細的註解，有美麗的彩畫，早先決定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不幸一、二、八之役，稿紙既全毀於炮火；後來經各方的探查，纔發現原稿依然全存，不久即可出版，所選的十大戲劇列後：

"An Enemy of the People" by Henrik

Ibsen 易卜生「人民公敵」

氣刀，捕盡和生命疑衆」的蒼苔；

我的心理藏霜雪中已久，一座冷寂

的冰窖，而今變成寒烟漠漠的村舍。

把人悶壞，打不開祕藏熱情的鉄壁，

說什麼尋找歡愛，假使真能夠

借助一點神力，原可以就此掀去

那頂煩憂的華蓋；那知道有千鈞的

重量，而且人都當我瘋了看待，不給

我一點同情的愛戴，一種譏嘲，

一種咒罵，說我妄想移動

自然的定律，這要遭神的

譴責，有的憐憫我叫我等待

春雷的響動，再來賣弄文才。

(四)

"Suite" by John Galsworthy 高而斯

華綏「奮闘」

"He & She" by R. Crothers, 克勞納司

「他與她」

"Beyond the Horizon" By Eugene

O'Neill 亞泥而「天外」

"Abraham Lincoln" By John Drink-

water 特令克華特「林肯」

"Candida" By Bernard Shaw 蕭伯南「

開的大」

"The Admirable Crichton" By Barrie

白利「可愛的克立東」

"The Cherry Orchard" By Anton Che-

khov 次考夫「櫻桃園」

這是什麼技巧，當太陽撒下

一把生命的綠素，當月華鋪

散一片愛的光耀，短命的嬰兒；

自然的驕子喲，伸手露出塵泥有如

採桑的豔女隱身綠蔭中微笑。

一派少壯的精神，青春

理想的豪麗：葉花舒張，花在放苞，

苗生的嫩芽帶着一種疲勞的微喘，

不久，真是不久呢，光榮的時期

便也來到；啊啊，榮花鑲了黃金，柳眼

青，時序嬌妍的花朵喲，五彩癡爛

的裙裾，招引浪蝶在陌上飛颯。

一個流氓，一個賊盜；忘懷乳燕的

追逐，營營，蜂在香港中歡唱無憂的情

調。

“The Enemy” Channing Pollock 柏洛

克「仇敵」

“Red Robe” By Eugene Brioux 別利

安「紅袍」

(鑑平)

「蘇俄工廠裏的生活」

(Life in A Soviet Factory)

英國畫約翰 (Messrs. John Lane) 書

局最近出版一本紀實小說「蘇俄工廠裏的生活」，作者雖然是一個不很著名的婦女作家，但她從實驗的生活忠實地描寫她在蘇俄李甯格拉地方波的夫工廠裏十個月的工作，以及蘇俄五年計畫中各個工廠的勞力生產的詳況，所以使人覺得這部作品很

(五)

倘若允許我，倚抱新樣的

柳腰輕歌；白雲悠悠的飄去了

我的疾病，我的煩惱，我的煩憂，

天真的小鳥飛來求和，一泓

流水溜動眼波，斃斃的柳影飛拂。

倘若允許我，我要採摘

這些永恆的生力譜入詩歌，

化成一道權威的繩索，將天地

拉在一起，互相掉了一個位置，人類

的歷史被我翻錯；春是永久

駐足在人間，於是年華也便

慢慢的移過，倘若允許我，

輕歌，白雲悠悠的飄去了，神的能耐  
也便也便渺小如同烏有。

二，二三千夜。

名貴。

(鑑平)

### 英國近代兩位小說家之新著

約翰福開森 (John Ferguson) 和却

利金司東 (Charles Kingston) 是英國近

代在文壇上有相當的貢獻的兩位小說家。

近來他們各個寫完了一部傑作：福開森的

是「濕地的暗殺案」(Murder on the

Marsh)；金司東的是「大倫敦的祕密」(

The Great London Mystery)，由藍約翰

書局出版，書價都是三先令六辨士。

(鑑平)

### 意大利的青年文學家

統治在法西斯帝主義下的現代意大利

詩

兩

首

664



，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青年文學家 Lauro de Bossis，他生於一九〇二年的羅馬，是意大利詩人 Adolfo de Bossis 的兒子。他對於文學很有心得，並且從他父親的教導，格外地能夠發揮他的天才。他是一個反法西斯蒂主義的作家，曾有一次，他在羅馬的街市中演說，發傳單，但他是失敗了。現在他從事於文藝的生活，有很多的著作和繙譯，最近他用英文編輯一部詩集 [The Golden Book of Italian Poetry] (意大利詩人的精粹)。(鑑平)

### 十三歲的女作家

現在在倫敦主辦一種名叫「鬼火」(The Will of the Wisp) 的刊物的，是一位尙未知名

的十三歲的女作家。聽說她是一位皇族公子的女兒，雖然只有十三歲，但她却能以其論文，小說，戲劇，詩歌而驚動倫敦許多人士。她現在每天待答覆的信件至少有四十封之多，可見她是怎樣地驚動了一般人了。(鑑平)

### 上海文藝茶話會將作蘇杭之遊

春天來了。最容易感受春的消息的人們，總不想讓牠輕易渡過，要對牠作一點什麼表示。上海是一個文人聚集的所在，此種風氣，尤覺盛行。今年春來較遲，然而此種風氣仍照常舉行着。在先有許嘯

天輩舉行之春遊茶集，如今文藝茶話會又將於本月十八日有蘇杭之遊。騷人詠事，固已極一時之美了。

(波)

### 所謂「詩人」也者的厚臉語

「新時代月刊」詞的解放運動專號上，有所謂詩人也者的邵冠華的「題劉海粟的「秋天落日」」一詩。其序言上有云：「劉先生極贊余詩，并以「天才」(注意!)二字贊余……願年來淪落天涯，潦倒青衫，崇拜(注意!)余者固多，了解余者實少……蓋壽人(注意!)之同情，自與平凡者大不同也。」厚臉如此，良堪浩嘆!

(波)

### 「社會新聞」作狂犬之吠

有某種政治背景之「社會新聞」在其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上詆「新學」為改組派之文藝刊物，真是狂犬之吠。自己落下屎坑裏，依賴政客官僚的臭錢辦刊物，却偏要把人家也硬拉進屎坑中去，以為人們也非依賴政客官僚不行，所謂「人不知自醜，馬不知面長」者，其斯之謂歟!(波)

### 南京文壇近訊

- (一)揚昌溪主編之青年戰線停刊。
- (二)白水文藝社出版之櫻花半月刊停刊。
- (三)流露社除出版月刊，週刊外，現又出旬刊一種，附刊於新京日報。同時流露社話劇部已開始徵收社員，應徵者正甚為踴躍。

(伯)

## 郵件保管處

(埃及——Mahmoud Bey Teymur)

子蘊譯

在開羅作爲午後喝茶的時髦的集會所，格羅辟花園之一角裏，每天有兩個埃及人在這兒聚會。雖然他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們底性格却各個不同。第一個名叫費喀理親王的，是一個短小、肥胖而且帶着一個棕紅的面皮的青年人，有兩隻小珠子似的眼睛，就以這一副眼睛，他奸巧地而且公然地顧盼所有的婦人們。他想着他很漂亮，而且富於對女性的吸引力，但其實，他並沒有具有這種原素。當他走進花園的時候，他馬上就要去找一把安樂椅；找着了的時候，便坐下，交叉着兩條腿，帶上他底眼鏡，然後開始向女子們丟着眼色，并且深深地嘆惜着。第二個名叫凱末兒親王，是一個有一種可愛的表情的優秀而年輕的人。他平生的嗜好便是衣着要穿得漂亮。他是一個聰明的駕車者，他熱望着每年能把他底車子換成較新的一部。倘使你萬幸得與他談幾分鐘的話，你一定馬上就知道最時新的衣服的颜色，那是開羅最好

的裁縫剛剛得到的，或是絲毛的襯衫的價格，以及親王底車子每點鐘可以走多少路等等……那就是說，都是些新鮮而不關緊要的雜談。

第三個是一個靜默的青年人，名叫梅勒特親王，他把他自己看得很高超并且比其他的人都要更有知識，他是驕傲化了，當他對任何人說話的時候，他底俏皮的微笑似乎在說：「你是如何平凡而不足輕重呵！」

一一

一個星期日裏，當格羅辟花園內正充滿着臉上、衣服上都染上一層從四週的樹葉上反映過來的落日餘暉的太太老爺們的時候，三個朋友中第一個的費喀理親王靜靜地走了進來，向他平常到的角落裏走去，不斷地旋着頭；從這邊轉到那邊，看他是否被貴婦人們注意到，在到了他底角落裏，發現沒有適當的安樂椅了的時候，他只得去坐上一把平常的椅子。一會以後，他底兩個朋友——凱末兒親王與梅勒特親王也參加了，凱末兒親王便開始了如下的談話：

「你們能夠猜得到我從家裏坐車到這兒來需要多少時間嗎？」

梅勒特親王仍作着他那思慮過度而且驕傲的微笑，想着，像這種問題老實值不得他去回答，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費喀理親王說：

「恰恰十分鐘。」

凱末兒親王轟然大笑起來：

「三分鐘……恰恰三分鐘。」

梅勒特親王皺着他底眉頭。長久的靜默以後，他用一種隱隱的，裝做的，足以表現他底先見之明的聲調說：

「那麼你底車子穿過擁擠的街市一點鐘可以走二十哩咯。」

凱末兒親王交叉着兩條腿，帶上他底獨隻眼鏡，然後很快樂地回答：

「我底車子穿過熱鬧的街道可以走二十五哩，在幽靜的街道可以走四十哩。」

費喀理親王調轉頭來對着他們，因為在那時候，他底注意力已經被一個剛到來的坐在接近他們底桌子旁邊的一個貴婦所吸引住了，於是他問着：

「你是常常駕車駕的那麼快嗎？」

「我已經幹過多少次了，走過金字塔街和漢力烏激力斯街。」

「在這些兜風的辰光裏，那些貴婦人們也相伴你嗎？」

「爲甚麼不？」

「她們慫恿你幹這樣笨的勾當嗎？」

「你以爲這是一種笨的勾當嗎？」

驕傲的梅勒特親王調轉頭來對自以爲是女性的引誘者的費喀理親王說：

「什麼地方是蠢呢？那麼，你時常注視那些并不注意你的女人們而自以爲你是一個美男

子，實際上你却只是一匹熊的情形，不更要蠢嗎？」

「誰告訴你說女人們不注意我呢？」

「事實上證明着如此。并沒有一個女人被你迷住的。」

「我能夠承認這種話嗎？」

「當然是承認咯。」

凱末兒親王捉住了罵他這位假裝愛美女好劍俠的英雄唐瑞先生的朋友的機會了，他說：

「我們底費喀理已經完全在追求女性的愛情當中失敗了。」

這兩個朋友一同公開地訕笑着他，費喀理感覺非常丟臉，也非常憂悶。

三

費喀理親王回家了。他底腦中充滿着他底朋友們底無情的言詞和嘲弄。他在鏡子前面站着，很精細地考察自己，同時憤憤不平地說着：

「如我朋友們所說的，說我是如此對女性沒有引力，如此褻褻不堪，以致貴婦人們都被我嚇退了；那究竟是真的嗎？我是如何倒楣如何不幸呵！假使這種傳言散佈於我底朋友們中間時，我如何能忍受呢！我是時常自認爲愛的神像的，我又何能忍受他們底無情的嘲笑呀！」

在室中往復盤旋過一會以後，他脫下衣裳，拍着掌。當婢女走進來的時候，他告訴她給他取一杯冷水來，同時還教他底黑種侍女來給他打扇。一會以後，婢女帶着一杯水轉來了，後面跟隨那黑種侍女，手中拿着一把大扇，喝了水，他躺到他底床上。侍女輕輕地搖動她底麥桿扇，告訴他關於僕人們底劣行和口角；那時，懶懶地做着夢的費喀理親王，並沒有聽那正在說着的話，漸漸地熟睡了。

現在五天已經過去了，這三位朋友照常在格羅辟花園聚會。今天費略理親王是三人中最快樂的一個；等了一會過後，他於是便要他底朋友伴他到郵政局去，在那兒他希望找到一封最有趣味的信。他們便一同往郵政局，在那兒費略理親王找到一封信，那信，他是用着最強烈的情緒接下的。那是一個華美的藍信封，他神經質地開始把他拆開了；在把信取出的時候，一股強烈的茉莉的香氣充滿了空氣中。凱末兒親王，這優秀的青年人，抑制不住地說：

「妙哉！……這是信裏帶來的愛神邱辟特底香氣。」

帶着照常的輕慢的微笑，這驕傲的格勒特說：

「這是我們不需設法知道的祕密。」

費略理底臉上閃着快樂的光彩，他答道：

「我能夠在我底朋友們面前隱藏我底祕密嗎？」

「豪華的勇士！這封信是誰寄來的？」

「看這簽名吧。」



凱末兒親王看着簽名叫喊了起來：

「奇怪！……新故麥哈佛哈佛省長之女兒！……這事是從何時開始進行的？」

費略理親王會心地而且矜驕地笑着，往後他對他底朋友們說：

「請允許我離開你們，因為我得去赴這封信裏說到的約會。」

於是他很迅速地離開了他們。

費略理親王并不曾去赴他底假裝的約會，但是他回了家，在家裏他花去他贖下的半下午時光與他底黑種侍女談話。晚餐以後，走到他底書齋裏，坐在他底寫字檯前，帶着詩意的生的門特的態度，他從一隻抽屜裏取出一個裝華美的藍色文具的盒子，抽出一張信紙；於是開始慢慢地而且小心地寫着：

「我最親愛的費略理親王：

我不能告訴你當我今天下午在結詩那公園與你相會時心頭感覺的是如何地快樂，而且我幾乎顛倒於聽你底甜蜜的訴說和看你底親愛的令人消魂的眼睛去了。當我第一次認識了什麼是真的愛情的那一刹那，便是我所知道的最幽美的一刹那了。我能夠希望馬上再見到你以繼續我們底甜蜜的談話嗎？

你底愛戀的——

新故麥哈佛佛省長的女兒。」

用茉莉香水噴好這封信以後，他把信封好，并且寫好如下的——個信面：

開羅，郵件保管處

費喀理親王親收

寫完之後，他上了床，很平靜地睡着。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譯於上海。

劇詩第一期徐州劇詩社出版

## 理想主義與藝術（續）

金子馬治著  
胡雲譯

### 三

然而，理想主義之所以尊重藝術，與藝術以高貴之價值者，還有一個特殊的理由。在某種意義上，理想主義藝術觀之主要的特徵，似乎即在這特殊的一點。倘問特殊的藝術觀是什麼，那即人所周知的理想主義藝術觀之神祕主義。所謂一種的神祕主義，便是不把藝術品之創作，看作是藉助於知識，技能或才能的東西，而看作是基於到底不能以知識與理論所能解釋的不可思議的天才的東西。在藝術品的創作上，從來是尊重天才的，這是事實；然而像理想主義的思想與美學上之天才論之多，却很少見。自理想主義發生以來，多數的人都唱天才論，差不多除了天才論，理想主義藝術觀便空無所有了。天才的這一觀念，也可看作大抵是由理想主義所提出的。不單是在從前的理想主義之中，即在最近的新理想主義中，天才論也是佔着重要的位置的。天才論是如何地為理想主義藝術觀之精髓，是很明白的了。

天才對於理想主義的藝術觀爲什麼被看得這樣重要？理想主義，將藝術與天才的關係是怎樣的看法？這是我們要解答的問題。將藝術的本質，看得很神祕——與唯理派或古典主義之規律底地理智底地來看相反，始終反理智底地反規律底地，卽，神祕底地來看——這雖是理想主義的傾向，在此作爲問題的天才論，也很顯然與這種神祕主義是有關係的。試取康德的天才論來看。據康德的解釋，事物對於吾人之所覺得美，就因爲它不是由有意識的志趣或目的所造成，而是由全無意識底地或全無目的底地造成的，而且覺得是由一種神祕的必然性從內面自由地產生出來的原故。沒有意志，沒有目的，而又自然地合於目的，這卽美的本質。美意識之受害，沒有在作意是露骨的，意趣是顯然的時候之深。藝術品必須是像自然那樣的無意識的。然而這種藝術品，決不是由規律的，有計劃的才能所造成，而是超越了這種規律的才能或技能的天才的產品。據康德的意見，天才并非普通的知識或理智的力，乃是自己幾乎是無意識底的，迫於一種神祕的必然性而製作藝術品的特殊的人。卽，據康德的意見，所謂天才，卽不外是一種難於用尋常理智的標準去規律的自然的神祕的創造力。像康德那樣理論的知識豐博的人，將天才放在這種論理的理智的域外，這是很能引起我們的注意的。

天才的創作，恰同自然的創造是一樣的——這是理想主義一般的思想。這是康德與

勒的藝術觀中的思想，這種思想，至歌德時，使其更發達了。歌德以爲藝術之創造，正如字面所示，是與大自然的創造作用同樣的。他以爲不能律之以尋常的理智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無意識的直觀的創造，是真的藝術之創造。歌德把藝術的創造，看作比自然的創造爲更大，這是周知的事實。爲什麼呢，因爲藝術決非單是自然的模倣。正如自然產生自然界各種的現象同樣，藝術家也必須創造自然以上的或超自然的藝術品。稱藝術家或天才爲第二的自然，就因爲自然的力達到了頂點，藝術家以這一點爲境界，代替自然來從事這境界以上的創造的原故。在這意義上說來，天才不外就是自然的延長，代替自然來創造更複雜的人生的人而已。天才即是神祕的創造力，這是歌德的解釋。

如果在康德與歌德之外，還來作天才論的探究，那確是多得無數。單從天才觀來判斷，也可明白：對於理想主義，真的藝術品是怎樣的尊貴，是怎樣的美麗的東西了。理想主義以爲藝術到底是一種神祕的不可思議的神聖的東西。與理想主義的這種態度相比較，極端的實踐主義或實際主義，對於藝術品的創造，決不取理想主義所取 *Enthusiastic* 的情熱的一種宗教的態度。這一切神祕的，超自然的事物，都被當作浪漫諾克的空想而加以排斥了。一般流行的意見，以爲：冷靜的理智的計算，始終是藝術品的創造，藝術品并非不能科學底地，理

智底地創造的東西，即使這不是科學知識的事物，也不過是由感情或情緒的力所一氣造成的東西罷了。從這見地看來，藝術品決非與普通的機械的作品是不相同的東西，反倒是一種機械的作品。所謂天才，要亦不過一種空想，這是現在的一般的解釋。

我也相信，這裏有着一個大的疑問。天才到底是否如一般所想像那樣，是從前理想主義的遺物，這是還需討論的問題。

#### 四

理想主義之所以以藝術為獨立特殊的價值，把這看得很尊重的原故，還存着種種的理由，這理由我想舉出一個與前所述者相連之另一理由或根據。這第三種的根據，實際上也是理想主義所固有的藝術觀，密切與前述之藝術觀有着關聯的。簡單地說，這裏所謂第三種藝術觀，與最近風靡德國藝術界之表現主義有着密切的關係。與現實主義，實證主義，乃至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之以客觀的自然為本位，以主觀的精神為客位相反，表現主義的精神，是以主觀的精神為本位，以客觀的自然為客位的。正確地說，這種表現主義，是理想主義的藝術觀。所以，表現主義決不是最近突發的傾向，而是與理想主義共存的一種藝術觀。倘要確切

理解表現主義爲什麼是理想主義的藝術觀，便須說明理想主義思想之真髓的先驅思想之所以密切地與這種藝術觀相關連的原故。哲學上的先驅的形式論或範疇論，暫置不論，在理論方面，道德方面，主觀的精神是根據固有的先驅的法則，創造認識的世界與道德的世界，這是理想主義——尤其是康德式理想主義思想之立腳點。在認識方面，在道德方面，都不由自然或客觀世界接受規律或法則，反之，主觀的精神與自然界或客觀界以規律與法則，這是理想主義之根本精神。主觀本位，始終是理想主義的根據。因此在藝術方面，同樣的主觀本位，也始終存在了。藝術活動之根本形式，如同其他認識方面及道德方面之形式同樣，是人類精神上先驅的固有的東西，因此藝術活動是人類固有的先天的活動，這是從來理想主義美學所唱導之根本精神。這裏沒有詳細反覆申述康德或新康德派的藝術先驅論之必要。即使不是康德派，凡一切的理想主義者，也都以爲藝術活動之根本形態，始終是人類的精神或理性上本具的東西，決非由外部偶然得來的東西，所以在這意義上，藝術活動始終是人類精神上固有的東西，藝術之發達，即人類精神之發達——根本的發達。因此理想主義者以爲人類沒有藝術，便是殘廢的人類了。

藝術活動，對於理想主義，是被當作主觀的，人類精神中內在的東西，所以，廣義地說

起來的藝術活動，是從內面，從主觀，向外面，向客觀的運動或表現；決不是由外面，由客觀，向內面，向主觀的運動。據釋勳的解釋，以神祕的必然性由內向外表現出來的運動——即藝術家之必然的表現——乃真的藝術。真的藝術，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表現主義的精神，已在這裏說得很詳盡了。在最近把這種表現主義的精神，先於表現主義運動具體的地說明了的，是柯亨。柯亨以感情為意識之原形，他之所謂純粹感情之必然的表現，即解釋為藝術。他的根本精神，大抵是如次的：感情云者，乃運動之意。由內面向外面的運動，即是感情之發現。所以，人類精神上固有的先驅的純粹感情之必然的表現——藝術家之必然的表現，即是真藝術。嚴格的意義上的自己表現——必然的普遍的自己表現，被解作藝術了。

以自然的模仿或寫實為藝術的寫實主義，與以人類精神之根本——自己人格之精髓的必然的表現為藝術的理想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懸隔，頗為遙遠。這裏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關於藝術之本性的全然相反的兩種思想或態度之存在。以自己的必然表現為藝術的理想主義，對於藝術懷有一種宗教的尊崇之情，決不能說是偶然的。這樣，藝術在理想主義者看來，是深刻的內的生活，而非某種目的之手段了。



# 小品

## 爆炸了

一  
空

我愛光，我愛熱，我愛力，我愛生的活躍；

然而我的四周却是那麼黑暗，那麼冷酷；那麼腐朽，那麼死一般的僵寂。

——啊啊，這簡直是一座墳墓啊！

於此，我一彈便把這座墳墓炸毀了；

於此，我欣然地從墳墓中衝出。

當沒有衝出墳墓以前，我一面活葬在黑暗，冷酷和腐朽之中，一面憧憬着外面的光，熱和力；我曾經這樣厲聲的吶喊道：

「在沒有爆炸之前，我的表面是圓滑的，沈默的，哀怨的，微笑的，忍耐一切的彈丸。但我的裏面，火在燃燒，熱在沸騰，力在震擊，終有一天要炸而為尖硬的，爆裂的，憤怒的

，吼叫的，摧毀一切的碎片！』（廿一，十一，八。小貢獻）

好了，現在是已經爆炸了。

爲了充實我自己的生命，爲了拯救我自己的靈魂，我是毅然決然的爆炸了。我不能再圓滑，再沈默，再哀怨，再微笑，再忍耐一切；於此，我尖硬了，爆裂了，憤怒了，吼叫了，我開始在摧毀一切。

就是在摧毀一切中，摧毀我自己，我也欣然。

世界是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力的；但我要從我的生命的以太中，射出這一點光，一點熱，和一點力，雖然是那渺小的一點點，可是這些生命之光，熱，和力，是永遠不滅的，永遠偉大的。

也許一切的罪惡們是蔑視這一點光，熱，和力；也許他們以爲只要黑暗，冷酷，腐朽便可征服一切生命，支配一切生命，而活葬一切生命。然而，我却永古的相信，憑着這一點光，熱，和力之發展，一定有毀滅一切罪惡的一天。

生命是不足貴的，足貴的只有這一點光，熱，和力；就是我的軀壳摧毀，我也欣然。

難道同志，可以買賣如商品；人，可以看待如奴隸？

難道集團，可以黑暗如墳墓而外表却點綴燦爛的花圈？

這些，在罪惡方面，也許認為是應該的，然而我不願做商品，不甘做奴隸，不能活葬在墳墓，我愛光，我愛熱，我愛力，我愛自由，我愛生的活躍，於此，我便爆炸。

也許紳士們認為我是搗亂的，我接受，我欣然的接受，一切革命的行動，都是搗亂的行動，一切革命者也就是搗亂者。罪惡和紳士們叫我永遠活葬在那黑暗，冷酷，腐朽的墳墓，以便買賣我如商品，看待我如奴隸；但我却把墳墓毅然的炸開了，這當然是最搗亂不過的。我願意饑凍，我願意貧病交加，我願意我的全家都流亡顛沛了，然而我畢竟不顧一切的爆炸了，毫不妥協的爆炸了，我欣然地由墳墓中衝出。我一點也不留戀。

朋友，生命是不足貴的，足貴的只有這一點光，這一點熱，和這一點力！

二，廿五，隨筆。

## 護 花

笑 驚

來到Y城祇有兩月，而戰雲一天濃厚一天，全城便在風雨飄搖之中了。

起初，我們一羣團宿在師部，女的也在一起；大家雖然不曾互相兌索真情，也不感到什

麼寂寞。這大半該謝謝女的，因為她們有如一朵無主的花，在軍中更如生長在沙漠裏，惹人愛憐，那是不消說了。因為花是無主的，大家都祕藏着一種希冀，如何使她不利用刺，如何使她任自己採插，如何使她獨歸已有的放在枕頭上面，如何使她的香氣才能永久保持，如何……

如此，大家在夢中又多了一層魔障。

那個時候，剛在分共之後，派別多得不得了。於是，在愛情上的鬥爭也和在政治上一樣，五光十色，件件皆有。這一來，却難爲了做花的；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好。張同志歡喜吃軟的棉花糖，李同志喜歡摸八段錦，王同志喜歡軍式操，還有年事最青的小弟弟喜歡挨罵，軟硬功夫全有，委實使她們難以對付。東也要敷衍，西也要塞責，與繳不盡，猜念橫生。於是，得意的人被罵做「護花」，當時軍中多了這樣一個口號：

「打倒護花使者！」

「擁護女權獨立！」

這里所謂「女權」，是單指女同志的權威，意思是說「名花不能有主」。但是，口號是提出來了，護花者仍護其花，花是終於要有主的。這真是掃興，我亦有同感。

後來，不知怎麼傳揚開來給師部高級長官知道，馬上要下逐客令。因為戰事緊急，可憐我們這一羣醉生夢死的英雄，便活活的分發在各團各連永遠的離開不能見面。終究女的佔便宜，仍舊留在師部，過着深閨嬌養的生活。當時的師部，真有「侯門似海」之慨。而我們在百無聊賴的時候，誰都要哼兩句「多愁怕見東風面，一任花飛不捲簾。」的。

可是後來呢，花是飛了。

花飛向天涯，花飛向地角；

花是有了主不許路人採擷了。

這，其間的經過說出來很費事，聽說她們接連在外面偷偷的住了幾夜，結果陷了一身羞恥給開革了。當然也犧牲了幾位軍官的前程。這一點也不可惜，我始終認為那些小姐們是不配跟我們來的。來了也好，爲什麼帶了一身腥氣。從軍本來是做夢，那幾位軍官也未嘗不知道；然而，他們終於草草的將他們的夢結束了。

從此，花是不會再現了。

從此，我們一羣便感到寂寞，然而炮火迫着你不能遐想。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還是喊了兩聲吧：

「打倒護花使者！」

「擁護女權獨立！」

後來，我在上海又遇見當年那朵花，憔悴異常；我問問她，她不響，祇是搖頭，我知道她已經不認識我了。

最後，她忿恨的向我說又像是向別人說了。

「男人是罪惡的東西！」

我看她委實可憐，她一定是從那里受了許多打擊，我想將當年的「護花」的心情拿出來，然而，她已經離我很遠了。

「濁流中的一瓣落英啊！」

十一，六，下午。

## 收到日本檢討會惠書誌謝

滿洲事變與新國家 滿洲事變之真相

暴日侵略世界陰謀之大陸政策 形成東北事變之骨子裏的原因

九一八事變前暴日侵華之預擬計劃與排外態度 暴日製造滿洲傀儡預擬的具體方案之一

暴日侵略東北非握到統治權不罷手之表白 暴日獨霸世界大陰謀之世界政策

# 灰色牛（續）

彭子蘊作

## 十三

來南京，這已是第三次了。

如果說，第一次來南京是帶着某種政治的使命；第二次來南京是爲了解決生活；那麼，這三次來南京，便可說是爲了復仇，爲了給人類以事實的教訓，爲了憑吊我失去了的靈魂，爲了咀嚼我血滴滴的心，爲了使人們認爲更深一層的墮落而來的了。

第一次來南京時，我底心還是那麼熱烈地在追求着人類的未來，在追求着社會的總解決；第二次來南京時，我底心雖已不復如前日的熱烈與光明，然而，我還在追求着生，追求着生之發展；只有這第三次，呵，這第三次喲，我帶來的已是這麼一顆被蹂躪過的，被踐踏過的灰色的心了。——我如今已不知道應該如何去追求生與我底生之發展，不，我已失了追求的

的勇氣了。前面是這麼黑茫茫無際涯的一片；後面又是那麼冷冰冰的黑漆一團，只有在夾攻中的我，與我底四面圍攻，形成了未來的生活的圖解。

是的，我要復仇，我要對曾經使我苦痛的一切人類復仇。第一次來南京時，我是窮酸，然而我還有一鼓勇氣，我有我熱烈的生命力，所以我要追求着人類的未來，追求着社會的總解決。第二次來南京時，我仍舊窮酸，又喪失了前進的方針，所以我被人踐踏，被人擯棄。這次來南京，我已不復如前日的窮酸了。我有金錢，我要使我用許多他人所不許的方法得來的金錢充分發揮牠底力量，我要牠在我所需要的復仇的觀點上，充分發揮牠底力量。申靜真喲，我在此爲您可憐，您是上了金錢與地位的釣餌，您將作爲我對人類復仇的犧牲品了。

在南京，第一個使我忘不了的地方，當然要算是雨花台了。從那地方，我喪失了我底心；從那地方，我演過人類的活劇；從那地方，我嘗過至深的甜蜜與至深的苦痛。爲了補償我前日的損失，我想將我以前與席斯蒂演過的一幕一幕再演一次，我想將我想像的圖畫，表現於事實的舞台，我想將我前日所受過的苦痛，也給他人嘗嘗，使人能異地而處，當能了解我當日受過的是怎樣的一種深痛。

於是，我約申靜真作雨花台之遊，她是不知道這種曲折的。



本來，我無所用其顧忌，我不用如以前與席斯蒂出門時一樣地顧忌了。我可以與申靜貞大搖大擺地在街頭跑路，甚至於手挽着手，肩靠着肩，人家也不好來干涉我們。但是，我追求的，并不在乎大搖大擺，我所求的是前日的事實的復現，因此我必得與以前一樣地假裝着畏畏縮縮，彷彿深怕有人察覺我們底秘密似地，以助起我心靈的緊張。

這樣，我和申靜貞約了一個在雨花台相會的時間。她要求和我一同走去，我告訴她，「這不可能，因為我還要到旁的地方去會一個朋友的緣故。」其實，我有什麼朋友可會呢？這世界上的人都是我底朋友，也都是我底仇敵，我要專意去會誰呢？又有誰值得我專意去拜會呢？我說這話只不過要避去她底注意罷了。

我單個兒叫了一輛黃包車，向南門外雨花台走去。我也和以前一樣，在車子走到府東街的時候，我在水菓店裏買了許多水菓，還買了許多席斯蒂喜歡吃的良鄉栗子，一切都如以前與席斯蒂約會時一樣地擺佈。

車子到雨花台了。自然申靜貞還沒有來，因為我故意和她約遲一點的原故。我故意裝着焦急不堪的心情，在雨花台的山後山前走了一遍，彷彿是恐怕她已經先來過了似的。於是我手捧着水菓，在雨花台的門口守候着。遠遠地望着從中華門出來的人力車，每一部人力車的

來臨，都曾引起我莫大的注意。我看着這到來的究竟是我約定的人不呢？

漸漸地，我有點疲倦了。在草地上我休息了一會，於是再跑出去望望；我想着，如果在休息了一會之後，馬上便可以迎住她底車子，那是如何開心的一幕呵！然而，如以前一樣，仍不見有她底車子到來。這樣，我失望了，我心頭在埋怨着：

「這麼累人久等，究竟是什麼緣故？」

然而，我又想：「如果她真地不來了時，我將如何失望呵！」

將近等了一點鐘了。我心頭打算着：如果再過一刻鐘她還不來時，我便要單個兒走了。

「她媽的！女人真愛做作！要人這麼等待有什麼意思呢？」我如以前一樣地這麼想着，然而，一刻鐘過去了，兩刻鐘過去了，我仍沒有走。「如果我走了她便來了時，那不太使她失望了嗎？」用着前日同樣的心情，表演着這一幕活劇。我好像真是在體貼她似地。

約定的時間漸漸到來了。奔來的一輛人力車上坐着的是申靜貞。我心裏想：「好了，席斯蒂來了。我底愛！您來了嗎？」我幾乎這麼叫出來了。雖然我底心是怎樣痛楚呵！

硬裝着一幅笑容，我把申靜貞從車子上迎接下來，代她開了車錢後，便和她手挽着手，肩靠着肩，打從我以前與席斯蒂走過的道路，向雨花台傍的一個山窪裏走去。

「B！您今天怎麼這樣高興地約我一塊遊名勝呢？」申靜真像打破這團葫蘆似地，帶着非常的歡樂這麼對我說，「我是如何高興呀，因為這是我好久以來不曾得到過的您底恩惠了呵！」

「那是因為我已經真實地愛上了您了。」

「真地嗎？真地愛上我了嗎？您大概不是欺騙我的吧！我是如何高興呵！」

「真地，我決不是在欺騙您。」

「但是，在以前，您為什麼那麼不高興我呢？」申靜真底喉管似乎有點硬了。

「人底心是變動的呀！我以前不愛您，現在便不能愛您了嗎？」

「那當然能夠！當然能夠！我是如何高興呵！」

似這樣熱烈地牽着，邊走邊談地走着，我們終於到了我和席斯蒂以前坐過的士敏土的臺台上了。四週仍是那麼地寂無人聲，凋零了的樹葉仍是那麼如蝴蝶般地飛舞。如果我帶來的不是那麼一顆破碎了的心靈，我當要懷疑那完全是兩年前的情形之絕對的實現。

——席斯蒂喲！——我心裏想——假如您也拼到與我相同的境況時，你底心頭會生出一個怎樣的感想呢？

然而，像是出神地在表演一幕新劇似地，我忘情於前日生活之重現去了。我和她并肩坐在墓台上石碑的後邊，是那麼地緊緊地挨攏着。她把一隻手放在我底肩頭上，口頭只是不斷地問着：

「B，您真地已經愛上我了嗎？您真地已經愛上我了嗎？……」

「當然地，我不愛您，又何得與您到這兒來呢？」我是神氣活現地答復着她。

我們一面吃着水菓與栗子，一面作着異常的愛的表示。我可以聽得出她底心是如何在跳動的。她底心已經在戰慄了。她只是吞吞吐吐地和我說：

「那麼，我底愛，我是如何地歡樂，我是如何地幸福呵！」

就在這樣情緒熱烈到了無法表示的時候，我們終於擁抱着了。我們底眼睛相望着，嘴唇接吻着，甜蜜而痛快的吻呵！

「緊緊地擁抱着我吧！」申靜貞已衝動到戰慄了，「緊緊地擁抱着我吧！我是如何需要您底熱烈的擁抱，我是如何愛您底甜蜜的舌頭呵！B！讓我叫您！讓我叫您吧！」

「好的，您叫，您叫吧！您叫我什麼呢？您儘管叫吧！」

「究竟叫什麼好呢？哥哥吧？愛人吧？這些都不能表示我愛您的心呵！我已經不知道該

怎樣叫您才好了。」

「那麼，就隨您底便吧！您叫！叫什麼都行！」

「啊，哥哥呵！哥哥呵！但是，您也要叫叫我才行呀！」

「我要怎麼叫您呢？」

「妹妹不行嗎？愛人不行嗎？」

不知是什麼使我嘔心了。這不太肉麻了嗎？我心裏想，我犯得着作這種肉麻的表示嗎？於是，我憤怒了，我痛苦了，我已早是厭棄人間一切的人，還談什麼愛情？還談什麼心的表示呢？人，你可憐的動物，你卑下的動物呀！你是只合被人踐踏，被人厭棄，被人冷視的了。

像烈火遇到了洪水似地，我底心火已完全被澆熄了。我從熱烈的心的鼓動中解放了出來，復仇的觀念重新燃起了我底心。我是不能再在女人的熱情下屈伏了的。是的，我還要對人類復仇，我還要對社會復仇，因此我要使人們痛苦；我要使申靜貞痛苦，正如席斯蒂使我痛苦的一樣，大家來循環地欺騙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禁不住大笑了起來。我要笑，要笑盡一切人類的醜惡。要笑盡一切使人嘔心的事。我要以笑代罵，以笑代打，以笑代殺！

熱烈的擁抱在狂笑下解脫了。申靜貞失神地從墓台上站了起來，臉色也慘白了。她只是不斷地問着：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然而我仍是笑，我不斷地笑，我要讓我底笑浪流遍人間，我要讓我底笑浪淹沒人間一切的恥辱。

四山的牧童都已擁了攏來，他們在看着這幕怪劇：

——一個男人的狂笑和一個女人的失神。

## 十四

申靜貞哭起來了。她只是發狂般地流着眼淚。

「這不太殘忍了嗎？這不太殘忍了嗎？」她只是喊着。

我想安慰她，然而，我止不住我底笑。我底心苦痛極了，然而却非申靜貞所能安慰。人

間底矛盾已在這時候完全表現了。

終於到了我們必須回寓的時候了。我說：「靜貞，還是回去吧！光哭是無益的。」於是我又記起席斯蒂曾與我談過的話了：「人間的矛盾終非至熱的情饑所感得動的呀！」這是多麼刻毒，但又是多麼足以表現人性的話喲！可惜我不是詩人，否則，我當要把牠作聖經般吟誦。

失望的情緒充滿着我和申靜貞底心。於是我們離開了那士敏土的墓台，我們離開了那冷靜的山窪，重新走上了人的道路。

車夫們在迎接着我們。

「車吧！先生？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沒有齒他們，然而他們是在後面追隨着。

「坐去不好嗎？先生！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本想與申靜貞跑路回去的。然而，時間不早了，我們得找個午餐的所在。於是我問車

夫：

「花牌樓世界大飯店！」

像聖徒們得了上帝的天啓似地，一羣車夫都擁上來了。他們用着紛亂的言詞，在招待着而且爭奪着這筆生意：

「到那裏？」

「到那裏？」

「花牌樓世界大飯店。多少錢？」

「規規矩矩，五毫錢吧？」

「但是，」我說，「假如你不規矩時得多少錢？」

「那麼，您說多少呢？先生！」

「你們到底要多少才拖呢？」

「三毫好吧？」一個說。

「兩毫半好吧？」另一個說。

「兩毫錢好吧？」又另一個說。

於是我們跳上了兩毫錢的車子，箭也似地被拉着跑了。賸下的那一羣車夫在冷冰冰地作着埋怨的聲音。路上的人們都用眼睛看着我們。我想，他們也許在譏笑着我們吧？然而，誰



知道我們剛才所演過的啞劇呢？人心之膈膜呀！

車子終於到了世界大飯店的門前了。我們一同跑下了車子，每人給了他們兩角小洋，想就此跑了進去。然而，車夫却攔住了我們。

「先生，那不行！剛才不是和您講好了兩毛半錢一個嗎？」

「放屁！誰和你講好兩毛半錢一個？」

「那不是您親口和我們講成功的嗎？」

這時候我想辯也無從辯白了。他們反正可以和你死纏，而你却不便和他們多爭。他們能夠利用你的這種不便和他們爭的弱點，便是他們底手段，你有弱點給他們利用，便得受制於他們，人情如此，非僅車夫爲然，人們都是這麼利用的呀！我不是刻薄他們一毫錢的車錢，我是討厭他們這種卑鄙的掠奪手段，然而，一想到人世間在處都是這麼掠奪，我也是這麼掠奪過的人時，我又心甘情愿地給了他們一個雙銀角，才一同進世界大飯店去。

世界大飯店是南京有名的一家酒菜館。在那裏，有各種各樣的佈置，有各種各樣的酒菜，因此也有各種各樣的吸取客人底金錢的方法。在那裏，我已吃過了各種各樣的酒菜。因此我也受過各種各樣的吸取。反正我身上有錢，到犯不着去計劃那許多。

我一爨是沒有烟酒的嗜好的。然而，不知怎樣，近來却拚命地飲起酒來；今天在申靜貞面前，更喝了一大瓶的白蘭地；申靜貞翻着白的眼睛瞧着我，問我爲什麼要這麼苦飲。我自己也只覺得好笑。人們的行動是往往不能以繩墨去規範的，我要苦飲，這是因爲我不這樣便得不到快樂；然而，飲後却更加痛苦，那我在當時是無暇計及的。人們戒飲，這是因爲他們還有很大的生的慾望；我不戒飲，因爲我覺得這樣容易消磨我底生活。一者是積極地生長，一者是消極地毀滅，其出發點不同，其結果當然也要不同了。

申靜貞是帶着一種不痛快的心情和我一同進世界大飯店的。我又是一個忘情於痛飲中的人，所以我們雖然備了好幾樣菜，終竟是吃不下咽，嚐不出味。在我被申靜貞幾次催出門的時候，桌上幾乎還有幾樣菜不曾動過。於是我又想起我以前經過的貧窮生活來了。那時候，我是生活在一種怎樣的低微生活之中，那是不用說了。但是，我現在爲甚麼要這麼奢侈？爲什麼要這麼痛飲？那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 十五

出了世界大飯店以後，我也不問申靜貞要去什麼地方，帶着三分醉意，便一個人走回旅

館裏來。在旅館裏睡了一整下午，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從床上爬了起來。就便在鏡子裏照了一下，我才發現我消瘦的影子，近來更慘白得可怕了。

飯也不會吃，換上新製的一套佛蘭絨的西裝，再走了出去。我不會想過，究竟是為什麼而出去的。我只是覺得在旅館裏坐不下去罷了。因為我底生活根本便是那麼無目的的。

離了旅館的門，不經思考地向西走去。車夫照樣在追着我，問我坐不坐他們底車子。但是我討厭他們。

——未坐車子以前，我便成了你們底老子，你們要這麼苦苦地追着我；既坐了車子以後，我便要成爲你們底兒子，任你們詐案，任你們欺騙了。我要作你們底老子還是作你們底兒子呢？——當我記起了上午在世界大飯店所受的車夫的困的時候，不禁這麼着想了。

走到大行宮郵局門邊以後，順便向左一轉，跑上了太平路。沿途的車夫仍照樣問着我：「車吧，先生？」我只是不作一聲。

不知是什麼魔鬼鑽進了我底心裏，我忽然想着，我爲什麼不可以玩玩弄弄他們呢？於是，當接着的一個車夫問我的時候，我說：

「到夫子廟，多少錢？」

像螞蟻嗅到了蜜糖似地，照樣有一大羣的車夫擁了上來。我心中暗暗地好笑。可憐的動物，你們受了我底騙了。

「到那裏？到那裏？」他們紛紛地問着我。

「夫子廟，多少錢？」

「規規矩矩，兩角錢好吧？」

「十二個銅子好嗎？」我滑稽地答覆。

像碰了一個大的釘子似地，他們都走散了。我大笑了起來。我想，這是再痛快沒有的事了。人類在互相戲弄，互相欺騙，我是曾受過這戲弄，受過這欺騙來的人，要將過去曾經在人身上遭受的，一一退還給人類，這是我今後的生活的出路。

然而，像受不怕教訓似地，還走不到幾步，車夫們又在問我坐不坐他們底車子了。「再來作一次老子吧，」我想。於是我又問：

「到夫子廟，要多少錢？」

「規規矩矩，兩角錢好嗎？」

「十個銅子何如？」我故意輕輕地問。

這車夫被我嚇退了。然而，馬上又有人追上來。

「到那裏？到那裏？」

「夫子廟十個銅子去嗎？」接着的一羣又被我斥退了。

漸漸地，我走到四象橋了。沿途追隨我的，除車夫外，早加上一羣羣的小乞丐。他們帶着哭喪的臉子，吐着乞人哀憐的言語在向我要錢。我故意把錢在袋子裏弄得響了響，挑起他們底慾望，我在其中擇了最可憐的一個小孩子給了一個銅子，以引起其他的乞丐對我的希望。這樣，他們更追得我起勁了。

到奇望街口的時候，小乞丐們仍在追着我。因為止不住良心的刺激，才給了他們每人一個銅子，再向貢院西街走去。

已經是九點多鐘了。聽得清唱茶樓的絃子聲，引動了我底注意，無意中走進飛龍閣去找座位。但是這時茶樓已快座滿了，坐在後面又覺不很願意，才跑了出來，打原道回去。——即使是瞎跑了一場似乎也無怨言。

——無論怎樣，這是值得的。我在人叢中擠出後這麼想着：因為車夫們被我玩弄了，乞丐們被我玩弄了。雖然說我不應該欺騙弱者，然而，在我還沒有辦法欺騙強者的時候，先欺

欺弱者未始不是道路。而且，他們弱什麼呢？沒有金錢與地位罷了。一旦有了金錢與地位，他也一樣會耀武揚威，一樣會吸吮他人的血呢。人性是卑下的，這卑下的程度并不分什麼富貴與貧賤。爲工農謀解放的，往往不得工農的了解，這是什麼呢？讀法國名著「工女馬德蘭」至讓羅路將被工人殺死的時候，誰不爲之髮指？誰不爲之心灰？……

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忽然從後面傳來了一種似乎很熟悉的女人的聲音，在叫喚我底名字。

「B！那前面走着的是H嗎？」

立刻，把頭轉了過來，一個大肚皮的女人立在我底面前。她底肚皮是那麼地大，大到彷彿快要分娩了似的。這使我懷疑那叫我底名字的人便是她，因爲在我認識的女人中，沒有誰曾有過這樣大的肚皮的原故。然而，她底臉皮不分明是我很熟悉的一個嗎？她不是我生命史中一個最不能忘懷的人嗎？

像受了一種絕大的情感的刺激似地，我底心麻木了。

——啊，這不是席斯蒂嗎？別來兩年，怎麼她竟變到這樣子了昵？

用着失神的眼光注視着她，我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

「怎麼，B？」還是她開始問我，「難道您便忘記了我嗎？難道您已經不認識我了嗎？怎麼，您底神經怎麼會受到這樣大的刺激呢？」

「啊，」我說，「您便是席斯蒂？您真是席斯蒂嗎？呵！呵！想不到時至今日，我仍能在這兒與您相見的。……您很好吧？是的，我想您一定是很好的，您大概取得了人生最大的幸福了吧？呵！我是如何在爲您祝賀呀！我是如何在爲您祝賀呀！……」

經過了一種偶然的情感的簸蕩之後，我底心立刻又恢復平靜了。

——是的，我要復仇！我要復仇！我何必再和這樣一個剝除了我終生的幸福與前途的女人妥協？我要給人類以事實的教訓的期望，這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時候了。

但是她說：「不必談什麼幸福了吧？還有什麼幸福可說呢？我現在有的只是苦痛，只是無處伸訴的苦痛罷了。」

「這不見得吧？」我假裝着一副微笑的面孔對她說，「您不必對我說謊，我知道您是很幸福的。您有了愛人，有了舒適的生活，還要什麼才算幸福呢？——呵，您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B，您不必這麼譏諷我了吧？這是使我受罪的。我有什麼愛人？誰是我底愛人？在我

底心靈既經陷入了最難堪的境地的時候，您即使不能幫助我；然而，您就連同情都不能給與我一點嗎？」

「那不是的，那正是我同情您底地方呀！我希望您幸福，那是不同情嗎？——呵，您到底住在那兒？改天我當去看您，到那時再來相談一切，那不好嗎？」

「我？我現在暫住在盧妃巷以前曾告訴您聽過的那位姓何的朋友那兒。我很希望您就到那兒去坐一會。不知怎樣，我一見了您，彷彿有許多的話要對您談談似地，您可以允許我底請求嗎？」

「允許當然可以允許，但是，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而且我今晚必得回去，因為在旅館裏還有一個朋友在等着我呢。」

「朋友？呵，是男的還是女的呢？」

「男的女的都行，您何必管那許多？」

「但是，B！您難道什麼都不肯告我了吗？您難道完全捨棄了我們舊日的情愛了嗎？」

「不是不可以告您，實在因為沒有告知您的必要。現在我們要談的似乎不是這些，我們應該先了解彼此過去兩年的生活，才能談得上現在。」



「但是，您爲什麼不能把您兩年來的生活告訴我呢？我是如何熱烈地盼望着有聽到關於您底生活的一天啊！」

「並不是我不告您，實在因爲我這兩年的生活太複雜了，一時談不完全；這裏又不是談話的地方，時間又不早了，所以我要求您告知您底住址給我，改天我當去您那兒看您的。那時候我們再來相談一切，不是比在這兒瞎扯更好嗎？」

「可是，」她說，「您現在住在那兒呢？」

「中央飯店！」

「今晚我可以和您到您那兒一同談談嗎？」

「那不行，因爲我那兒有朋友在等着我，就使您去了，也不會有談話的機會的。」

「那麼，我明天來不好嗎？您住在多少號房間？」

「可當然可以。但是，我時常會不在旅館裏，如果您來了，而不能會到我時，那不太使您失望了嗎？」

「那麼，我們不是再沒有相談的機會了嗎？」

「誰說的？我不是說改天去看您嗎？」

「但是您得來喲！」

「那當然，我又何必對您說謊呢？」

「再會！」我們點着頭。

「再會！」

## 十六

一種特殊的苦痛襲擊了我。我在床頭終夜輾轉不能成寐。

我自己責問自己：難道我真地不愛她嗎？不是的，決不是的。我是因為太愛她了，所以我纔恨她。恨的最深處，正是愛的最深處呵！我恨她，是恨她底殘忍與刻毒，是恨我不能取得愛她的權利，是恨她剝除了我終生的幸福。現在我心頭的愛苗已經完全被她折碎了，踏死了，墮下的已經只是一具殘破的枯壳，牠已再燃不起我前日的烈焰了。我現在對人類已沒有了同情，更沒有了愛，又怎能對她燃起我底同情與愛的心火呢？席斯蒂呀，我心頭的血已經完全被你吸吮盡了，靈魂也已經被你踐踏夠了，你想着我還能再相信你嗎？我還能恢復我前日對你的愛嗎？夢，夢，十二萬個夢字加在你底頭上，你是在作夢喲！

是的，有了偉大的愛，才有偉大的恨；懷抱着偉大的恨，正因為有偉大的愛。假如當年我不是那麼熱烈地愛她，我又何致有那樣深沉的失望；不有那樣深沉的失望，我又何致於陷於今日的落漠呢？是的，爲了我失去了的靈魂，爲了我冷却了的心，我要對她復仇，我要從對她復仇的當中，給與人類一個事實的教訓。

就便把電燈扳開了。從床頭爬了起來，在玻璃板鋪着的綠呢桌上，在明閃的電燈光下，我摸着一枝禿筆，胡亂地寫了下去：

「我是一個失了靈魂的人。爲了找尋自己失去的靈魂，我曾經作過很大的努力，爲了找尋自己失去的靈魂，我曾經流了不少的熱淚。但是，現在，我底力已竭了，我底淚已枯了，而靈魂終未找到，我自知我是再找不到自己底靈魂了的。找不到靈魂而妄加努力，這是空費，這是自苦！

「爲了已再找不到自己底靈魂，我纔不得不墮落；爲了已再找不到自己底靈魂，我纔不得不復仇；爲了已再找不到自己底靈魂，我纔不得不仇視一切。

「席斯蒂是我生命史中忘不了的一人，她使我流過淚；她使我失過眠；她使我灰過心；她使我咀咒過她。我之有今日的墮落，那無異是她底賜與；我之有當年的離職，也無異是她

底逼迫。

「我又記起我和她所演的最後的一幕了。那時節，她是如何刻毒而使人不能忍受呀！

「不能忘的女人的刻毒的心喲！

「我生平最恨的是踐踏他人心血的人，可是，不幸，人間便正多着這種東西；我生平最恨的是吞食他人底心肝還要說是腥臭的人，可是，不幸，人間便正多着這種東西；我生平最恨的是看着他人流淚而發笑的人，可是，不幸，人間便正多着這種東西。在過去，我被人踐踏，被人冷視，被人吞食得夠了。對於這，我都俯首下心地接受過，用着人間最委曲的心情。

「在過去，我是抱至誠以感動他人的主張的。現在，我知道，那種主張是失敗了。溫情主義的思想，畢竟挽不轉急轉直下的潮流，正如溫情主義的人道說教，改變不了人心的刻毒一樣。

「只有以偉大的憎惡，才能消滅人類的憎惡；只有以事實的教訓，才能促起人類根本的覺悟。——假如我底理論不是廣泛的，空洞的，那麼，人類，或將因此而得救；否則，便讓我自己消滅，便讓自己死亡好了。

「我留下這些跡痕，并不是爲了宣傳自己底主張；我留下這些跡痕，是爲了洩除自己內心的苦痛。我這種主張是不用宣傳的，從事實的教訓，人類將大家覺悟起來，共赴真實的同情之路。」

「我底文字不是爲向在沈迷中的傻瓜而寫的，因爲他們永遠不會了解我底思想的真價；我底文字也不是爲那些正人君子寫的，因爲他們便令人咀咒，令人將加事實的教訓於其頭上的人。我底文字，只是爲了對我自己底靈魂作一種負責的答覆而已。……」

在壁上的鐘聲打過了兩三下的時候，我重新開了電燈，勉強壓抑着自己底靈魂，再鑽進冷漠的被窩裏去。

（本節完，全篇未完）

### 介紹 最有藝術價值的

思想新穎，內容豐富。

預定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

社址：杭州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發行者：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嚶嚶書屋

## 藝風

## 鄭重而重複的聲明

餞  
生

新墨的創刊號裏，我受同人的囑托，寫了一篇「新的陸墨」，表白我們對文藝的見解及從事文藝運動的態度。我個人，也寫了一篇「政治之路與文藝之路」，表白我擺脫黨派關係，還我社會面目的意向。同時，很明顯的在二月號的通信裏，不惜重複的說我走文藝之路，是自我的生命的表現。這不必明瞭的我們這不幸的一輩的人格和環境，稍稍肯犧牲一點看文章的時間的人，雖然不完全明瞭，也許有相當認識了。

不過，來了。有政治背景的社會新聞，在三月三日，「新墨的出版」一稿中作非事實的記載外，在「左翼文化運動的拾頭」一稿裏，說我們「負着與自己有緊切聯繫的政治使命。」又在三月六日，說新墨是「改組同志李猷生編輯的。」無疑的，是說新墨是負有改組派的使命，做文藝運動，以吸收愛好文藝的青年。和××小報說新墨是×××先生的宣傳刊物一樣，要將此種文藝的刊物，打落在黨派的罪惡之窟裏面去。但是，我們的人格和思想，是在

他們意識之外的，於是在不能默認之中，犧牲了個人的時間和新學的篇幅，再來一個聲明。

改組派是一個什麼東西，至今還是很少人明瞭。與改組派做過對壘的政治團體，在「左」必「改」的不清楚頭腦中，對於一般為革命而犧牲的革命戰士的血，都塗在改組派的歷史上，以為改組派是了不得的。但在我，並不是這樣子的。我在民十七八之時，在「左派的失敗就是沒有組織」的口號下，在環境上，在陳公博名義介紹下，曾加入所謂改組同志會。但沒有半年，改組派中的人物的行為與主張的運用，給我認識清楚了，在劉肖愚君被開除了之後，在革命日報被「同志偵探」報告於官廳之後，我便致書小組書記陳化龍君，聲明以後我再不參加如此一個政治集團了。不但我在革命日報而至國民日報華東日報上海民報工作與改組派無關，（而與社會新聞同一政治宣傳系統底下的上海週報，說我在革命日報裏與唐有干措了不少油，唐有無措油，我不知道。但我除了文字之外，從不過問經濟的。真豈有此理！）即民十八所辦的硬報，也是由新藝大學（？）的朋友馮子明，托他的夫人譚劍凌女士，轉向她的姑母（黎紹楷的夫人）借錢給我開辦的。為了政治關係，對改組派不攻擊是真，但從沒有什麼改組派敢來支配過我。是我和改組派的關係，在民十八時已經沒有了。所謂工作，都是本着我平素信仰的主張，在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國民革命原則下，與許

多所謂同志也者，貌合神離在幹下去。但對日漸衰敗而至消失的革命前途，祇有抱一個萬一的希望罷了。然而，此萬一的希望，一九三二年之神，也爲我根本取消了。於是，我在大半年的長期病裏，在痛苦的黨派回憶與絕望的政治懸想中，要尊重我的生命意義，要擔負我的人生使命，毅然決定，毫無遲疑與顧惜的脫離黨派關係。到了病好之後，以沒有政治關係的朋友的物質之幫助與精神的鼓勵，而與沒有政治作用及關係的朋友，籌備而至出版此新壁月刊。

那末，新壁與改組派的關係如何，可以明白了。我還是不是改組同志，也可以明白了。所謂改組派也者，他們的願望是什麼，行爲是怎樣，現在的事實，已經告訴於社會。什麼文藝運動，他們做夢也沒有過的。（整個國民黨也沒有什麼文藝運動，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三民主義文藝運動，也不過是一派一人的謔言而已。）現在，社會新聞以我的辛苦經營的新壁，寫在改組派的鼻賬上，這是令人氣憤不過的。須知改組同志不去南京做官，而在上海寫文章籌經濟在做文藝運動，當今之世，還有這樣子的傻瓜嗎？

我對於中國現在的一切黨派，沒有作一些兒的希望，而對小報所名之「類狗政治」的造成者改組派，早已沒有因緣。但我本着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的主張，在「政治之路與文藝之路



「文中，將一切不快的情緒竭力抽出。但是，社會新聞的記載，惹起了社友的督促，爲了人格的表白和友疑的解釋，對於以革命戰士的血和力爲自己功名的基石的改組派，不免有點不敬了。社會新聞的記載，是一種政治的疑慮，還是一種政治的作用，是很難指說的。在前者說，未免無常識，但在後者說，其計算是酬了。」

政治本來是爲國家人民服務的事情，黨派是努力於政治事業的集團。同時，再加上革命的標幟和口號，則其所負的使命的偉大，有如他們所宣傳的。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大家都是在正當的宣傳掩蔽下，發揮其罪惡。所以，我飲了革命的迷湯之後，不免走入與革命以俱來的黨派中去。爲了色彩的濃厚，額上雕了字，予人以說話的機會，應該自己埋怨自己的。（要賣身投靠於黨派的人們，幸注意之。）不過，我希望具有政治作用的人們，不要以政治的力量，來欺負沒有政治關係的人們。須知十個正動宣傳刊物，不及一篇反動文章。宣傳的目的，是要人信仰，不是惹人反感的。

還有，社會新聞兩次說我在中華日報任職，又說我是南華派健將，我之擺脫黨派關係，上面已經說過，可不必嘖嘖。但我從沒有在中華日報任職，是真實的事實。那末，所謂與林柏生鬧些什麼，當然沒有其事。至若說我寫的小說「保護者」，是攻擊謾罵××而作，也

應該否認的。須知寫小說雖然離不掉時代背景，但人物與事實，不妨虛構的。自然有些小說，是根據某件事情演繹而成。但『保護者』不一定根據某件事情而演繹的，說是寫×××誘惑什麼同志之妻的事，我不但要自己表明，也要為×××呼冤。（這不是我討好他，畏懼他，而是我忠實的供說。）

末了，我不嫌重複而鄭重聲明：我們的從事文藝運動，是表現我們的生命，充實我們的人生，是沒有什麼黨派的政治使命的。因為我純潔的靈魂，不許我將我有用的生命之血，灑在罪惡的花樹底下了。至政治的朋友，願意和我保持私人友誼的，我是很歡迎；若以為沒有同志之誼便拋棄了私人之誼，那我也沒有辦法，只好聽他好了。因為在文藝的園地裏，是不需要吃黨派智果的呀！

## 編後的話

編者

在異常着難的情形之下，第三期「新壘」之編成，在編者方面是費過一番斟酌的。其所以費斟酌的緣因，並不在於稿子缺乏，而是因為稿子擁擠，幾篇重要的文字都是篇幅很長的作品，一刊下去便要佔去幾分之幾的篇幅。如果要就編者滿意的編排，勢必要破壞原來篇幅的限制；如果要就篇幅的限制，便又不得不將許多應該馬上刊登的作品留待下期，這樣便造成了編者兩難的局勢。然而，爲了種種的關係，終於還是採用了後者，所以，雖然在上期預告中已提及的幾篇作品，也不得不從已編好了的目錄上抽了下來。——這真是值得對讀者道歉的事。

然而，爲了填補這缺陷，我們不能不有如下的計劃：

第一，稿件擁擠，是因爲篇幅太少的原故。從下期起，我們決計擴大篇幅：在形式上，我們將從念三開本改爲十六開本；在材料上，我們將從每期十二萬字擴充到十四萬字；在內

容上，我們將從廣泛的作品中精選富於時代精神的作品。

第二，外來的稿件日多，其中確有許多精粹之作，從下期起，我們除將特別有價值之作品選登外，并擬添加「讀者營盤」一欄，使廣大的讀者羣衆，都有插足到我們新的壁壘中的機會。此營盤將精選在技巧上雖比較幼稚，而內容上却富有新鮮的生命力的新作家的作品，登載後照樣酌贈本刊，本社叢書或現金三種，希望讀者踴躍參加。惟不願在「讀者營盤」發表的作品，須請在來稿上註明。又現存許多來稿，亦將於下期刊登。

第三，下期的本刊，將設「新學茶話」一欄，原意當然是介紹與批評，然實寓無所不談的意思。

第四，本刊銳意以新的意志與力量建設此新的壁壘，此後所採登的文字，務無背於此旨。沒有時代的意義，只是單純的享樂，戀愛，頹廢意識等所寫出的文字，本刊決不刊登，希望投稿諸君特加注意。

此外應說的是：蕭伯納之來華，在各地文壇都有過熱烈的轟動，這期的本刊，也有幾篇關於蕭的文字。不過，我們并不是想和大家湊熱鬧，實在是爲這位思想家與戲劇家的一切，有值得一次結算的所在。

除了春蠶的詩之藝術外，在理論方面，這一期不免少了一點。不過，我們覺得：理論原只是創作之指導，創作纔是理論的實踐，所以我們終覺顧全創作之爲得宜。

這期的創作，除原來的「灰色牛」不計外，都是比較長的短篇，蹶生底「女神」竟可說是中篇。本想分兩期登載的，然而爲了顧到讀者底興趣，終於還是一期把他登完了。一空地「貢獻」是承接上期的「贖餘」的短篇，本還有「爆炸」一篇，準備在第四期發表的，可是因有所不便，故暫不發表。笑鴛底「古城的月色」，是一篇具有特別風韻的作物。關於詩，這期發表的雖只是兩篇，然而，實在代表着兩種傾向：一者是美，一者是力，讀者當可看出。翻譯方面，因爲篇幅的關係，本期仍只能刊登兩篇，從下期起，我們想多從這方面注意。

下期作品值得預告的，有一空地「論詞的解放運動」與「犧牲」兩篇。

# 定 書 單

茲奉 上大 洋 元 角 分 正 請 預 定

新 壘 月 刊 卷 份 自 第 卷 第 號 起 至

第 卷 第 號 止 按 期 寄 至 下 列 地 址 爲 荷 此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社 台 鑒

通 訊 處

年



(請將此單填就連同書款一併匯寄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二號新壘文藝月刊社)

本刊定價

每期：二角  
 每卷(六期)：一元一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  
 郵費：  
 國內不加  
 國外另加二元四角

新壘

三月號  
 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本刊廣告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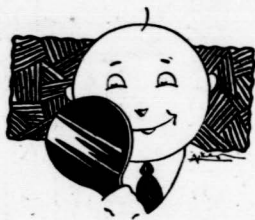
底面	全面	半面	1/4面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六十元	三十五元	
目價前後正文前	四十八元	二十六元	
正文中正後文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三十元	十六元	十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編者：上海郵局信箱第一七四六號  
 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二號  
 印刷者：上海廈門路三號  
 本報代售處：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代售處：羣衆圖書公司  
 現代書局 羣衆圖書公司  
 聯雲書局 華僑書局  
 黎明書局 新中國書社 曉星書局  
 樂華文藝光明三書局門市部  
 埠外 各省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定戶注意：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  
 (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  
 (4)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六十八號或上海第一七四六號郵箱交本社庶不致誤。



# 華端利

惟有時用「出類拔萃」的

新式無齒保安刀始可以解決  
修容一切困難問題因其有三  
種特點為他家出品所無：

- (一) 輕便美觀
- (二) 洗理簡便
- (三) 不損顏面

刀身與刀蓋係膠質  
製成顏色嬌豔可愛  
刀蓋上並無鐵齒高聳用  
後省得洗理鐵齒之麻煩  
構造迥異尋常用後面顏光潔  
甚為舒適寒冬鬚硬浸入沸水  
用之更覺鋒利無比且不炙面



各大公司藥  
房均有出售

總批發處  
江利行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電話九四六〇七